

蔡陸仙編

中國醫藥匯海  
(三)

中華書局印行

## 第二種

### 第一章 方劑之性味氣化配合

方劑之組織，由乎藥物之君臣佐使也，方劑之治病，又由乎藥物之性味氣化配合也。君臣佐使之意義，已如上編所述。而性味氣化之真理，猶未闡明，不知此，固未能盡方劑之功用，與乎應變之效率也。夫以藥物之分晰研究之，則有性有質，有形色氣味，此六者，皆所以發揮藥物之效能，蘊藏治病之精要，學者當先窮究而探討，夫然後可進而談方劑之配合組織，再進而可使用方劑，而明方劑應治病症之無窮意理焉。何謂藥性？曰：藥性者，寒熱溫涼，升降斂散緩急是也。何謂藥質？曰：藥質者，輕重剛柔，浮沉滑澀是也。形者，方圓扁瘦尖稜茸刺根莖枝葉等類是也。色者，青黃赤白蒼黑紫碧及間色是也。氣者，焦腐香臊腥是也。味者，辛甘苦酸鹹淡是也。凡以藥物組織成方，以方對症治療疾病，皆不外取此六者以配合用之。以調劑人身之血氣藏府，表裏上下，以祛除爲病之風寒燥熱溼火，以收汗下吐和溫清補導潤燥緩疾滑固之功效焉。然欲普遍詳明，精細判斷，則本草方書，已搜羅殆盡，固非一語所能窮述，更非一

一所能枚舉者也。惟氣味與藥性，則與治療處方，有極大之關係，而初步學習方劑者，實不可昧其義而不知其概略也。創其例者，首爲內經。後人乃祖述而發揮之，以盡其義例焉。內經之創其例者，則在至真大要論中，其對六氣之司天在泉及間氣勝復，以平治其太過不及，於是乃於藥之性味治療，有聯帶性之關係存在，因開後世方劑之無數法門，後人因更推闡窮變，而一一昭列，以垂爲治療學之金科玉律，而爲方劑學之規矩準繩，我人能不悉心探討，以作初步研究之階段乎？內經有言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溼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甘辛；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風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佐以苦甘；熱淫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佐以酸辛；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風司於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溼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甘冷，佐以鹹甘；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燥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寒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寒冷，佐以甘辛；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苦；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溼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燥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

清；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鹹；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上經言司天在泉，六氣勝復之理，極其微奧，我人遑論推研窮究之不易，卽已能之，而此種學說，殊不合乎近代之學理。且司天在泉勝復之氣，亦不盡應，欲研究此等，空泛渺茫學說，當係另一問題，而不在本書範圍之中，姑不具論。而所列之藥性氣味治法，亦苦難尋其端緒，而一一舉列標準範圍，我人雖欲研究，又將從何入手耶？大抵經旨所舉，不外述六氣之盛極則衰，過勝則化，而藥之性味，味隨性變，應用亦不窮焉。其間之配合，總以味之辛者，能散能升；味之苦者，能降能泄；味之鹹者，能潤下軟堅；味之淡者，能宣行滲利；味之酸者，能開能斂；味之甘者，能緩能守；辛合芳香則行氣舒達，苦合辛則通降，鹹合苦則潤瀉，酸合甘則化液生津，甘合淡則補中或滲利，苦合甘則大生陰氣，辛甘則發散，酸苦則涌泄，此爲一定不易之法程。再參以性之溫涼寒熱，質之滑澀斂散，隨所病症，以定爲標準方劑，後人愈演愈多，更錯綜變化，成列極精細之法例，以爲後學導師，而方劑學例，乃於是大備，吾人雖不能一一求其成方治例，作按圖索驥之參考，然能舉一反三，以悟其治理，則應變無窮，臨症已有成竹在胸矣。茲爲述例如

下：

## (一) 辛溫發散例

麻黃湯

(方見前「方劑記誦法」發表劑條下。)

本方所治，爲風寒襲表，一身惡寒或身熱，頭項強痛，腰脊疼痛，無汗，脈浮緊等症。蓋以人身之太陽膀胱經，主一身之表，膀胱之水，得腎中陽氣蒸化，而化氣上騰，佈於一身之表，是名衛氣。衛氣者，爲保衛一身之外之熱氣，其氣行於軀殼之最外層，而又無處不到，故名太陽。太陽者，陽之最巨大者也。寒邪之中人，首犯皮毛，而傷太陽之衛氣，衛氣爲寒所束，不能行於外以衛皮毛，故身即惡寒，衛氣鬱於內而不能散泄，則又身熱。(按身熱即今人所謂體溫增高，蓋由人之陽氣本強旺，不畏外寒，而相爭欲外達也。身不熱但惡寒，則爲其人之衛氣弱，而不能與邪爭也。故今人稱體溫高者爲抵禦力強也。)太陽經行身之後，由腰背而上頭頂，寒邪傷其經氣，故頭項強痛，腰脊疼痛也。此乃指最劇烈之寒邪爲病，傷太陽經而言。若夫風寒之稍輕微者，則不傷太陽之經，而但襲於皮毛，皮毛屬肺所司，醫書稱肺主皮毛。夫皮毛既屬諸太陽經，何以又屬諸肺耶？蓋太陽之氣，所以上行者，隨其經上行以及於肺也。太陽之氣，不自佈散於皮毛，實由肺氣以佈達焉。肺主呼吸，上應鼻之竅道，而外應皮膚周身

之毛竅，肺氣一呼，則鼻竅開而一身之毛竅悉開，肺氣一吸，則鼻竅閉而一身之毛竅悉閉，故外感風寒則皮毛閉塞而無汗，皮毛閉塞，則肺氣即不能散佈，而鼻竅亦壅塞焉。此太陽與肺之所以同主一身之表也。大抵風寒外襲之邪，劇者其入皮膚稍深，則病及太陽，輕者但襲皮毛，則僅傷其肺之陽氣，故治法，傷寒則治太陽，傷風則治肺也。（今人所指爲風傷衛者，蓋即指此輕微之感冒而言，若劇烈之傷寒，則已深入，必兼及營，又何僅傷其衛耶？學者最宜辨之。）無論風寒之微劇，與夫傷肺及太陽，既爲寒邪閉其皮毛，則治法自宜用辛味以開泄，用溫性以驅寒，此至當不易之理也。麻黃湯之麻黃杏仁皆辛溫藥也，故能開散皮毛，而驅其在表之風寒。風寒壅阻於外，則內氣亦不能降利，則杏仁又微帶苦味以降利其氣，益以桂枝之辛溫，兼和其營，使內之抵禦力增加，而寒邪自易祛解；又佐以甘草以和其藥力焉。此方不但治寒傷太陽之傷寒，即風寒感冒之傷肺者，投之蓋亦無不可也。（按如係風寒襲肺，用麻黃湯者必當減輕其製，且宜去桂焉。）惟近人對於肺之感冒風邪者，大率以紫蘇、生姜、葱白、前胡、象貝、桔梗、杏仁等藥治之，多畏麻黃之峻烈而不敢輕易嘗試，豈不昧於肺與太陽同主皮毛之真理耶！

九味羌活湯（張完素）（方見前「方劑記誦法」發表劑條下。

風寒著溼燥火，是名六淫之邪，皆從外感爲病，惟所犯之界限，在寒邪則有在肌在表之分，熱邪則有在氣在營之別，而用藥又有辛溫辛涼之不同，此固有一定之標準也。然亦有寒與熱相雜，（外寒內熱如大青龍症是）風與寒相兼，（如麻桂合湯是）熱與風互見，（如銀翹散症是）是必變更其成法，而別創一標準範圍。寓分治法於合治法中，此尤顯而易見者也。若夫有三氣雜感之邪，四時不正之氣，驟入肌表，則措治較難，其安能謹守成方，而不兼籌並顧耶？夫風寒溼之氣，合致之邪，中人爲病，則麻黃桂枝成法，已非絲絲入扣，而況壅肌熱入營分，肌表兩實之症，既不可與大青龍相提並論，又非辛涼清解，可得施功，遍搜各家論列之方，則易老羌活湯實對症不二之治。何以言之？蓋寒風束閉肌表，非羌防之辛竄解表，不足爲功；沉寒附着之溼邪，非細辛蒼芷，不足以搜提燥化，使之從汗宣解；而內壅阻之營分伏熱，尤非黃芩生地並進，無以解其勃鬱之蒸；如大青龍麻桂之合石膏，固同一義也。然營分雖壅熱，究風寒之邪阻爲多，與溫熱病之熱壅，本各異途，故清熱中必佐川芎以入血祛寒，姜葱以助其發散，此立方之大義也。或曰：風寒挾溼壅熱之說，於理固通，揆諸見症，焉有若是之叢雜哉？余曰：是又不然，觀夫赤眼病，初起有頭痛寒熱者，詎非風寒溼熱合壅之所致乎？用本方一服取效，此其明證也。又瘴癘卑溼之地，有感受風寒，初起卽憎寒壯熱，口渴，苔黃白穢雜者，亦用此湯。

一服立奏膚功，此又其明症也。然則憎寒壯熱，頭項強痛，口渴無汗，諸症並具者，其殆用本方之標準，抑亦治雜感之所取法歟。

方中羌防、蒼朮、細辛、川芎、白芷、姜葱，性味皆辛溫，皆主走竄升散，或行於上，或行於下，或入氣分，或入血分，均能祛解風寒襲表之邪；雖雜以生地、黃芩、甘寒苦寒，然皆佐藥，而治其兼症者也，故不能淆混其辛溫正法焉。此方時醫亦喜用之。但辛而近於燥烈，凡風寒不兼多溼，及輕微之表症，亦不可盡其量劑，以免燥傷津液，是又不可不加注意者也。

葱豉湯（千金方）

葱白一握 豆豉半合

（今用葱白約九至十一莖，豉約三錢至五錢）

葱白之用有二：一爲通陽，在表則有葱豉湯症，在裏則有旋覆花湯症；一爲扶植衰陽，在傷寒與姜附同用，則有白通湯，及白通加尿豬胆湯症。其合豆豉用者，以豉能啓發水陰上行，本具宣達之功，得葱之宣通陽氣，則在上在表之邪，可以從汗疎泄，是知其解表實藉葱之力爲多，非豆豉單獨能解表也。觀乎葱豉湯、梔豉湯症，皆不以豉爲君，其義亦可深思矣。今人因見葱豉能發汗解表，遂引梔豉湯爲汗劑，此實大誤，殊不知梔豉湯之治汗吐下後，胸中窒，煩熱懊憹，義蓋取梔子之苦寒泄熱下



行，使下交於水，豆豉之啓發水陰，使上濟其火，水火相交，兩不扞格，則煩鬱解而窒悶除。且梔子中空，得豉能宣洩，故服之間有吐者，非梔子欲其涌吐，蓋水火交而氣機暢，壅於上者之火，於是乃得宣越舒暢之效。由是而觀之，豈非豉得梔則有宣通上下，縱以達之一貫之功能，得葱則有宣通內外，橫以發祛邪透熱之卓效哉。三方今醫多喜用，特不明其旨趣，故連類述之。

按葱豉湯中葱白性味辛溫，乃方中之主藥，益以豆豉之性升發，故功能發散在表之風寒，與麻黃湯有殊途同歸之妙。較麻黃湯之力輕微，無羌活湯之辛烈走竄，大抵寒邪輕者，襲於皮毛，症見寒熱頭疼鼻塞無汗，欲辛散手太陰肺經，而用辛溫輕劑以取汗者，此方宜之。故時方解表通用之劑，或加減其藥味，均不出原方之標準範圍也。若夫梔子豉湯，則既非辛溫，又非表劑，乃陽明經涌吐宣越之方，蓋陽明之表，則涌吐亦具有發散之義在也。今人每與葱豉湯作混一看，而認爲風溫外感，及感冒風邪之主方，欲冀其發表取汗，豈不誤耶！附見於此，以正其謬誤焉。

參蘇飲（易簡方）

人參 蘇葉 乾葛 前胡 陳皮 枳殼 茯苓 半夏各八分 桔梗 木香 甘草各五分

大棗一枚

本方卽二陳湯加行氣宣太陰之表劑也，亦卽治感冒風寒，營氣兩弱，痰涎互結，表實無汗之通方也。夫桂枝湯治邪在肌肉之表虛症，而此方則治表實症，何以知此方亦主邪在肌肉？因脈弱而知之也。脈弱者，營血虧也。肌肉屬營血界分，故知營血弱，卽知其邪在肌肉也。在肌肉何以不用桂枝？曰：桂枝症爲肌實表虛，重在和營行滯，自能達邪，此方爲肌虛表實，重在發汗解表也。然雖不用行營血之桂芍，而欲助其解肌則一也。營虛不足，故雖不用桂枝白芍以行滯，而亦必藉姜棗以助其和營也。麻黃湯表劑也，並用桂枝者，以其肌實也，肌實必藉桂枝兼解其肌，本方亦表劑也。不用桂者，以其肌本鬆虛也，肌肉鬆虛，不必再用桂枝以行滯，但藉姜棗以和營也。肌實表虛者必用桂，用桂所用助血之溫運。肌肉虛鬆者，不但營虛，而內之氣亦餒，不能助其透衛出汗，故必用參，用參所以助氣之升達也。此殆同治肌表之邪，而有虛實之不同，同是扶正，而有補氣補血之微旨歟。

參蘇飲雖以人參蘇葉並列爲君藥，要之用參蓋爲虛人而設，實則紫蘇乃其主藥也。蘇葉辛溫，性能驅寒表散，凡風寒之襲肌表者，能使之從汗而解散也。再有半夏、陳皮之辛燥，以去內滯之溼痰，乾葛之解肌，木香之行氣，桔梗前胡之宣肺，茯苓之利水，俾痰水降利，而氣滯自行，辛溫之性，得遂其外達，則一鼓可作汗而解矣。此方之配製之所以得妙，殆爲近人所用爲解表中和平聖方歟。

## 敗毒散（活人書）

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枳殼 茯苓 桔梗各二兩 甘草五錢 共爲細末，煩熱口渴者加黃芩。

余按此爲三陽經受時行疫癘之邪，肌表實無汗之主方。方中羌活合芎，入太陽陽明肌表經絡，柴前宣通腠理膜膈，冀上下表裏鬱結之邪，從太陽發汗而解，此立方之大意也。夫方名解毒，毒者云何？蓋謂天行時疫之癘氣，有異乎尋常之感冒也，又卽傳染病也。凡表裏三焦上下瀰漫鬱閉之邪，統可以毒名之，惟邪毒之中人，又當有風寒火熱水溼之殊，治法遂亦大異途徑。夫醫書所載治毒之主方，如普濟消毒散之治風熱毒，黃連解毒合葱豉之治火毒，芫花湯之治胸中水毒，皆以毒名治者也。然則用本方之標準，非治風寒兼痰溼疫癘之毒而何？他若金匱之陰陽毒症治，亦皆以治毒名方，則係治特殊性之蠱毒，是又不可相提並論矣。

本方爲治時行感冒性之風寒外襲，辛溫和平之方劑也。雖則肌表少陽並治，藥味和平，然有羌獨活之辛溫走竄，桔枳柴前之升降宣利肺氣，則辛溫解表驅邪之功力多矣。凡三陽經症狀並見，而欲其從內達外者，此方宜之。觀其所主之症，則知能散從表入經之邪，兼能治其蘊久之寒毒，則其辛

溫之功用，又豈僅解表面已哉。

(二) 辛溫解肌例

桂枝湯

(方見前「方劑記誦法」發表劑條下。)

此爲辛溫解肌之方劑也。凡風寒之能越過皮毛，而中入肌腠者，其皮毛衛氣之虛可知也。肌肉爲營血所司之界限，風寒越皮毛而入肌肉，則不只衛氣被傷，而營血實亦交傷矣。故傷寒論用此方爲治風邪直接內中肌肉之病症，名之曰中風，而不若傷寒之名之曰傷者，蓋以皮毛洞開，邪氣直中其所，如矢石之中，而有其目的也。又如盜賊之入人屋舍，傷寒則門戶緊閉，必破毀其大門而後入，故名曰傷中。中風則猶之門戶洞開，故可邁步即升堂入室，故名曰中。中者，有其目的地，而後發矢石以直中之也。由此觀之，傷寒之邪厲，然所傷者皮毛，則其所入也淺，中風之邪輕，然其所中爲肌肉，則其所入也，更進一層矣。門戶緊閉，而能被毀而入者，非巨匪大盜不能也。門戶洞開，則邁步徑入其室者，不但巨匪大盜，卽鼠竊狗偷之毛賊，亦可入內取其財寶貨物焉。是又焉得以中風之輕微，非若傷寒之劇重而忽視之耶。中風者，風中於肌肉也，其皮毛已虛，而衛氣已滯於肌肉，不能外衛於表矣。衛氣不衛於表，故症見汗出惡風，衛氣滯於肌肉，故兼血身熱，肌肉爲營血所司，邪能直中肌肉，必其營血先

衰弱而不足也。營血不足，故脈緩弱無力，病症雖為風寒外襲而治宜辛溫，然病在肌而不在表，故不宜發表而宜解肌也。解肌必當和其營血，故桂枝湯中君以桂枝，辛溫和血以祛達風寒之邪，臣以芍藥，以行營血之滯，俾營血通行，衛氣自能外達，自能祛散風邪而固表以止其汗也。營血之化生，首在中焦脾胃，而脾胃又并主肌肉，故欲解肌和營，又當充養中焦脾胃，故佐炙草姜棗以溫脾，以充營血之源，則辛溫之藥力，自可由內充達於外，風寒之邪，一鼓而肌表兩解矣，此用辛溫解肌之真義也。

(三) 辛涼解表例

銀翹散（溫病條辨） 治溫病在表身熱口渴。

連翹一兩 銀花一兩 桔梗六錢 薄荷六錢 竹葉四錢 淡豆豉五錢 牛蒡子六錢 荆

芥四錢 甘草五錢 共杵為散，每服六錢，鮮蘆根湯沖服。（按本方今多改作湯劑。）

此為近代治溫病在表之主方。考本方藥味功能，銀花性微寒，散熱解毒，連翹治心經客熱，散血結，通小腸，利小便，薄荷發汗，清散風熱，荊芥祛風發汗，散血消癢，牛蒡去皮膚風，消斑疹毒，豆豉治時行熱病，發汗，竹叶除煩止渴，發汗，桔梗清肺消風熱，清利頭目，綜計本方配合之妙義，只在涼血散風熱而已。傷寒論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者為風溫。」則知身熱不惡

寒有汗，爲麻杏石甘湯症；無汗爲銀翹散症，卽曰銀翹散治溫病，麻杏石甘湯治風溫，亦無不可，觀此可知本方之標準矣。夫太陽之表症，有在肌在膚之別，而風邪有寒熱之殊，表在太陽膚表，表實無汗者，爲麻黃症；在太陽之肌肉，表虛有汗者，爲桂枝症；表裏兩實者，爲麻桂合湯症；肌肉屬陽明界分，邪在肌而病及經脈，則葛根湯症；外寒閉熱，則大青龍症；內阻水氣，則小青龍症；此皆偏重乎寒邪也。熱壅於肌，有汗而喘者，爲麻杏石甘症；化燥灼津者，爲白虎湯症。然皆表虛肌實之熱邪，若夫肌表兼實，舍銀翹又安從覓對症之方治耶？其視麻杏石甘及白虎湯固不僅有輕重之差分也。且肌肉爲營血所司，溫熱在此界分，最易傳營而爲鼻衄、瘰癧等症，欲從清營以透泄，舍銀翹之功，又誰與歸？惟寒邪之在肌表，無論有汗無汗，則此方又在所必禁，學者最宜分別治之。吳鞠通謂本方皆入手太陰藥，妙在清肅上焦，不犯中下，無開門揖盜之弊，有輕以去實之能。此葉氏立法，所以迥出諸家，是猶未暗傷寒溫病一貫之旨耳。

凡風中兼寒邪，襲人皮毛之表者，主治宜以辛溫解表；風中兼熱邪，襲人之表者，主治宜以辛涼清宣肺氣之壅熱，外散於皮毛，故亦曰辛涼解表法。銀翹散之治，治風溫之邪，首由皮毛而犯肺經，肺主皮毛，肺氣壅熱而不宣，則皮毛亦壅閉而不通矣。若用辛溫解表，雖辛亦主散，然溫則阻其壅熱，則

熱愈亢，勢必灼津傷液，先涸汗源，皮毛將何以開解，而使其壅阻之風熱以外達耶？故宜用辛味涼性之劑，既能宣其壅而又能清解其熱。譬如暑月室中壅熱者，既須洞開其窗戶，然宜送以涼颼，而不當放進強烈之日光。如金風起，而時雨又降，則一室生涼爽矣，此辛涼與辛溫解表之所以異也。銀翹散爲近世治溫熱病，辛涼解表之通方。方中有薄荷、牛蒡、竹葉、豆豉之辛涼宣散，又君以銀花、連翹之清解心熱，俾心熱清，則肺得清肅，而又金風送爽，颼颼生涼，肺氣宣散，皮毛之壅熱自開矣。況有桔梗、蘆根，以直接宣清肺熱，更何患口渴之不清，身熱之不解耶？

桑菊飲（溫病條辨） 治太陰風溫，但咳身不甚熱微渴等症。

桑葉 菊花 杏仁 連翹 薄荷 桔梗 甘草 葦莖

桑菊飲治風溫但渴，身不甚熱。微渴，則又視銀翹散爲更輕，用以宣肺透熱，亦甚合宜，雖不可視爲套方而屏棄之。但表實者，恐亦無甚大效也。

桑菊飲亦辛涼解表之通用方也。雖較銀翹散之力輕微，然有桑葉菊花之微辛輕散，又益以薄荷之辛以透上解表，涼以寬暢胸膈，得連翹以清心，桔杏以宣肺，葦莖、甘草並成其清熱宣透，暢行肺氣之功能，則凡病之屬於風溫風熱，症之見有身微熱咳嗽，汗不暢，口微渴者，投之亦有宣肺清熱，涼

膈透表之功。不過不能冀其如時雨之降，得大汗而解也。此可與銀翹散斟酌用之。

普濟消毒飲（東垣） 治大頭天行（即流行性之謂）初覺憎寒體重，次傳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

咽喉不利，口渴舌燥。

黃芩酒炒五分

黃連酒炒五分

橘紅五分

生草八分

玄參四錢

連翹三錢

板藍根三錢

馬勃八分

鼠粘子三錢

薄荷八分

殭蠶三錢

升麻八分

柴胡一錢

桔梗五分

爲末，湯調時時服之，或蜜拌爲丸噙化，一方無薄荷有人參三錢，亦有加大黃，治便閉者，或酒浸或煨用。

附方（一）散瘟湯用荊芥、石羔、玄參、花粉、生草、黃芩、陳皮、麥芽、神曲、茯苓，亦治傳染之瘟疫。其症頭痛日暈，胸膈膨脹，口吐黃痰，鼻流濁水，或身發紅斑，或髮如焦黑，或嘔涎如紅血，或腹大如圓箕，舌爛頭大，或脇痛心疼等，種種不一。（二）七星湯用玄參、麥冬、花粉、甘草、荊芥、神曲、桔梗，若鼻紅加犀角，或用黃芩，亦治傳染溫疫，眼角忽然大腫，身驟發寒熱，喉嚨大腫作痛，罵詈發渴等症。（以上二方均見於辨症錄）

是方也，東垣製於金泰和間，當時斯症，流行頗廣，傳染每多不救，親戚不相訪問，醫者率以承氣



加藍根下之，病雖稍緩，翌日如故，下之又緩，漸至危篤，終莫能愈。東垣視之曰：「夫身半以上天之氣也，身半以下地之氣也。」此邪熱客於心肺之間，上攻頭面，甚而爲腫，以承氣湯瀉胃中之實熱，是爲誅伐無過，遂處此方，一以輕揚撤邪爲法。夫所謂天之氣者，卽天空中流行之毒，毒者疫癘之氣，亦卽西醫細菌之謂，毒癘之氣，流行於空氣之中，無非從口鼻而傳染，醞釀於心肺之間，故攻腫於頭面之上，是其爲患之病灶，無非在身半以上，內經於少陰與少陽之司天，則曰熱氣下臨，與火氣下臨，肺氣上從，於厥陰司天，則曰風病行於上，所謂司天者，亦卽空氣中流行之病氣也。於病機則曰熱勝則腫，因於氣爲腫，傷於風者，上先受之，是則皆由於風熱之中，因毒氣而爲病，當以消毒爲第一義矣。芩連之苦寒，所以清消熱毒，猶督戰之主帥，牛蒡之辛涼，所以消散風毒，猶衝殺之士兵，火位之主，其瀉以甘，用甘草瀉其毒而消之，熱淫所勝，平以鹹寒，用玄參平其毒而消之，則左右之兩翼也；馬勃板藍，解毒以消腫，升麻柴胡，升散以達邪，則用以前後合圍包抄者也；連喬佐芩連以泄熱，姜蠶佐牛蒡以熄風，則埋伏於小路之奇兵也；橘紅用以流通壅塞，調暢氣分，猶輸運之工兵也；桔梗用以載藥上浮，不令下行，猶掩護之飛機也；敵雖頑抗，經此有訓練有紀律之師，迎頭痛擊，焉有不潰散而披靡者乎？奏輕揚撤邪之績，有消毒全活之功，謂之普濟，誰曰不宜。人參者，大量之給養費，而士兵抗毒之氣更壯；

大黃者，攻關之迫擊炮，而將軍攻毒之勞更猛，正氣虛而胃家實者，可稱必勝之算也。後人之散瘟七  
星二方，揣其用意，亦無非從此方脫化而來。故附錄於後，以資參考。若時行寒疫之爲病，則當用東坡  
聖散子方爲主矣。（錄實用方劑學）

清空膏（東垣）

治偏正頭痛，年深不愈，善療風溼熱上壅，頭目及腦，苦痛不止。

黃芩 酒炒

黃連 酒炒

羌活 防風 各一兩

柴胡 七分

川芎 五分

炙甘草 一兩  
五分

爲末，每服三錢，茶調如膏，白湯送下。

加減 少陰頭痛加細辛，太陰頭痛脈緩有痰去羌活防風川芎甘草加半夏，如偏頭痛服之不愈，  
則減羌活防風川芎一半，加柴胡一倍。

附方 川芎茶調散，川芎四錢，荆芥四錢，薄荷八錢，羌活一錢，防風一錢五分，白芷五錢，細辛一錢，  
甘草一錢爲末，每服三錢，食後茶調服。治諸風上攻，正偏頭痛，惡風有汗，憎寒壯熱，鼻寒痰盛，頭暈  
目眩。一方再加菊花一錢，殭蠶三分，名菊花茶調散。治頭目風熱，又東垣羌活清空膏，用羌防芩連  
蔓荊甘草。

足太陽之脈，上額交巔，足少陽之脈，上抵頭角，是以病衝巔頭痛者，責在太陽。病偏頭痛者，責在

少陽然頭疼之因安在？風與溼與熱而已。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首如裹，熱壅於上，則腦爲之苦痛，年深不愈，則深入於腦府矣。羌活防風，祛風以勝溼，黃連黃芩，清熱以逐溼，川芎協羌防，入太陽而上入巔頂，柴胡協芩連，入少陽以上抵頭角，重用甘草者，以緩其痛勢之急，又以緩其藥性於上，使日積月累之風邪溼熱，一旦霍然，以廓清也。去柴胡川芎而易蔓荊，並以羌活爲君，皆所以入太陽而搜腦巔，雖於少陽無涉，而清空則一，明其太陽腦巔爲主也。川芎茶調散取薄荷爲君，則偏於升散，而以川芎名方也，取其直入於腦，而又足爲少陽之引經藥也。羌活以入太陽，白芷以入陽明，柴胡以入少陽，荊芥以入厥陰，防風以入太陰，細辛以入少陰，六經並治，且爲初感，故甘草之用量亦輕，惟取其協和諸藥，並以緩痛耳。加菊花殭蠶，則偏入於肝，而驅風之力更優，諸方皆用茶調，茶亦上清頭目之妙品也。

疏熱黑膏湯（外台）  
 治陰液素虧之人，患溫病初起，發熱而渴，不惡寒，或口燥鼻衄，或汗後灼熱，舌白尖紅，脈象浮數者。

懷生地 淡豆豉 建連喬 荊芥穗 象貝母 山查肉 白雲神 浮蟬衣 廣藿梗 西河柳

加減附方 本方去菴梗淡豆豉，加丹參生草，名變化黑膏湯，見血症爲宜。本方去連翹，加粉葛根生穀芽，名發散黑膏湯，治有汗而熱不退。又養陰黑膏湯，用懷生地、淡豆豉、西洋參、肥麥冬、真阿膠、生白芍、白玉竹、川貝母、淮山藥、忍冬藤、乾荷葉，治溫病末傳，心腎液竭，邪迫垂危，或誤發腎家之汗，津燥虛癯，直視不胸，或不得眠，舌光絳，或乾黑，脈數濇，或急疾欲脫者。附外台黑膏原方，生地、豆豉、豬膚、雄黃、射香，共搗成膏，治溫病末傳，陽毒發斑，因用豬膚，因豕爲北方腎家之獸，故名黑膏。

外台黑膏，用於溫病之末傳。而今人於初起，輒用生地淡豆豉者，則以陰液之素虧也。熱必傷陰，何況陰液之素虧，汗出於津，無從宣達於皮毛，故熱不爲汗解，津液有立涸之虞，故獨選生地養陰滋液者爲君，而取淡豆豉疎邪泄熱爲臣，故不論初起無汗，或汗後灼熱，辨清體質，認明症候，具有全功也。荊芥蟬衣，解表疎邪，則邪熱無外束之虞。查菴雲神，宣壅化滯，則邪熱無內阻之患。況有翹貝清心，以解鬱熱，檉柳疏邪，以解灼熱，則不論有無痰熱，有無斑疹，亦未雨綢繆曲突徙薪之計也。輕揚撤熱，誠爲溫熱門中之開手第一要方也。丹參去瘀，以生新血，葛根解肌，而清陽明，則又視症情而變化也。若津血大傷，經脈失養，遂成危迫之候，則當重用甘寒之劑。生地滋先天之水，麥冬潤後天之津，阿膠益血，芍藥斂陰，山藥洋參培中氣以滋腎滋肺，玉貝忍冬涵心氣以通脈通經，淡豆豉、荷葉，提陷升陽，如

起涸轍之魚，以冀寒谷逢春，洵爲生津潤燥起死回生之劑也。（實用方劑學）

（四）辛涼宣降例

利膈湯（本事方） 治脾肺火熱虛煩，上壅咽喉生瘡。

薄荷 八分 荊芥 五分 防風 五分 桔梗 一錢 甘草 八分 牛蒡 三錢 人參 四錢

爲末，每服二錢，或加殭蠶。

加減附方 本方去人參加連翹、黑山梔、元參、銀花、黃連、黃芩、名清咽利膈湯。又利咽涼膈散，用牛蒡、貝母、薄荷、山梔、黃連、玄參、石膏，又如聖湯（宋仁宗）用荊芥、防風、連翹、桔梗、甘草，又桔梗湯用連翹、薄荷、桔梗、竹葉、梔子、黃芩、甘草，又柴胡清膈湯用柴胡、黃芩、薄荷、竹葉、桔梗、甘草、連翹、山梔、枳殼、大黃，均爲咽喉門中要方。

按人身十二經絡，除足太陽膀胱經，行身之背外，其餘則無不與膈有關；上膈者，肺脾二經，下膈者，心胃大小腸心包三焦諸經，貫膈者，腎與肝胆，而挾咽循咽喉者，則爲脾胃心腎與肝。以生理之部位而言，則心肺居於膈上，脾胃居於膈下，肝體則介乎膈之上下，火熱之氣蘊於肺脾，則上壅於咽喉，而咽喉爲脾胃之門戶，於是從咽喉至膈之上下，皆阻塞而不通矣。薄荷者，所以宣肺熱而利膈也；甘

草者，所以瀉心火以利膈也；防風者，所以疎散脾胃之風熱以利膈也；荊芥者，所以驅逐肝經之血熱以利膈也；桔梗開咽喉之路，殭蠶破壅腫之結，則從膈之門戶，以利之也。壯火食氣，元氣被蝕，安保其不暫利而隨閉乎？於是選甘寒之人參，扶元氣而瀉火，庶幾駕馭有方，可奏前功耳。至於連翹、竹葉，導赤以利火府，黃芩、大黃，泄肺以利大腸，黃連、石膏，心脾與肝胃之火俱瀉，柴胡、山梔，肝胆與三焦之火俱清，枳貝入肺脾，以去作祟之痰滯，玄參滋腎陰，以降浮游之虛火，凡咽喉胸膈諸病，準此加減，無餘蘊矣。（實用方劑學）

清肺飲（秦皇士方） 治一切風熱乘肺，及肺熱咳嗽等症，脈多浮數者。

薄荷 連翹 桔梗 黑梔 黃芩 元參 甘草 花粉

加減附方 本方但用黃芩、山梔二味，名黃芩清肺飲，治肺熱小便不利。本方去薄荷、連翹、元參，加知母、桑白皮、杏仁、川貝，名黃芩知母湯，治火咳煩熱吐咯膿痰，脈來滑數者。又貝母瓜蒌散，用貝母、瓜蒌、山梔、黃芩、甘草、胆星、黃連、橘紅，治肺熱液乾，咳嗽鼻燥，肝胆有火，脈弦滑數者。（以上諸方見

醫學心悟及筆花醫鏡）

肺者，外主呼吸，爲皮毛之開合，內統藏府，爲清肅之司令，風邪外束，痰熱內壅，肌膚鬱而爲熱，氣

管促而成炎，非用外疎內泄之劑，曷足以復其清肅之體耶。本方以薄荷疎其風邪，而皮毛以開，所謂辛以散之也。黃芩清其痰熱，而肺氣以宣，所謂苦以泄之也。肺熱而諸經之火並壅於肺，於是以連翹清心火，山梔清肝火，花粉清中宮之火，玄參清下焦之火，更使以桔梗，開通氣管，佐以甘草，協和諸藥，共奏清肺之功，是誠清散風邪，清化肺熱之要方也。肺爲水之上源，三焦爲水之道路，以黃芩清肺，以潔上源，卽以山梔引三焦之火，屈曲以下行，亦同具清肺之功也。若肺經積熱，痰濁稠濃，而無外感者，則去辛苦之薄荷，甘寒之玄參，用黃芩直清肺熱，花粉以養津液，甘草桔梗，瀉火以開氣管，復以知母清肺瀉胃而堅腎。緣腎爲生痰之源，胃爲貯痰之器，而借肺爲出痰之路也。至於貝母瓜蒌散，則因肝胆之火上灼肺部，故以貝母瓜蒌，潤肺豁痰而外，臣胆星黃連，直瀉肝胆之火，並化熱痰，仍以黃芩清肺家本經之火，佐山梔引火以下行，橘紅順氣以消痰。甘草者，一以緩肝之急，一以瀉火之主，一以培其中氣，一以調和諸藥也。（實用方劑學）

前胡湯（準繩） 治一切外感肺脹喘咳等症。

嫩前胡 桑白皮 製半夏 玉蘇子 光杏仁 生甘草 廣陳皮 江枳殼 玉桔梗

加減附方 風加防風，寒加麻黃，熱加石膏黃芩。本方法半夏、甘草、枳殼、桔梗，加茯神、荊芥、山查、蟬

衣、青皮、葱白、名前胡、疎肺飲，亦可通治一切外感發熱咳嗽等症，並可透發痧疹。

夫外感之襲於肺也，有閉與壅之分焉。欬喘雖同，而閉則無汗，壅則爲脹，壅宜乎降而瀉之，閉宜乎疎而散之，辨症不清，投劑有誤，反掌之間，禍不旋踵！如前胡湯與前胡疎肺飲，雖同以前胡爲主藥，而主治之各異，組織之不同，相去在幾微之間，明乎此，而處方之學，思過半矣。內經云：「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是降而瀉之之謂也。又曰：「以辛散之。」是疎而散之之謂也。又當明瞭泄降之中，必佐以疎散之品，疎散之中，必佐以泄降之品，始足以趨於和，是則二方，同以前胡爲主藥之意也。前胡者，推陳致新，功效善長於通利肺管，無論其爲壅爲閉，肺管之不利則一。惟其壅也，臣桑白以瀉之，蘇子以降之，其所以喘欬而作脹也。痰壅於肺而爲患，佐杏仁二陳以滌其痰，更佐枳殼以利氣道，而助其降，使以甘桔，所以上開咽喉，一升一降，而肺氣自和，或因於風，則加防風以驅風，或因於寒，則加麻黃以逐寒，或因於熱，則加石膏黃芩以清熱，六氣通治，而不宜於燥，若因於燥，則有清燥救肺，養陰清肺等法在也。惟其肺氣之閉也，取前胡開通氣管爲主，而外，臣荆芥以開皮毛，蟬衣以蛻肌腠，所以疎而散之也。佐山查和中以達邪，茯神清心以利水，仍以蘇子杏仁，協前胡以降其痰，而肅肺氣，復以陳皮青皮，協荆蟬以走於肌，而利氣道，使以葱白，通陽發汗，則肺氣開，不但發熱咳嗽盡，而痧疹亦透。



發無遺。蓋此方以荊蟬、葱白爲疎散，而前胡、蘇杏爲降，亦一升一降之治，而使趨於和也。

(五) 辛涼解肌例

白虎湯（仲景） 治脈滑而厥，裏有熱也。 又治三陽合病，腹滿身重，譫語遺尿，自汗出者。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方治邪在陽明肌肉，壅熱不解，大渴灼津，身熱大汗出等症。柯韻伯等注謂甘寒生津，其實爲辛涼解肌法也。何以言之？夫傷寒傳入陽明肌肉，已化燥熱，燥則生津，猶之天時溽暑炎蒸，草木皆被灼熱，津液外流，內將枯槁，陽明屬金，金而至於燥，則燦石流金矣。用白虎湯者，白虎爲西方金神，虎嘯而風生，猶之金風至，秋涼送爽，大雨時行，而炎蒸退令矣。石膏性味辛涼，能清解陽明肌肉之熱，益以知母之甘寒，大生其津液，甘草之退熱，粳米之和中，俾胃氣得滋，則化源得不枯竭，而後肺金清肅。心火得受其節制，則燥熱自平，陽明自得清潤，肌肉燥熱自平矣。此所以方名白虎，而性味爲辛涼解肌之義歟。

麻杏石甘湯（仲景）

治傷寒汗下後，身熱雖減，而肌肉尙壅於內，汗去而喘，不可用桂枝湯，因未劫津

化燥。又非白虎湯症者，宜用此湯。傷寒論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身無大熱者，可與麻杏石甘湯。」又曰：「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杏石甘湯。」觀此可知用此湯之標準矣。

麻黃三錢  
去節

杏仁五十個  
去皮尖

甘草一錢  
五分

石膏六錢  
碎

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再煮，去滓，溫分二服。

諸家注傷寒皆以此爲風溫主方，以其爲辛涼透表劑也。論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謹按此方症，並無口渴及灼熱明文，是否卽爲仲景補出風溫症主方。尙屬另一問題。我儕就方症以論之，則此方之效用，實治本桂枝湯症，誤用麻黃發表，或誤下後，致肌肉壅阻之熱，不能外達之方，因其時壅之熱已將化燥，桂枝卽不可投，非易石膏解肌清熱，不足爲功。然則曷不用白虎湯？曰：白虎重在已化燥傷津，其勢已急，急則宜清熱，直救化源，此方熱勢尙未化燥，只由肌肉壅於肺，其勢尙緩，緩則可冀其仍由肌表以宣達，故用石膏之清解，並麻黃之走外，杏仁之平喘，甘草和諸藥，使向內陷壅之邪，能從肌達表，一鼓廓清；然則此方雖非麻黃症，實可謂之麻黃湯之變法也。不過易桂枝爲石膏，變爲辛涼透表之劑，卽謂之能治溫病，亦無不可，何必斤斤指

定爲溫病主方耶？

謹按太陽病表實爲麻黃症，表虛肌實爲桂枝症，肌表兩實，寒邪閉熱，爲大青龍症，內阻水飲爲小青龍症，若夫表虛肌肉化燥則爲白虎症，但肌熱內壅，外無寒邪，內未傷津化燥，則是本方之確症。無論爲傷寒變病，無論爲伏邪溫病，此方均適用之。但與銀翹散之注重解表，梔豉湯之着眼於煩熱，則又似乎稍有出入。

今人有治喉痧鬱熱，藉以清宣透泄者，又可謂得其義矣。

(六) 辛涼合辛溫例

大青龍湯(仲景) 治傷寒中風，熱壅肌表，煩躁汗不出症。傷寒論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症者，大青龍湯發之。(按少陰症脈微不可發汗，以亡陽故也。脈微弱反汗出惡風者，屬少陰亡陽，大青龍皆在禁例。其有脈沉，身反熱者，則係麻黃附子細辛湯症，發汗遂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者，則係桂枝加附子湯症，不但大青龍在所禁忌，卽麻桂二湯亦非對症之劑矣。)

麻黃四錢六分

桂枝一錢五分

甘草一錢五分

杏仁五十粒

生姜二錢三分

大棗十二枚

石膏如鷄子大碎

(禁忌)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此爲誤汗亡陽，內動水氣之眞武湯症。)

大青龍湯卽麻桂合方去芍藥加石膏也。按石膏主治功能有三：曰除時氣頭疼身熱，三焦皮膚大熱，能解肌發汗，治消渴煩逆，逆氣驚喘，大青龍湯卽取其解肌發汗透熱除煩之效力也。夫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則全是麻黃湯症；因多一煩躁，則非但寒邪閉於膚表，而肌肉亦有鬱熱矣。麻黃湯但發表而不能解肌，解肌則桂枝湯責職也。然則何爲不用桂枝湯或肌表兩解之麻桂合湯，而必需乎大青龍湯耶？曰桂枝湯是風寒在肌肉，未致壅熱，且有汗，爲肌實表虛，麻桂合湯雖治肌表並閉，然亦但有寒邪而未致壅熱也，大青龍則治肌表並實，寒邪鬱熱之症，故迥不相侔也。其有肌肉但熱，而無外寒，則熱從燥化，而爲白虎湯症矣。汗出而喘，熱由肌肉內逼於肺，則熱不從外泄，而爲麻杏石甘湯症矣。亦皆非大青龍之症治，大青龍湯是治寒邪壅熱肌表兩實之主方也。合麻桂二方之功能，而易芍藥加石膏者，藉石膏解肌清熱，而免芍藥行營降血，以阻滯其發汗之功能也。傷寒論中，傷寒脈浮緩，傷風脈浮緊者，並主此湯，緩爲風脈，緊爲寒脈，脈症所以變易，詎非因冬有非時之暖，春有非時之寒，而並宜主用此湯耶？由此可推，凡惡寒無汗，是麻桂標準，煩躁是石膏標準，若但煩而口渴唇焦

身熱，又爲麻杏甘膏之標準矣。

大青龍湯卽麻桂兩方，而去白芍，增入石膏也。麻黃發表，桂枝解肌，皆辛溫法例也。因多一煩燥症，則不但風寒兩遏肌表，兼有陽明之熱，并合於其間也。故於麻桂兩解肌表之風寒，再合用辛涼之石膏，以清解陽明，於是一變辛溫解肌表而爲辛涼合法矣。夫肌表有風寒內閉其熱而不透者，此方宜之。

越婢湯（仲景） 治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汗者主之。

麻黃四錢五分去節

石膏六錢

生姜二錢五分

甘草一錢五分

大棗十五枚

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方名越婢，謂卑下之氣越之使外發也。脾爲溼土，喜燥而惡溼，喜高而惡卑，土卑則溼勝，溼勝則水勢橫溢亂行，非宣達其土氣，終不能崇固堤防，而止其泛濫，方非補脾，而以越婢名者，此其微旨歟。夫風水者，水與風相搏而成也。風爲外邪，其中人之界限，則在肌肉之間，使其但爲風而內無水湊合，營氣滯行，卽傷寒論之桂枝湯症。若與氣搏，又卽金匱所謂風強，則爲癢疹，爲泄風，久則腐爲痂癩。氣強則爲水，風氣相擊，身體洪腫之症，是已。所謂氣強者，衛氣欲行於外，而爲風邪所阻，正與邪爭則相

擊，風邪雖不勝正，而正氣亦不能竟驅風邪使出，於是風壅熱生，氣滯水停，而水反與風合勢矣。越婢湯大義，蓋卽桂枝湯去桂，加石膏麻黃症也。因病在肌肉，肌肉爲脾之界分，故用姜、棗、甘草助脾氣，以和營祛邪，亦卽桂枝解肌法也。因肌肉間有鬱熱，故不用桂枝而用石膏，因欲使邪風從肌表一鼓透泄，故加麻黃以發越之，方名越婢，卽越太陰之脾氣，以透於表而外出也。此與麻杏石甘湯症相差只一間耳。麻杏石甘湯，卽麻黃湯去桂枝易石膏，治風溫鬱於肌肉之熱，使從手太陰肺以外達。何以知其達手太陰肺，因其發熱而喘也。論曰：「溫邪首先犯肺，肺主皮毛，故主麻黃法之宣肌達表以祛邪。」本方卽桂枝湯去桂加石膏、麻黃，治風水鬱於肌肉之熱，使從足太陰脾以外達。何以知其達足太陰脾，因其一身悉腫也；一身悉腫，爲水之徵象。脾主肌肉，風水鬱閉，故主桂枝法，加麻黃宣達肌表，以祛風水，此二方之所以同用麻黃石膏，而主治之標準，遂各異途徑，淺學者豈能窺其奧義哉。」

錄驗續命湯（古今錄驗方）

治中風風痺，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楚，或拘急不能轉側。

（按此方，主治當有寒熱無汗等症。）

麻黃 桂枝 當歸 人參 石膏 乾姜 甘草 各二分  
五分 川芎 一錢 杏仁 去皮尖 四十枚

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再煎，分溫四服；先一服，得少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勿

當風，並治但伏不得臥，咳逆上氣，面目浮腫。

昔人謂虛而感風則成痺，此實風痺之主方也。夫風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昔人蓋已言之矣。惟所虛在何藏府，在何經脈部位，此不可不先認明，否則但知此方能治風痺，而不知所以治風痺之確切真義也。風者，六淫之首，在人內應肝藏，肝藏血，血爲營，肝主筋，肌肉爲營血及筋之界分，風邪中人，凡入營入筋，皆主於肌肉之間，營弱氣虛之體，血不能榮乎內，氣不能衛乎外，於是風邪乘虛直襲，遂由膚表而入於肌肉，營血愈滯，衛氣愈弱，風邪乃逗留不去，更礙榮衛之運行，肌肉滯縮，而筋遂拘急不伸，風上沖腦，故神志昏昧，口不能言，（若但口日不正，舌強不能言，則風但中厥陰太陰之經脈也。）其身重不能轉側者，營衛既滯，周身肌腠油膜中，必有痰水飲邪所滯着，故身不能反覆也。本方卽麻桂合湯，去芍，棗加入參、石膏、歸芍是也。麻黃驅外中之風邪，桂枝卽解肌以調營血之滯，其不用芍而用歸芍者，桂枝湯重在白芍行在裏之營血以止汗，此重者歸芍溫通血脈，以助其逐邪也。其用人參石膏者，一取其啓太陰之氣，外運之肌表；一取其清陽明以解肌中之壅熱也。不用大棗者，以其甘壅，緩其驅邪之功。易生姜爲乾姜者，欲其溫中上焦，以消滯阻之水氣飲邪，不用生姜之走外而不守也。然則用此方之標準，不卽在營衛虛而肌表經脈，均有風邪水氣之盤踞乎？凡伏而不臥，咳逆上氣，面

目浮腫，皆風挾水症也，故此方亦并主之。

新加香薷飲（溫病條辨）

香薷二錢

銀花三錢

鮮扁豆衣三錢

厚朴二錢

連翹三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後服，不汗再服，服盡不汗，再作服。

本方治暑熱挾溼表症。暑熱在表，法宜用辛涼散越，俾得汗而差。惟暑熱中挾溼者，則涼劑又不合法。因溼爲陰邪，用涼劑則以陰濟陰，豈非得陰柔留戀而不解。況溼在表分，不更慮得涼藥以遏伏入裏耶？然則用辛溫解表，則宜乎對症矣。曰：是又不然，蓋辛固可散越，而溼中既夾暑熱，不又慮溫性之藥，助熱灼津，反逼汗大出，以奪劫津液耶。且溼邪忌表，古有明訓，又豈得恣意表散，徒令大汗而已。而汗液之溼反益從虛復入，以展轉不去乎。故治法非用辛散藉溫以散其鬱熱，藉涼以清其暑邪，溫涼並進，則熱去而溼勢遂孤。表劑得清涼，只微透泄而不過發散，則皮毛之衛氣伸暢，而在表之溼，亦從氣化而宣解矣。此暑溼在表者之宜辛涼辛溫複法，以清宣開泄者也。夫暑中何以能挾溼？曰：暑者，夏令之熱氣也。烈日之炎威，充遍大地，此空氣之熱，卽謂之暑氣。惟此時地面之水，被烈日所蒸，遂上騰而爲一種空濛之水氣，是卽謂之水蒸氣，又謂之溼氣。人在氣交之中，鼻之呼吸感觸之，則暑溼之



氣，卽中於上焦。上焦者膈膜之上，心與肺之部位也。上焦感受暑溼，則胸悶窒塞，呼吸不利，或頭脹心志昏沉，言語妄亂，若當汗液排泄之時，皮毛之竅道開張，則此暑溼之氣，卽從皮毛襲入，猶之風寒之感冒，首先中表也。不特此也，卽著月大汗之時，人或感冒新風，則皮毛驟閉，暑氣遂因之內伏，而汗液之水，亦隨收而滯着於皮膚內層，是亦卽所謂溼也。由是暑鬱溼中，溼包暑外，外感新風復束之，皮毛不開，表氣不宣散，而暑溼終不能泄越也。雖統名暑溼表症，治法惟宜開其表以祛其邪，令暑熱因之透泄，此種治方，卽當用辛涼辛溫複劑；因辛能開表散越，溫能祛風祛溼，而涼能清暑解熱也。否則治一遺二，治二遺一，偏溫偏涼，反令太過不及，致變生他端，展轉留戀不解矣。然則新加香薷飲一方，非卽暑溼束表之對症良劑乎？

形似傷寒，右脈洪大，左手反小，面赤口渴而多言，但以汗不能自出，表實爲異，故用香薷飲發暑邪之表也。按香薷辛溫芳香，能由肺之經，而達其絡。用鮮扁豆花者，凡花皆散，取其芳香而散，且保肺液。以花易豆者，惡其呆滯也。夏日所生之物，多能解散，惟扁豆花爲最。如無花時，用鮮扁豆皮。若再無此，用生扁豆皮。厚朴苦溫，能瀉實滿。厚朴皮也，雖走中焦，究竟肺主皮毛，以皮從皮，不爲治上犯中，若黃連甘草，純然裏藥，著病初起，且不必用，恐引邪深入，故易以連翹銀花，取其辛涼達肺經之表，純從

外走不必走中也。溫病最忌辛溫，暑症不忌者，以暑必兼溼，溼爲陰邪，非溫不解，故此方香薷厚朴用辛溫，而餘則佐以辛涼也。按傷寒非汗不解，最喜發汗，傷風亦非汗不解，最忌發汗，只宜解肌，此麻桂之異其治，卽異其法也。溫病亦喜汗解，最忌發汗，只許辛涼解肌，辛溫又不可用，妙在導邪外出，俾榮衛氣血調和，自然得汗，不必強責其汗也。若暑溫溼溫，則又不然，暑非汗不解，可用香薷發之，發汗之後，大汗不止，仍歸白虎法，固不比傷寒傷風之漏汗不止，而必欲桂附護陽實表，亦不可屢虛其表，致令厥脫也。觀古人著門有生脈散法，其義自見。

按香薷飲本夏月暑症中解表之劑，惟性味辛溫，雖有扁豆之解暑，究非暑熱症所宜，若暑中兼外感風寒症，又宜用之。雖同一方名，而與加減之方，治法判若天淵矣。今錄其原方及方義於左，以資學者參考焉：

三物香薷飲（局方） 治一切暑熱腹痛，或霍亂吐瀉，煩心等症。

香薷一斤 製川朴 炒扁豆各半 每服五錢，水盞半，煎服，不拘時服。

加減附方 本方除扁豆加黃連，名黃連香薷飲，治中暑熱甚，口渴心煩，或下鮮血。本方加黃連名四味香薷飲，治一切感冒暑熱，皮膚蒸熱，頭痛頭重，自汗肢倦，或煩渴或吐瀉。本方加茯苓、甘草，名

五味香薷飲，驅暑和中。再加木瓜，名六味香薷飲，治中暑溼盛。再加入參、黃芪、白朮、陳皮，名十味香薷飲，治暑溼內傷，頭重吐利，身倦神昏。本方加羌活、防風，治夏日卒倒，不省人事之暑風症，或加黃芪、芍藥。本方加葛根，名香薷葛根湯，治傷暑泄瀉。本方加黃連、茯苓神，治瘧瘧。（瘧即熱也。）本方加木瓜、甘草、香附、紫蘇、陳皮、蒼朮，名二香散，蓋合香薷飲、香蘇飲爲一方也，治外感內傷，身熱腹脹。

暑症有五：一曰冒暑，卽內經因於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一曰傷暑，卽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是也；一曰中暑，卽夏令猝中殞仆之症也；一曰伏暑，卽秋溫疫瘧之類是也；一曰伏寒，卽凡傷寒而成溫者，後夏至日爲病暑是也；本方爲治冒暑之主方，然暑爲熱氣，治熱病者，當以寒涼之品，而反用辛溫之香薷，苦溫之厚朴，誠不能令人無疑也。曰火織當空，驕陽肆虐，人在氣交之中，誰不欲納涼以避，飲冷以却之者，陽氣爲陰邪所遏，反入於內，故每多煩熱無汗，腹痛吐瀉等症。心下有水氣者，則當發其汗，腹中有水氣者，則宜利小便；香薷性味辛溫芳香，善能發越陽氣，有微上微下之功，能解表而利小便，其效能實類於麻黃；故凡暑令各症，皆取以爲君，佐厚朴以除溼，扁豆以和中，合而用之爲飲，並以解渴，則飲入於胃，上輸於肺，而皮毛開，下輸膀胱，而小便利，熱去而暑不留，表解而裏亦和，陽氣自得外越，而溼邪自得分消矣。加黃連、茯苓者，清熱以安心也；加茯苓、木瓜者，利水以除溼也；參、芍、朮、草

則仿清暑益氣之例，羌、防、芍藥，則兼祛風泄肝之意，陳皮、香、附、莫非調氣以和中，紫蘇、蒼朮、無非散寒以逐溼。在醫者神明變化，左右逢源，運用正自無窮耳。惟不宜於脈來微弱，或弦細芤遲，脈虛氣弱，身熱有汗，諸傷著症，須知此類，乃仲景白虎真人脈之症也。（實用方劑學）

（七）辛涼兼芳香例

清絡飲（溫病條辨）

治暑溫暑熱病，已得汗解，但頭微脹，目不了了，餘邪不解，不能用其他重劑者，宜服此方。

鮮荷葉邊 二錢

鮮銀花 二錢

西瓜翠衣 二錢

鮮扁豆花 一枚

絲瓜皮 二錢

鮮竹葉心 二錢

水二杯，煎取一杯，日二服。凡著傷肺經氣分之輕症，皆可用之。

附方加減 但咳無痰，咳聲清高者，清絡飲加甘草、桔梗、甜杏仁、麥冬、知母、主之。咳而無痰，不嗽可知，咳聲清高，金音清亮，咳則啞，偏於火而不兼溼也，即用清絡飲，清肺絡中無形之熱，加甘、桔、開提，甜杏仁利肺，而不傷氣，麥冬、知母，保肺陰而滋火也。

方名清絡，清暑熱餘邪之留滯在絡也。此絡究為何經之絡？曰：此指手太陰肺絡而言。何以知在肺絡？曰：肺為華蓋，位居各臟府之上，又主皮毛，暑熱之邪中人，非由鼻竅呼吸，即首先外襲皮毛，故均

能束遏肺氣，肺氣被傷，既失清肅之令，又不能排泄汗液，散放體溫，於是氣愈壅阻，而熱愈盛，氣分之熱盛，則脈絡之血液，亦沸溢而潰亂妄行；設皮毛壅遏，不得汗解，則脈絡中之血，必受激沸，上騰外溢，致脈絡潰崩，而從鼻竅清道而湧出，或從口中咳唾而出，致肺傷損，久咳不已，而成肺勞肺損重症者，比比皆然。因肺能制節心火，凡血液循環，由迴血管以至心臟者，必經過肺臟，肺能呼吸天空之冷氣，將血中之炭氣調換後，則血遂變純赤，以入於心，再由大動脈佈運周身，則心火寧靜，血脈安謐，而不妄行亂走矣。此肺經職司清肅，治節心火之真意也。今肺既受暑熱所傷，其呼吸之氣不暢，壅而生熱，則清肅之令已失，不能治節心火，心火亢，即血中炭氣過多，於是心火沸騰，反傷肺氣，血液循環失度，則妄行亂走，因而肺之絡脈，先被崩傷，血因外溢，從口鼻而出，此暑邪溫熱最初身熱不解者，之所以多見鼻衄咳血者也。若得汗，身熱已退，則肺中壅阻之氣舒暢，呼吸之氣機通利，清肅之令復行，血液安謐，心火寧靜，暑熱自清，斯時固毋庸再借力湯藥，爲之清，爲之解矣。惟發汗身熱退後，而復有頭微脹，目不了了者，此肺氣清而未清，暑邪淨而未淨。肺管上通於腦，腦之神經通乎目系，暑熱之邪之傷肺氣，擾血脈之勢雖平，而血絡中之沸溢寧靜後，而壅滯之氣，尙未能盡暢達也。絡脈壅滯尙在，肺氣呼吸自未全清，是以壅熱上薰，由肺管而及於腦神經，由腦神經而連及於目系，熱之薰壅愈重，則頭

愈脹而目之視物愈昏耗模糊，而辨物愈不了了焉。故曰此暑熱餘邪不解，而病在肺之絡脈也。方之主治，不名清腦清目，而名清絡，其義蓋可知矣。暑熱餘邪不清，而法宜用辛涼芳香者，以辛能開壅，涼能清熱，芳香能通竅而醒腦目也。然此等症治，藥當用微辛微帶芳香，而必以性涼清熱之品之爲重也。否則過辛必散而耗津，過香又太嫌刺激而傷腦損目，均非純正之治法矣。本方薄荷、銀花、性味皆辛少涼多，佐以瓜翠、竹葉之清解鬱熱，扁豆之滌暑，絲瓜絡之清絡，且荷葉、瓜翠皆微帶清芳，最宜清醒神經，而滌消暑熱焉。

加減銀翹散（溫病條辨）

連翹 十分

銀花 八分

玄參 五分

麥冬 五分  
去心

犀角 五分

竹葉 三分

共爲粗末，每服五錢，煎成去渣，點荷葉汁二三茶匙，日三服。

本方治熱邪內壅，心包身熱，譫語昏狂，煩渴，舌赤中黃，脈弱而數等症。凡用辛涼芳香法，與純乎辛涼者不同。純用辛涼者，欲解散其肌表間鬱熱也；用辛涼芳香者，欲清解內鬱之邪熱也。然解散肌表間鬱熱，則當辛多涼少，其主旨在乎表散也；欲清解內鬱之邪熱，則當涼重而微帶辛芳，其主旨在乎清內鬱之煩熱，而清醒心與腦神經也。一則身熱無汗而口渴，一則譫語昏狂而舌黃赤而煩渴也。

一則熱壅於肺與皮毛，一則熱閉於心主之宮城也。故銀翹散君以銀翹之辛涼，而臣以薄荷、荊芥、牛蒡、桔梗，以宣肺發散，加減銀翹散雖亦君以銀翹，而佐以元參、麥冬、犀角、竹葉之甘苦鹹寒，於一派寒涼藥中，只間以微辛，以清解心包之鬱熱，且有犀角之清熱安醒腦神經之功效焉。不以甘苦鹹名劑而以辛者，以熱之鬱伏心包，非辛不能宣泄透解也。可見一方之中，藥味一有出入，即已變化其法，而義旨之所歸，目的之所在，而其間又自有權衡斟酌焉。

(八) 辛涼合甘寒例

玉女煎加減方(溫病條辨) 治溫病氣血兩燔，舌光赤苔黃而乾，汗出口渴，身熱未淨等症。

生石膏 一兩

知母 四錢

元參 四錢

細生地 六錢

麥冬 六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二次服，渣再煎一鍾服。

方劑之用辛涼者，欲其清解肌表鬱熱也。方劑之用甘寒者，欲救其將涸之氣津血液也。若肌表之鬱熱未清，而又虛其氣津血液兩涸者，但用辛涼，則不能救將涸之津液，但用甘寒，不能清解肌表之鬱熱，欲兼籌而並顧之，則惟有辛涼甘寒之合用焉。玉女煎加減一方，欲其辛涼而解肌熱，則有石膏、知母，欲其甘寒而兩存氣津血液，則有生地、麥冬，且有鹹寒之元參，輔佐其間，增水涸之源泉，而助

透汗之資料，此誠方之最善，法之兼佳者矣。惟甘寒與辛涼，孰輕孰重，孰多孰少，實宜於臨症時，有斟酌權衡，雖曰雙方並進，實則病而至於氣津血液交虧，卽有肌熱之邪，亦當以救其津液爲主，則甘寒自應重於辛涼，否則冠裳倒置，豈非茫然於古人立法之真義耶？

減味竹葉石膏湯（溫病條辨）

竹葉

五錢

石膏

八錢

麥冬

六錢

甘草

三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一時服一杯，約三時令盡。

前不云乎？凡辛涼與甘寒合用者，當以甘寒救津液爲先。然則竹葉石膏湯何以又辛涼之用獨重於甘寒？曰：是又不然，夫所謂辛涼合甘寒，當重乎甘寒者，蓋指氣津血液之急需兩救者而言之。若肌表熱熾，口渴，脈洪數，苔黃邊尖赤，大汗不解者，此時不先清透其肌表之壅熱，則熱勢愈內熾，更必灼津傷液，故此時之泄其外熱，正卽所以爲留存津液之地步，則豈不當獨重辛涼以清透肌表之壅熱，安能側重甘寒滯膩，留邪內伏，以待劫灼其津液乎？故用藥者，不當先論方，而當先論症，果症之宜乎甘寒者，自宜重乎甘寒，宜乎辛涼者，自宜重乎辛涼，辛甘兩者，又當平衡執中以用之。若拘拘乎繩墨是守，胸有成竹，是刻舟求劍矣。竹葉石膏湯之減味，是治溫熱之邪壅在肌表，而大汗熱熾，脈浮促，恐其熱勢將內壅，而成壯火食氣而傷津也，故急宜用竹葉、石膏之辛涼，清解肌表之壅熱，而透其



邪，則陽明之燥熱自清，自無耗氣灼津之憂。所謂脈促者，邪勢尙欲外達，故乘其機勢而清泄之，若已陷裏再欲外達，則又需乎辛涼苦寒之葛根芩連法矣。既有竹葉、石膏之辛涼透熱，再得麥冬、甘草之甘寒內助生津，是謂內外響應，則邪去而正不傷，熱去而津不劫也。此所以異於前方，而側重於辛涼者，其意義豈不彰彰明甚耶？

加減銀翹散（溫病條辨）

治溫熱病邪，身熱，下後無汗，脈浮者，本方主之。

銀花 五錢

連翹 三錢

竹葉 二錢

生甘草 一錢

麥冬 四錢

細生地 四錢

按此下後邪氣還表之症也。溫病之邪，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下後裏氣得通，欲作汗而未能，以脈浮驗之，知不在裏而在表，遂邪者隨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導之，故主以銀翹湯。增液爲作汗之具，仍以銀花、連翹解毒，而輕宣表氣，蓋亦辛涼合甘寒輕劑法也。若脈浮而且洪，熱氣熾甚，津液立見銷亡，則非白虎不可。若洪而且芤，金受火克，元氣不支，則非加人參不可矣。

青蒿鱉甲湯（溫病條辨）

青蒿 二錢

鱉甲 五錢

細生地 四錢

知母 二錢

丹皮 三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治溫病夜熱早涼，熱退無汗，熱自陰分而發者。夫邪自陰出陽，自內達外，則其內之陰已虧，而爲

伏熱之根據地，既已自內達外，由陰出陽，而其熱之仍留內不解者，則其陽氣之被邪熱遏於陰中，而不能泄越可知也。惟其不能泄越，故用青蒿、丹皮之辛涼，以助陽氣之起發於陰中，以逐邪外出也；惟其陰虧，邪熱伏爲根據，故用鱉甲、生地、知母之甘寒，以養陰搜捕其伏寇也。合之爲辛涼甘寒複法，而收內修外攘之功，豈不宜哉！按夜行陰分而熱，日行陽分而涼，邪氣深伏陰分可知。熱退無汗，邪不出表而仍歸陰分更可知矣。故曰熱自陰分而來，非上中焦之陽熱也；邪氣深伏陰分，混處氣血之中，不能純用養陰，又非壯火，不得任用苦寒，故以鱉甲蠕動之物，入肝經至陰之分，既能養陰，又能入絡搜邪，以青蒿芳香透絡，從少陽領邪外出，細生地清陰絡之熱，丹皮瀉血中之伏火；知母者，知病之母也，佐鱉甲青蒿而成搜剔之功焉。再此方有先入後出之妙，青蒿不能直入陰分，有鱉甲領之入也，鱉甲不能獨出陽分，有青蒿領之出也。

### （九）甘寒例

雪梨漿（溫病條辨）

以甜雪梨大者一枚，薄切，新汲涼水內浸半日，時時頻飲。

五汁飲（溫病條辨）

梨汁 勃薺汁 鮮葦根汁 麥冬汁 藕汁（或用蔗汁） 臨時斟酌多少，和勻涼服，不甚喜涼者，重湯燉溫服。

凡用甘寒法，有救津與救液之別：救津者，宜甘寒而清滋；救液者，宜甘寒而濁膩；熱傷津者，由衛而及氣，宜用清滋；熱傷液者，由營而及血，宜用濁膩，同一甘寒而用之之不同，又如此者。然又有氣津血液交傷者，則又當清滋濁膩並進，又不可拘乎成法也。大抵用甘寒最難者，只在分辨營衛氣血津液而用之，則用之斯無誤焉。而難之尤難者，又在氣津血液之間，而清滋濁膩之界限之能別其輕重緩急，若徒知用甘寒，而不求其用之之當，又安能絲絲入扣耶？本方雪梨漿與五汁飲也，皆所以清滋，皆所以救其津潤，而雪梨漿則清滋中之清滋，五汁飲則又清滋中之濁膩，雪梨漿則純乎救津，五汁飲則又救津中之液，微乎微乎，辨甘寒而至此，可謂細心若毫髮矣。

清燥救肺湯（喻嘉言） 治臍鬱喘嘔。

桑葉 三錢 經霜者 石膏 二錢 半炒 甘草 一錢 胡麻仁 一錢 炒研 阿膠 八分 人參 七分 杏仁 七分 去皮尖炒黃

枇杷葉 一片 去毛蜜炙 麥冬 二錢 二分

右九味以水一碗，煎六分，頻服二三次，滾熱服。

喻嘉言曰：「按諸氣贖鬱之屬於肺者，屬肺之燥也，而古今治鬱之方，用辛香行氣，絕無一方治肺之燥者，諸痿喘嘔之屬於上者，亦屬於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嘔屬陽明，以喘屬肺，是則痿與嘔屬之中下，而惟喘屬上者，所以亦無一方及於肺之燥也。卽喘之屬於肺者，非表卽下，非行氣卽瀉氣，間有一二而用潤劑者，又不得其肯綮。今擬此方名清燥救肺，大約以胃爲主，胃土爲肺金之母也。其天冬、知母能清金滋水，以苦寒而不用，至如苦寒降火之藥，尤在所忌。蓋肺金自至於燥，所存陰氣不過一綫耳。倘更以苦寒下其氣，傷其胃，其人尙有生理乎？誠做此增損，以救肺燥變生諸症，庶克有濟耳。」

柯韻伯曰：「古方用香燥之品以治氣鬱，不獲奏效者，以火就燥也。惟繆仲醇知之，故用甘涼滋潤之品，以清金保肺立法，喻氏宗其旨，集諸潤劑，而製清燥救肺湯，用意深，取藥當，無遺蘊矣。石膏、麥冬、稟西北之色，多液而甘寒，培肺金主氣之源，而氣可不鬱，土爲金母，子病則母虛，用甘草調補中宮主氣之源，而金有恃，金燥則水無以食氣而相生，母令子虛矣。取阿膠胡麻黑色通腎者，滋其陰以上通水生之源，而金始不孤，西方虛則東實矣，木實金平之桑葉稟東方之色，入通於肝，枇杷葉外應毫毛，固肝家之肺藥，而經霜之桑葉，非肺家之肝藥乎？損其肺者益其氣，人參之甘以補氣，氣有餘便是

火，故杏仁佐之；苦以降氣，氣降火亦降，而治節有權，氣行則不鬱，諸痿喘嘔自除矣。要知諸氣積鬱，則肺氣必大虛，若泥於肺熱傷肺之說，而不用人參，必鬱不開而火愈熾。皮聚毛落，喘而不休，此名救肺，涼而能補之謂也。若謂實火可瀉，而久服芩連，反從火化，亡可立待耳，愚所以服膺此方而深贊之。

補肺阿膠散（錢乙）

止嗽生津。

阿膠一兩半

馬兜鈴焙

惡實炒

甘草炙各一兩

杏仁七錢

右加糯米一合，水煎服。

程郊倩曰：「痰帶紅線，嗽有血點，日漸成痿。緣肺居藏之最高，葉間布有細竅，氣從此出入，呼吸成液，灌溉周身，所謂水出高源也。一受火炎，吸時徒引火升，呼時並無液出，久則肺竅俱閉，喉間或痒或瘡，肺葉遂日焦枯矣。今用阿膠爲君者，消竅療也；用杏仁大力子者，宣竅道也；用馬兜鈴者，清竅熱也；糯米以補脾，母氣足則肺自輕清無礙矣。」

沙參麥冬湯（溫病條辨）

沙參三錢

玉竹二錢

生甘草一錢

冬桑葉一錢五分

麥冬三錢

生扁豆一錢五分

花粉一錢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久熱久咳者，加地骨皮三錢。

治燥熱傷肺胃陰分，身微熱，或渴或咳，脈浮細無力，或微帶數，舌乾，邊尖紅，中有黃苔等症。夫陰虛火旺之人，其肺之津液先虛，再感秋令燥熱之氣，則陰愈虧。肺津涸，則形體萎縮，葉焦舉而氣不下降，全失其清肅之令，大便恆燥結，氣上逆則作咳，或吐類似白沫之痰，肺氣枯灼，則不能澤潤皮毛，則皮毛焦熱而膚表乾燥，水津不外佈，亦不能作汗而透解也。胃爲陽明，本主燥金，胃津既虧，燥熱復湊合，則胃之津液兩傷矣。胃爲中焦，爲水穀之化源，胃津虛者，則水先消竭不能化津，穀之濡潤之汁亦被燥熱消耗殆盡，則又何能滋生以充血液耶？故見脈細而無力也。然燥熱從外面湊合，究屬表邪，內之津液雖傷，而氣必仍須輻輳於外，此脈之所以仍浮也。水津不上潮於口，虛熱上騰，故舌乾絳，陽明熱熾，則苔色必黃，所以咳吐白沫如津唾者，胃之液，肺之津，不能滋養百脈，化生血液，則煎熬聚阻於上，咳則從口而出也。總其治法，必當兩清肺胃，兼以滋養液津，以爲作汗之源，再用清輕疏越皮毛之品，令燥熱之鬱於表分者，仍作微汗，從表而宣泄之，表氣宣泄，燥熱自不內壅，肺津胃液，遂漸恢復，肺氣一肅降，而脈皆得濡潤，則身熱口渴咳嗽均止矣。有竹參、玉竹，以清肺胃，麥冬、花粉，滋生血液之原，佐扁豆、之稟秋金涼爽之氣者，以清燥金，而祛暑熱之餘氣，復得大甘之甘草，調劑其間，成爲甘寒潤燥增液清熱之妙方。本方尤必賴桑葉之微辛，以透表宣達也，惟於津液兩虧之燥熱者宜之。若外

感秋涼之表症多者，則又逗留邪勢，而反致病內遏不解矣，此又辨治者之所宜慎焉。

益胃湯（溫病條辨）

沙參 三錢 麥冬 五錢 冰糖 一錢 細生地 五錢 玉竹 一錢五分 炒香

水五杯，煮取三杯，分二次服，滓再煎，一杯服。

按溫熱本傷陰之病，下後邪解汗出，汗亦津液之化，陰陽受傷，不待言矣。故云當復其陰，此陰指胃陰而言，蓋十二經皆稟氣於胃，胃陰復而氣降得食，則十二經之陰，皆可復矣。欲復其陰，非甘涼不可。湯名益胃者，胃體陽而用陰，取益胃用之義也。下後急議復陰者，恐將來液虧起，而成乾咳身熱之怯症也。

治陽明溫病熱病，已用下法，內實已盡去，但有餘熱，蒸灼其津液，而汗多出不止者，此宜用甘寒或甘涼潤劑，以復其津液也。津液充復，則燥熱自平，燥熱清則不蒸逼水津外泄，而汗自止矣。

清燥湯（溫病條辨）

麥冬 五錢 知母 二錢 人中黃 一錢五分 細生地 二錢 元參 三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加減 咳嗽膠痰，加沙參三錢，桑葉一錢五分，梨汁半酒杯，牡蠣三錢，牛蒡子三錢。

治溫熱病之在陽明胃府，用攻下法後，內實已去，但身熱仍在，無汗，脈不浮而但數者，此屬胃陰大傷，絕汗之化源，氣鬱不外達，壅而生熱也。法宜用甘涼法以救胃之津液，俾汗之化源充足，表氣自泄越，身熱自得從津津汗澤而解矣。本方麥冬、知母、元參以清熱救津，生地以充養血液，人中黃以清胃火，數藥合之爲甘寒大劑，尙患津液之不復，燥熱之不去耶。

吳又可咳嗽膠痰之症，而用蘇子、橘紅、當歸，病因於燥，而用燥藥非也，在溫門中不禁。按無汗而脈數，邪之未解可知，但不浮無領邪外出之路，既下之後，又無連下之理，故以清燥法增水敵火，使不致爲災，一半日後，相機易法，卽吳又可下後，間服緩劑之法也。但又可清燥湯中用陳皮之燥，柴胡之升，當歸之辛竇，津液何堪再受傷劫，以燥清燥，有是理乎？此條乃用其法，而不用其方。

三才湯（溫病條辨）

人參 三錢

天冬 二錢

乾地黃 五錢

水五杯，濃煎兩杯，分二次溫服。欲服陰者，加麥冬五味子，

欲服陽者，加茯苓炙甘草。

凡熱病久入下焦，消燦真陰，必以復陰爲主。其或元氣亦傷，又必兼護其陽，三才湯兩復陰陽，而



偏於復陰爲多者，溫熱溫疫未傳，邪退八九之際，亦有用處。暑溫未傳，亦有用復脈三甲黃連阿膠等湯之處，彼此互參，勿能偏執。蓋暑溫不列於諸溫之內，而另立一門者，以後夏至爲病暑，溼氣大動，不兼溼不得名暑溫，仍歸溫熱門矣。既兼溼則受病之初，自不得與諸溫同法，若病至末傳，溼邪已化，惟餘熱傷陰，其大略多與諸溫同法，其不同者，已另立法矣。

按本方治暑邪久熱，寢不安，食不甘，神識不清，陰液元氣兩傷，而重在宜復陰等症。夫暑邪久熱，心包早已受邪；心包既早已受暑熱之邪，而不內犯，致神昏譫妄者，病在胃而不在乎心也。然陽明燥火實熱，亦有影響及心主，而昏狂譫語者，此獨能胃熱久而不傳於心包乎？曰：陽明病有實熱虛熱二者，實熱症，能傳心包，灼傷血液，譫語昏厥，所謂燥火合勢，其勢極熱，法常用三承氣湯下之，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也；或用紫雪丹至寶丹牛黃清心丸等方，以泄心熱，開壅閉，安定心與腦神經，所謂苦寒鹹寒辛寒等法是也。若夫胃中之虛火，其勢必不劇烈，其原因爲胃中津液虧傷，而不能濟其燥熱，故熱旺而上及心包，然其邪終不從心包以內陷也。暑邪久熱，而不致神昏發瘧，譫語妄狂，而但寢不安，食不甘，神識不清者，此僅暑熱餘邪，致傷胃陰，或胃中津液虧者，感受暑熱，此種暑熱，勢本不甚劇烈，使陰分不虧之人，必無逗留久而不解之理，惟其陰虧，不能濟燥，以勝其熱，於是暑熱乃能久羈。

不去，久羈不去，則寢假必漸累及心包，暑氣本通乎心，豈有久留之暑熱，而心不受其影響者乎？心爲暑熱之邪所擾，而神乃不能安靜寧謐，故雖欲寢而不寐，不得安也。神識不清者，亦心之神明，被暑熱之濁氣蒙蔽也。食不甘者，胃中津液兩傷，水穀被其消耗，無濡潤以化行，則食物之渣滓積留，胃中滿而不思再納，故食不甘其味矣。此症雖在心，而實則在於胃也。病雖屬暑熱，而實則津液兩傷也。徒清暑熱，不救胃陰，暑熱終不自己，不生其津液，而徒治其寢食，心胃又焉能寧靜乎？故三才湯之治久羈之暑熱，乃用甘寒法者，治從其本也。人參氣津兩補，以安精神魂魄，以充旺血氣，正旺而邪熱自清矣。天冬、地黃，性味皆具甘寒，一則清火以救其陰，一則補血液，以平其熱也。津血充足，正旺神安，暑熱安能留戀而不去乎？此又甘寒中之心胃兩治法也。

### (一〇) 酸苦例

梔子豉湯（仲景）

梔子 五枚  
搗碎

香豆豉 六錢

水四杯，先煎梔子數沸，後納香豉，煮取二杯，先溫服一杯，得吐止後服。

治熱邪壅阻胸膈，身熱不清，心煩懊憹，起臥不安，欲嘔，不得嘔，既非表邪，又非中焦胃府實症，而身熱或經汗後吐後而不解者，宜此湯主之。經云：「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本方梔子味苦，

而豆豉微酸，酸苦合用，照例性能湧吐，凡汗後身熱不退，心煩懊憹，則知因胸膈間阻鬱，而氣不能暢達於表，故身熱不解也。得此湯涌吐後，胸膈寬舒，氣鬱得升達，則煩悶身熱皆解矣。夫經吐後，而仍用梔豉者，始因邪在表，而不知宣散，吐之則邪因陷阻於膈間，必再乘其機吐之而後得暢也。亦有服梔豉而不吐者，此由鬱之不甚，但氣阻而無痰水等物並阻，故但升降其氣而胸膈自寬，邪熱自達，固不須乎涌吐也，此蓋用梔豉湯之真義焉。

溫病二三日，或已汗，或未汗，舌微黃，邪已不全在肺中矣。寸脈盛，心煩懊憹，起臥不安，欲嘔不得，邪在上焦膈中也。在上者因而越之，故涌之以梔子，開之以香豉也。

瓜蒂散（仲景）

甜瓜蒂 一錢

赤小豆 二錢

山梔子 二錢

水二杯，煮取一杯，先服半服，虛者加入參蘆一錢五分。

分。

此與梔豉湯，雖同一酸苦性味，同一為涌吐之方劑，而其用又各有別：梔豉之涌吐，涌吐胸中之虛鬱煩熱；瓜蒂散之涌吐，涌吐其胸中之痰涎水火之實物也。故其主治之症，為身熱不解，心煩不安，痰涎壅盛，胸中痞塞，欲嘔不得也。甜瓜蒂、山梔、性味苦寒，苦本主降，今因胸膈間有物所阻，降之不得。

其降，則反激之而逆升矣。亦小豆之甘酸，酸本能收，今欲其收，而有物壅之使不得收，則反逆其性而泄越矣，故大吐其痰涎宿物而後快也。

此與上條有輕重之分，有有痰無痰之別，重劑不可輕用，病重藥輕，又不能了事，故上條止用梔子豉湯，快涌膈中之熱，此以痰涎壅盛，必用瓜蒂散急吐之，恐邪入包宮而成癰厥也。瓜蒂、梔子之苦寒，合赤小豆之甘酸，所謂酸苦涌泄爲陰，善吐熱痰，亦在上者因而越之之方也。

(一一) 酸苦複辛甘例

椒梅湯 (溫病條辨)

黃連 二錢

黃芩 二錢

乾姜 二錢

白芍 三錢  
生

川椒 三錢  
炒黑

烏梅 三錢  
去核

人參 三錢

枳實 一錢

分五 半夏 二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治暑熱之邪，深入厥陰，心下板實，嘔噦吐衄，寒熱下利血水，消渴，舌苔灰色，甚至聲音不出，上下格拒等症。厥陰一經，統手足厥陰而言，手厥陰心包，足厥陰肝，心包多挾心火之熱，肝木多挾腎水之寒，故厥陰症多上熱下寒寒熱並見之症象，亦有偏乎熱偏乎寒者，最宜細辨其症治之。今暑熱之邪，深入厥陰，經云：「暑氣通於心，則暑熱自應入心，而先犯乎手厥陰心包也。」心包火鬱，故症見消渴，

下利血水，心主血脈，熱擾其血脈，故下利血水也。然下利則屬寒水滲入於腸胃間也。嘔噦吐衄，亦胃寒蟲動也。心下板實，則水滯結也。而況寒熱並見，分明爲兩厥陰水火互相阻隔，陰陽內外之氣不和，有以致之。此等下寒上熱之症象，治已極難措手，況又見舌苔灰色，則中下焦之陽氣已將衰絕，溫下則礙上焦之火，不溫下焦，又無以挽將絕之真陽，其危孰甚耶！故只有於無法中求其治法，用酸苦泄鬱熱，辛甘溫陽通陽複法，以冀挽救十中之一二而已。本方烏梅、枳實、芍藥、苓連、酸苦藥也，川椒、乾姜、半夏、辛味藥也，益以人參之甘，大補元氣，合椒姜以大溫中下焦之陽，借辛味以通其格拒之氣，俾陽氣得溫，上之火熱得下交，則寒水盡化，真陰上承，暑熱自解，於治法已無餘蘊矣。

此土敗木盛，正虛邪熾，最危之候，故以酸苦泄熱，輔正驅邪，立法，據理製方，冀其轉關耳。

減味烏梅丸（溫病條辨）

半夏 黃連 乾姜 吳萸 茯苓 桂枝 白芍 川椒炒黑 烏梅

治厥陰病，久痢久瘵，或三陰瘵日久不已，病屬溼熱兩阻者，或勞則發熱，或有痞結，氣逆欲嘔，皆宜此方，此亦酸苦合辛甘法也。厥陰寒熱互病，則溼熱之蘊久者，溼兼寒化，而連乎肝腎，熱兼火化，而又連乎手厥陰心包也。故川椒溫中下之陽，吳萸桂枝溫足厥陰肝經，半夏乾姜溫中土而和胃化溼，

黃連瀉心火，白芍烏梅以和兩厥陰，斂其陰而平其熱，正合辛甘通陽，酸苦泄熱之旨，與烏梅丸原方之治，又略有差異焉。

凡厥陰病甚，未有不犯陽明者，邪不深不成三瘧，三瘧本有難已之勢，既久不已，陰陽兩傷，勞則內發熱者，陰氣傷也，痞結者，陰邪也，氣逆欲嘔者，厥陰犯陽明，而陽明之陽將憊也，故以烏梅丸治之。剛柔並用，柔以救陰，而順厥陰剛藏之體，剛以救陽，而救陽明陽府之體也。

### (一一) 鹹寒苦甘例

化斑湯（溫病條辨）

石膏 一兩 知母 四錢 生甘草 三錢 元參 三錢 犀角 二錢 白粳 一合

水八杯，煎取三杯，日三服，去渣再煎一鍾，夜一服。

此治熱邪入肌肉營血之界分，而發斑或赤或紫，神昏譫語，氣喘鼻煽，肺之化源欲竭等症之方也。此等症多由不應發汗，而誤汗傷陰，此熱邪逼血沸溢外出之象。夫溫病忌汗者，病由口鼻而入，邪不在足太陽之表，故不得傷太陽經也。時醫不知，而誤發之。若其人熱甚血燥，不能蒸汗，溫邪鬱於肌表血分，故必發斑疹也。若其人表疏，一發而汗出不止，汗爲心液，誤汗亡陽，心陽傷而神明亂，中無所

主，故神昏，心液傷而心血虛，心以陰爲體，心陰不能濟陽，則陽獨亢，心主言，故譫語不休也。且手經逆傳，世罕知之，手太陰病不解，本有必傳手厥陰心包之理，況又傷其氣血乎。

此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法也。前人悉用白虎湯作化斑湯者，以其爲陽明症也。陽明主肌肉，斑家偏體皆赤，自內而外，故以石膏清肺胃之熱，知母清金保肺，而治陽明獨勝之熱，甘草清熱解毒和中，粳米清胃熱而保胃液，白粳米陽明燥金之歲穀也。本論獨加元參犀角者，以斑色正赤，木火太過，其變最速，但用白虎燥金之品，清肅上焦，恐不勝任，故加元參啓腎經之氣，上交於肺，庶水天一氣，上下循環，不致泉源暴絕也。犀角鹹寒，稟水木火相生之氣，爲靈異之獸，具陽剛之體，主治百毒，蠱疰邪鬼瘴氣，取其鹹寒，救腎水以濟心火，托斑外出，而又敗毒辟瘟也。再病至發斑，不獨在氣分矣，故加三味涼血之品。

清宮湯（溫病條辨）

元參心三錢

蓮子心五分

竹葉捲心二錢

連翹心二錢

犀角二錢  
磨沖

連心麥冬三錢

加減法

熱痰盛，加竹瀝梨汁各五匙；咳嗽不清，加括蕒皮一錢五分；熱毒盛，加金汁人中黃漸欲

神昏，加銀花三錢；薄荷二錢；石菖蒲一錢。

治溫暑熱病，邪陷入心包，神昏譫語，或發癩厥等症。爲鹹寒甘苦法，清膈中之方也。謂之清宮者，以膈中爲心之宮城也；俱用心者，凡心有生生不已之意，心能入心，卽以清穢濁之品，使補心中生生不已之生氣，救性命於微芒也；火能令人昏，水能令人清，神昏譫語，水不足而火有餘，又有穢濁也，且離以坎爲體；元參味苦屬水，補離中之虛，犀角靈異味鹹，辟穢解毒，所謂靈犀一點通，善通心氣，色黑補水，亦能補離中之虛，故以二物爲君，蓮心甘苦鹹，倒生根，由心走腎，能使心火下通於腎，又回環上升，能使腎水上潮於心，故以爲使；逆翹象心，能退心熱，竹葉心銳而中空，能通竅清火，故以爲之佐；麥冬之所以用心者，本經稱其主心腹結氣，傷中傷飽，胃脈絡絕，試問去心，焉能散結氣，補傷中，通傷飽，續胃脈絡絕哉？蓋麥冬稟少陰癸水之氣，一本橫生，根顆連絡，有十二枚者，有十四五枚者，所以然之故。手足三陽三陰之絡，共有十二，加任之尾翳，腎之長強，共十四，又加脾之大絡，共十五，此物性合人身自然之妙也。惟聖人能體物象，察物情，用麥冬以通續脈絡，名門與天冬並稱門冬者，冬主閉藏，門主開轉，謂其有開合之功能也，其妙處全在一心之用，從古並未有去心之明文。張隱庵謂不知始自何人，相延已久，而不可改，遍考始知自陶弘景始也。蓋陶氏惑於諸心之心，能令人煩之一語，不知麥冬無毒，載在上品，久服身輕，安能令人煩者；如參朮者，草以及諸仁諸子，莫不有心，亦皆能令人煩而



悉去之哉。陶氏之去麥冬心，智者千慮之失也。此方獨取其心，以散心中穢濁之結氣，故以之爲臣。本方犀角鹹寒以清心火而安神經，佐元參以滋水濟火，合以連翹竹心蓮心之苦，麥冬之甘，以苦能降火，甘能退熱，合甘苦鹹寒以大清熱壯水泄火也。蓋病勢之火邪猖獗已甚，頃刻如焚，非大劑何以救之耶？

神犀丹（溫病條辨）

治溫熱暑疫諸病，邪不即解，耗液傷營，逆傳內陷，癰厥發狂，譫語發斑等症。但看

病人舌色乾紅，或紫絳，或硬黑，治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覺神情昏躁，而舌赤口乾者，是溫暑直入營分，酷暑之時，陰虛之體，及新產婦人，患此最多，急須用此，多可挽回，兼治痘瘡，毒重，夾帶紫斑危症，暨痘疹後，餘毒內熾，口糜咽腐，日赤神煩諸症。

犀角尖磨汁

石菖蒲 黃芩各六兩

生地絞汁

銀花如有鮮者絞汁用各十六兩

糞清卽金汁

連翹各十兩

香豉八兩

板藍根九兩以青黛代之亦可

元參七兩

花粉

紫草各四兩

各生晒研細，忌用火炒，以犀角地黃汁糞清搗和爲丸，切勿加蜜，如難丸，可將豆豉煮爛，每重三錢，如無糞清，可加入人中黃四兩研入。

經云：「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犀生於水，角生於頂，諸獸角皆有二，惟犀則獨角，故有

通天之稱，而爲神獸；性味鹹寒，其氣由腎通心而直入於腦，是以清心安腦，爲直入神經系之主藥。其功用蓋由任脈入心，以上通於腦，與羚羊角之由督脈入肝，而上通於腦者不同，故羚羊角爲安腦神經之主藥，犀角爲清心神經之主藥，此犀角之專主，不可不分清也。是以紫雪，則犀角並用，蓋因熱邪盛於內，由內而上犯於心腦，致神經擾亂，故用犀角，並入心腦，更用瀉熱重鎮之藥爲主；至寶則因內犯於心，致神經麻痺，故以腦射佐犀角，乃以開通爲主也；神犀則因外邪內陷於心，致神經昏狂，故直以犀角爲君，乃以領邪外達爲主也；津液爲熱邪耗灼，用生地之甘寒以養液，銀花甘寒微苦，以泄熱者爲臣；連翹瀉心火，板藍瀉肝火，黃芩瀉肺火，花粉瀉脾胃之火，元參瀉腎經之火，藏府之火俱瀉，則熱勢分散而衰，況更有金汁以引之下行乎？心主營血，用紫草以清血熱，仍用香豉，使內陷之邪，遂出於表而解，況有菖蒲爲嚮導，領犀角以直竄於心包，熱邪尙有留戀而不外達，神經尙有昏狂而不清醒者哉？恐西醫所注射之鹽水血清，不能敵此神功也。

犀角地黃湯（千金方） 治傷寒胃火熱甚，吐血衄血，嗽血便血，畜血如狂，漱水不欲嚥，及陽毒發斑等症。

生地黃 八錢

白芍 七錢

丹皮 一兩

犀角 一兩

每服二錢或五錢清水煎。

加減附方 因熱甚如狂者加黃芩，因怒致血者加梔子、柴胡，節庵加當歸、紅花、桔梗、陳皮、甘草、藕汁，發斑必須加大青、升麻、玄參、黃連、黃柏之類。本方去芍藥、丹皮，加大黃、黃芩、人參、麥冬、茯苓、甘草、名犀角大黃湯，治剛瘧壯熱頭疼，筋脈不能舒展。又方去芍藥、丹皮，加茵陳、茯苓、麥冬、梔子、竹葉、生姜、名犀角湯，治傷寒後伏熱在心，怔忡驚悸不得眠。

傷寒溫熱，毒菌蔓延，盤踞於陽明，繁殖於血絡，因體溫之增高，致血壓之亢進，於是乎血管被裂，衝激妄行，上爲吐衄嗽血，下爲溲便畜血，卽內經陽絡傷而血外溢，陰絡傷而血內溢之謂也。犀角爲殺菌抗毒之主藥，地黃爲清熱涼血之主藥，血管破裂必有瘀，用丹皮以行之，破而不補必難復，用白芍以補之；犯於神經必如狂，犀角所以清心安腦鎮定神經也。遏於肌肉必發斑，犀角所以入血搜毒，領邪外達也。西醫之抗毒血清，恐無此效果。內經云：「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犀角爲鹹寒聖藥，地黃之甘，丹皮之苦，芍藥之酸，火燄熾張，非用大量之水，無從撲滅；犀角與大黃正大量之水也。火之炎也，必有所寄，丹皮清心，正所以滅其爐火之原，白芍平肝，正所以去其生火之物，此取淺理以喻之也。然則經旨雖寥寥數語，凡熱病之治法，安能越此範圍；此國醫治療與方劑，其原理實亘萬古而不能磨滅，貫全球而無從顛撲，喪心病狂之徒，反欲摧而滅之，徒見其爲人類康健之敵耳。

熱甚則上越，加黃芩者，苦以泄之也；因怒則內鬱，加柴梔者，苦以發之也；血瘀而不活，加當歸、紅花，以活之；血瘀則氣滯，加陳皮、桔梗以調之。甘草爲瀉火解毒所必用，藕汁爲涼血止紅所必需，加於方中，猶之將士在前線殺敵，而精彈之運輸，後方之安謐，方無內顧之憂也。用操萬全之算也。至如壯熱頭疼，筋脈拘攣，正急性之腦膜炎，故犀角大黃湯，用犀角以抗敵安腦，二黃以逐賊清炎，生地涼血，以驅除毒菌滋生之根據，而參麥苓草亦猶逐賊抗敵，收復失地之後，用以培養地方之元氣，安撫民衆之佈置也。若遺孽潛伏，尙未肅清，則猶惴惴難安，故一面由犀角之大將領地黃之軍士，追逐殺賊而外，內部由苓麥生姜，諸維持安撫人員，率領茵梔竹葉諸警卒，以搜索潛伏之遺孽，斯則犀角湯之意也。

清榮湯（溫病條辨）

犀角 三錢

生地 五錢

元參 三錢

竹葉心 一錢

麥冬 三錢

丹砂 二錢

黃連 二錢五分

銀花 三錢

連翹 二錢  
連心川

水八杯，煮取三杯，日三服。

治脈虛夜寐不安，煩渴舌赤，時有譫語，目常開不閉，或喜閉不閉，及著入手厥陰等症。此方用者最宜注意，所謂清榮者，清營氣之熱也，故必舌赤口乾者，方可服。若苔白者，熱在氣分，已不相宜，若舌白滑者，則爲溼邪在氣分，則萬不可用矣。

夜寐不安，心神虛而陽得入於陰也，煩渴舌赤，心用恣而心體虧也。時有譫語，神明欲亂也。目常開不閉，目爲火戶，火性急，常欲開以泄其內火，且陽不下交於陰也。或喜閉不聞者，陰爲亢陽所損，陰損則惡見陽光也；故以清營湯，急清榮中之熱，而保離中之虛也；若舌白滑，不惟熱重，溼亦重矣。溼重忌柔潤藥，當於溼溫例中求之，故曰不可與清榮湯也。

調胃承氣湯（仲景）

大黃 三錢

芒硝 五錢

生甘草 二錢

治溫熱病，屬陽胃府燥實，譫語，不大便，無汗，小便不和，或純利清水，無糞者，謂之熱結旁流，皆宜用此方通之。本方遵內經熱淫於心，治以鹹寒，佐以苦甘法也。芒硝鹹寒，能潤燥軟堅，使大便通解而火自下泄，大黃苦寒以瀉胃中實火，甘草之甘，以緩硝黃之勢，使緩行下達，以去胃中之熱實也。

無汗而小便不利，則大便未定成鞭，譫語之不因燥屎可知。不因燥屎而譫語者，猶係心包絡症也。故先與牛黃丸以開內竅，服牛黃丸內竅開，大便當下。蓋牛黃丸亦有下大便之功能，其仍然不下者，無汗，則外不通，大小便俱閉，則內不通，邪之深結於陰可知，故取芒硝之鹹寒，大黃甘草之甘苦寒，不取枳朴之辛燥也。傷寒之譫語，含燥屎無他症，一則寒邪不兼穢濁，二則由太陽而陽明，溫病譫語，

有因燥屎，有因邪陷心包，一則溫多兼穢，二則自上焦心肺而來，學者常須察識，不可歧路亡羊也。熱極旁流，非氣之不通，不用枳朴，獨取芒硝入陰，以解熱結，反以甘草緩芒硝急趨之性，使之留中解結，不然，結不下而水獨行，徒使藥性傷人也。

新加黃龍湯（溫病條辨）

細生地 五錢

生甘草 二錢

人參 一錢五分  
另煎

生大黃 三錢

芒硝 一錢

元參 五錢

麥冬 五錢  
連心

當歸 一錢五分

海參 二條  
洗

姜汁 六匙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用一杯，沖參汁五分，姜汁二匙，頓服之，如腹中有響聲，或轉矢氣者，爲欲便也，候一二小時不便，再如前法服一杯，候二十四刻不便，再服第三杯，如服一杯即得便，止後服，酌服益胃湯一劑，餘參或可加入。

此處方以無可處之地，勉盡人力，不肯稍有遺憾之法也。舊方用大承氣加參地、當歸，須知正氣久耗，而大便不下者，陰陽俱憊，尤重陰液消亡，不得再用枳朴傷氣而耗液，故改用調胃承氣取甘草之緩急，合人參補正，微點姜汁，宣通胃氣，代枳朴之用，合人參最宜胃氣，加麥地、元參，保津液之難保，而又去血結之積聚，姜汁爲宣氣分之用，當歸爲宣血中氣分之用，再加海參者，海參鹹能化堅，甘能

補正。(按)海參之液，數倍於其間，其能補液可知，且蠕動之物，能走絡中血分，病久者必入絡，故以爲之使也。

此雖亦爲鹹寒苦甘法，但苦甘多而鹹寒爲佐焉，故治法亦同中略有小異。用苦甘者，重在瀉火生液也。佐鹹寒者，取以軟堅潤燥也。大概腸胃火結之燥實症，而又津液大傷，不可不攻下，而又不任攻下者，此法宜之。本方所治，爲陽明燥實，屢下不通之症。方中生地、甘草、人參、麥冬、大甘生液養津，大黃苦寒瀉火，益以芒硝之軟堅潤燥，元參海參之鹹寒大生津液，又有歸之滑潤，姜之開結，俾少火實結之邪，一鼓宣通滑泄而盡去之；譬水澗舟停，既有人力之推挽，復得潮汛之泛濫，則艘舫巨艦，中流而自在行矣。不然，雖有風帆篙手何益哉，此又攻下法中之別有法門，而爲學者之所宜究心者也。

附方

宣白承氣湯(溫病條辨)

生石膏五錢

生大黃三錢

杏仁粉二錢

栝蒌皮一錢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不知再服。

導赤承氣湯(同上)

赤芍三錢

細生地五錢

生大黃三錢

黃連二錢

黃柏二錢

芒硝一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不下再服。

牛黃承氣湯(同上)

卽用前安宮牛黃丸二丸化開，調生大黃末三錢，先服一半，不知再服。

增液承氣湯（同上） 卽於增液湯內加大黃三錢，芒硝一錢五分，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

不知再服。

陽明溫病，下之不通，其症有五，應下失下，正虛不能運藥，不運藥者死，新加黃龍湯主之。喘促不寧，痰涎壅滯，右寸實大，肺氣不降者，宣白承氣湯主之。左尺牢堅，小便赤痛，時煩渴甚，導赤承氣湯主之。邪閉心包，神昏舌短，內竅不通，飲不解渴者，牛黃承氣湯主之。津液不足，無水舟停者，間服增液，再不下者，增減承氣湯主之。經謂下不通者死，蓋下而至於不通，其爲危險可知。不忍因其危險難治，而遂棄之。茲按溫病中下之不通者，共有五因：其因正虛不運藥者，正氣既虛，邪氣復實，勉擬黃龍法，以人參補正，以大黃逐邪，以冬地增液，邪退正存一線，卽可以大隊補陰而生，此邪正合治法也。其因肺氣不降，而裏症又實者，必喘促，寸實，則以杏仁、石膏宣肺氣之痺，以大黃逐腸胃之結，此藏府合治法也。其因火府不通，左尺必現牢堅之脈，小腸熱甚，下注膀胱，小便必涓滴赤且痛也；則以導赤去淡通之陽藥，加連柏之苦通火府，大黃芒硝承胃氣而通大腸，此二腸同治法也。陽明大實不通，有消亡腎液之虞，其勢不可稍緩須臾，則以牛黃丸開手少陰之閉，以承氣急瀉陽明，救足少陰之消，此兩少陰合治法也。其因陽明太熱，津液枯燥，水不足以行舟，而結糞不下者，非增液不可服，增液兩劑，法當自



下，其或藏燥太甚之人，竟有不下者，則以增液合調胃承氣湯，緩緩與服，約二時，服半杯，沃之，此一府中氣血合治法也。

黃連阿膠湯（仲景）

黃連 四錢

黃芩 一錢

阿膠 三錢

白芍 一錢

鷄子黃 二枚

水八杯，先煮三物，取三杯，去滓，

納膠烱盡，再納鷄子黃，攪令相得，日三服。

此卽仲景黃連阿膠湯方也。本治傷寒少陰病，心火亢旺，腎水不能上承，心煩，不得臥等症。吳鞠通輩用以治溫病真陰欲竭，壯火復熾，心煩不臥，所以瀉火養陰之妙方也。黃連、黃芩、白芍、苦寒，益以鷄子黃之甘寒，阿膠之鹹寒，以合內經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之訓，其實正爲苦寒泄火，甘寒養陰法也。

此金匱治傷寒少陰病，二三日以上，心煩不得臥之主方也。二三日以上，寒變熱之時也，少陰多寐，以傳經之陽熱灼陰，故不得臥，與少陰溫病，確乎相合，陽不亢入於陰，陰虛不受陽納，衛氣留於陽，則陽氣滿，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而煩，可爲一切不寐之總綱；他如溼痰留於肺府不寐，內經則有半夏湯以通其陽，其方則以千里外之流水，揚萬遍，取五升，炊以葦薪，沸則納秫米一升，半夏

五升，炊至升半，去渣飲汁一小杯，日三服，以知爲度。煩虛不眠，仲祖則有酸棗仁湯，以和其陰，方用棗仁二升，知母、茯苓、川芎各二兩，甘草一兩，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又如胆虛不寐，本事方有鱉甲丸，鱉甲、棗仁、羌活、五味、參各等分，細末蜜丸。桐子大，每用溫酒服三四十丸。痰熱不眠，集驗方有溫胆湯，橘紅、半夏、茯苓、甘草、枳實、竹茹，振悸不眠，半夏、陳皮、甘草、芡實、茯苓、竹茹，虛勞不寐，棗仁二兩，秫米同半夏二合煮糜，入地黃汁一合，再煮，時時與服。六一散加牛黃治煩躁不眠，竹葉湯調服炒棗仁末，治脾虛不眠之類。條例甚多，總不出乎安胃和中，俾陽明之氣順，則陰陽之路，可通而已矣。

按復脈法，爲邪少虛多之治，其有陰既虧而實邪正盛，甘草卽不合拍，心中煩，陽邪挾心陽獨亢於上，心體之陰，無容留之地，故煩雜無奈，不得臥，陽亢不入於陰，陰虛不受陽納，雖欲臥得乎？此症陰陽各自爲道，不相交互，去死不遠！故以黃芩從黃連，外瀉壯火，而內堅真陰，以芍藥從阿膠，內護真陰，而外扞亢陽，名黃連阿膠湯者，取一則以禦外侮，一柔以護內主之義也；其交關變化，神明不測之妙，全在一鷄子黃，前人謂鷄子黃，僉謂鷄爲巽木，得心之母氣，色赤入心，虛則補母而已，理雖至當，殆未盡其妙；蓋鷄子黃有地球之象，爲血肉有情，生生不已，乃奠中焦之聖品，有甘草之功能而靈於甘草，

其正中有孔，故能上通心氣，下達腎氣，居中以達兩頭，有蓮子之妙用；其性和平，能使亢者不爭，弱者得振，其氣焦臭，故上補心，其味甘鹹，故下補腎，再釋家有地水風火之喻，此症大風一起，蕩然無餘，鷄子黃鎮定中焦，通徹上下，合阿膠能預熄內風之震動也。然不知人身陰陽相抱之義，必未能識仲景用鷄子黃之妙也。

按病至少陰，全以陽之微甚爲斷。故仲景少陰篇，有手足溫者可治，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手足反溫，脈緊反去，雖煩下利，必自愈。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蓋心爲君主之官，腎乃封藏之本，偶有偏勝，尙不爲害，若心中煩，不得臥，此不過下焦水陰之氣，不能上交於君火，上焦君火之氣，不能下入於水陰，於壯火毫無關涉，故用黃連阿膠湯，使已離之水火，重行既濟，若果少火悉成壯火，則見症必有口燥咽乾，或且瀉出青色水，心下痛，則仲景原有急下存陰之正法在也。

增液湯（溫病條辨）

元參 一兩

麥冬 八錢  
連心

細生地 八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口乾則與飲令盡，不便再作服。

治溫熱病陽明燥實，因其陰液已傷，不可行承氣法者，可用此湯，津液得增，而便亦自通暢矣。合調胃承氣湯，並服，亦可。此方妙在寓瀉於補，以補藥之體，作瀉藥之用，既可攻實，又可防虛，如治體虛

溫病，與因服醫藥，誤傷津液，不大便，半實半虛之實，專以此法救之，無不應手而效。

溫病之不大便，不出熱結口乾二者之外，其偏於陽邪熾甚熱結之實症，則從承氣法矣。其偏於陰虧液涸之半虛半實症，則不可混施承氣，故以此法代之。獨取元參爲君者，元參味苦鹹微寒，壯水制火，通二便，啓腎水上潮於天，其能治液乾，固不待言；本經稱其主治腹中寒熱結聚，其並能解熱結可知；麥冬主治心腹結氣，傷中傷飽，胃絡脈絕，羸瘦短氣，亦係能補能潤能通之品，故以爲之佐；生地亦主寒熱積聚，逐血痺，川細者取其補而不膩，兼能走絡也；三者合用，作增水行舟之計，故湯名增液，但非重用不爲功。

按陽明下症三法，熱結液乾之大實症，則用大承氣；偏於熱結而液不乾者，旁流是也，則用調胃承氣；偏於液乾多而熱結少者，則用增液，所以迴護其虛，務存津液之心法也。

按吳又可純恃承氣以爲攻病之具，用之得當，則效。用不得當，其弊有三：一則邪在心包陽明兩處，不先開心包，徒攻陽明，下後仍然昏惑譫語，亦將如之何哉？我知其必不救矣。二則體虧液涸之人，下後作戰汗，或隨戰後而脫。或不蒸汗，徒戰而脫。三者下後，雖能戰汗，以陰氣大傷，轉成上噉下泄，夜熱早涼之怯症，補陽不可，救陰不可，有延至數月而死者，有延至歲數而死者矣。

(一三)苦寒例

茵陳蒿湯（傷寒論）

穀疸之爲病，寒熱不食，食卽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疸，此湯主之。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水八杯，先煮茵陳減水之半，再入二味，煮成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利爲度。

柯韻伯曰：『太陽陽明，俱有發黃症，俱頭汗而身無汗，則熱不外越，小便不利，則熱不下泄，故瘵熱在裏，然裏有不同。肌肉是太陽之裏，當汗而發之，故用麻黃連翹赤豆湯爲涼散法。心胸是太陽陽明之裏，當寒以勝之，用梔子柏皮湯，乃清火法。腸胃是陽明之裏，當瀉之於內，故立本方，是逐穢法。茵陳稟北方之色，經冬不凋，傲霜凌雪，偏受大寒之氣，故能除熱邪留結，率梔子以通水源，大黃以調胃，實令一身內外瘵熱，悉從小便而出，腹滿自減，腸胃無傷，仍合引而竭之之法，此陽明利水之聖劑也。仲景治陽明渴飲有四法：本外陽轉屬者，五苓散微發汗以散水氣，大煩躁渴，小便自利者，白虎加參，清火而生津，脈浮發熱，小便不利者，猪苓湯滋陰而利水，小便不利，腹滿者，茵陳湯以泄滿，令黃從小便出，病情治法，胸有成竹矣。竊思仲景利小便，必用氣化之品，通大便，必用承氣之味，故小便不利者，必加茯苓，甚則兼用猪苓，因二苓爲氣化之品，而小便由於氣化也。茲小便不利，不用二苓者何？本論

云：「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小便故也。」斯知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用，則汗不出而渴者，津液先虛，更不可用明矣。此以推陳致新之茵陳，佐以屈曲下行之梔子，不用枳朴，以承氣與芒硝之峻利，則大黃但可以潤胃燥，而大便之不遽行可知，故必一宿而腹如減，黃從小便去而不由大腸，仲景立法神奇，匪夷所思耳。」

白頭翁湯（傷寒論）

熱痢下重者，此湯主之。

白頭翁 黃連 黃柏 秦皮 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再服。

柯韻伯曰：「三陰俱有下利症，自利不渴者屬太陰，是藏有寒也；自利渴者屬少陰，以下焦虛寒，津液不升，故引水自救也。惟厥陰下利屬於熱，以厥陰主肝而司相火，肝旺則氣上撞，心火鬱則熱利下重，滯熱穢氣，逼奔廣腸，魄門重滯而難出。內經云：暴注下迫者是矣。脈沉爲在裏，弦爲肝脈，是本鬱之徵也。渴欲飲水，厥陰病則消渴也。白頭翁臨風偏靜，長於驅風，用爲肝者，以厥陰風木，風動則木搖而火生，欲平走竅之火，必寧搖動之風，秦皮木小岑高，得清陽上升之象爲臣，是本鬱達之，所以遂其發陳之性也。黃連瀉君火，可除上焦之渴，是苦以發之；黃柏瀉相火，可止下焦之利，是苦以堅之也。治

厥陰熱利有二：初利用此方以升散火，是謂下者舉之。寒因熱用法，久利則用烏梅丸之酸以收火，佐以苦寒，雜以溫補，是謂逆之從之。隨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之平也。

附方 加味白頭翁湯（溫病條辨） 治內虛下陷，熱利下重，腹痛，脈左小右大等症。

白頭翁 三錢

秦皮 二錢

黃連 二錢

黃柏 二錢

白芍 二錢

黃芩 三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按熱注下焦，證不差必閼膿血，脈右大者，邪從上中而來，左小者下焦受邪，堅結不散之象，故以白頭翁無風而搖者，稟甲乙之氣，透發下陷之邪，使之上出，又能有風而靜，稟辛庚之氣，清能除熱，燥能除溼，溼熱之積滯去，而腹痛自止。秦皮得水木相生之氣，色碧而氣味苦寒，所以能清肝熱，黃連得少陰水精，能清上澀之熱，黃柏稟水土之精，滲溼而清熱，加黃芩白芍者，內陷之症，由上而中而下，且右手脈大，上中尚有餘邪，故以黃芩清腸胃之熱，兼清肌表之熱，黃柏黃連，但走中下，黃芩則走中上，蓋黃芩手足陽明手太陰藥也。白芍去惡血，生新血，且能調血中之氣也。仲景太陽篇有表症未罷，誤下而成協熱下利之症。心下痞硬之寒症，則用桂枝人參湯，脈促之熱症，則用葛根黃連黃芩湯，與此不同。

黃連解毒湯 治一切火熱，表裏俱盛，狂躁煩心，口燥咽乾，大熱乾嘔，錯語不眠，吐血衄血，熱甚發斑，及下後而便不實，熱仍不已者。

黃連 黃芩 黃柏 梔子

加減附方 本方去梔子名柏皮湯，治三焦實熱，用粥丸名三補丸，治三焦有火，噤燥喉乾，二便閉結，及溼痰夜熱。本方水丸，名三黃金花丸，治中外諸熱，痰多自汗，咬牙，夢語，驚悸，吐衄，淋瀝，勞嗽，骨蒸。本方加大黃名梔子金花丸，去梔子加大黃，名大金花丸，治略同。本方加半夏厚朴茯苓，名半夏黃連解毒湯，症見腹滿嘔吐，或欲作利者。本方加石膏麻黃淡豆豉，名三黃石膏湯，治傷寒溫毒，表裏俱熱，而不得汗，或已經汗下，過經不解，若下利減石膏加葛根。

陽毒火盛，表熱在於三陽，裏熱在於三焦。經曰：「壯火食氣，非用大苦大寒之品，不足以降上下內外之實火也。」本方以黃連瀉心脾之火於中焦，即所以瀉陽明，黃芩瀉肺火於上焦，即所以瀉少陽，黃柏瀉腎火於下焦，即所以瀉太陽，而以梔子之屈曲下行者，通瀉三焦之火，從膀胱而出，熱毒尙有不解者乎？大便實者，則加大黃，使火毒由二便而出。表實而無汗者，則以麻黃淡豆豉發散表邪，石膏瀉胃火而解肌，使熱毒火邪，從表裏分消，若兼痰溼而下利，則用半夏滌飲止渴，去上焦之溼，厚朴



除滿化溼，化中焦之溼，茯苓利水通竅，驅下焦之溼，此又溼熱症之良方也。劉河間於此方極爲推重，凡傷寒熱病，表裏俱熱，既不宜於發汗吐下，又不宜於和解，或既下後而熱勢尙盛，本氣損虛，而脈不實，或欲作痢，並投以此方，無不應手取效。然此方並三黃、石膏與白虎、青龍，皆所以治表裏俱熱之症。其深淺果何以分之耶？錢院使謂大青龍湯治表實壯熱，裏熱之淺在肌，三黃石膏湯治表實壯熱，裏熱之深在胃，故一以石膏佐麻桂，一以石膏佐麻豉，均發太陽之表，解陽明之裏也。大青龍湯，則更以杏、草、姜、棗佐麻黃，其意專發鬱熱之在肌也。三黃石膏湯，則更以芩連樞柏佐石膏，其意瀉熱之在胃也。白虎湯治表熱在肌，裏熱在胃，所以不用麻桂，以發太陽，專主石膏而清陽明也。解毒湯治表熱在三陽，裏熱在三焦，所以亦不以麻桂發太陽之表，亦不以石膏清陽明之裏，而專以三黃瀉上下內外之實火也。

槐花散（統上日方）

治腸風藏毒下血。

槐花 側柏葉 黑荆芥 枳壳

加減附方 本方除側柏荆芥，加當歸、黃芩、防風、地榆，並以槐角、易槐花，名槐角丸。（局方）本方加當歸、生地、烏梅、生姜，名加減四物湯。（濟生方）數方合用，去槐花，加黃連、黃柏，亦名槐角丸。（

壽世保元）本方除側柏、枳殼、加當歸、川芎、熟地、白朮、青皮、升麻，亦名槐花散。（東垣方）本方除側柏、荆芥、加黃連、槐角、防風、枳殼、皂角子、香附、甘草、木香，同豬腸煮爛搗藥末爲丸，名臟連丸。

夫大腸位居下部，下脾胃運化之糟粕，爲中宮傳導之器管，腸與血分無關也。血又何從而下？曰腸風。試問風何由而入於腸？曰藏毒。試問毒何由而走於藏？不言其所以然之理，則未易明瞭也。緣魄門爲五藏使，陰絡傷則血內溢，其所以下血，蓋因絡脈之通於腸者也。肺與大腸爲表裏，肝脈絡後陰，胞宮與大腸並域而居，以胞宮在女子爲血室，又名子宮子藏，男子爲精室，又名丹田氣海，衝任之脈，下入於胞中，實爲氣血交會之所。肺藏百脈，肝主藏血，胞爲血海，使三經之絡有傷，則血滲入於腸矣。至於腎爲胃關而主二便，胃與大腸同屬陽明，心與小腸原爲表裏，皆足以移於腸而致使血。夫風爲六淫之一，外風則由肺而入於腸，內風則由肝而入於腸，風者善行而數變，故其入於腸也較速，其餘寒與暑溼燥火之邪，必經怫鬱不解，久積於藏，蘊而成毒。傷寒論中，亦六經中皆有下血之條；惟腸風下血多清鮮，藏毒則下血多紫黯也。至於內傷便血，如因而飽食，筋脈橫解，房室勞傷，腸澀爲痔，腎脈小搏沉爲腸澀下血，心肝澀亦下血，由此以觀，則各藏有傷，皆足以移於腸而下血；但血已下於大腸，則不能復還於各藏，故必先治腸以去其標，然後治各藏以清其源。本方乃不論其腸風藏毒，治標之

劑也。槐花涼血瀉熱，直入於大腸，側柏養陰以解毒，荆芥散瘀而搜風，兼爲止血之品。更有枳壳下氣以寬腸，腸寬氣下，而血自止矣。其有加當歸、生熟地、川芎者，所以和其血也。黃連、黃芩、黃柏者，所以清其溼熱也。白朮者，所以建中而燥溼也。升麻者，所以升舉而解毒也。皂角子者，所以除風而潤燥也。防風生薑散其風寒，烏梅息其內風，香附木香青皮調氣以和血，皆所以並清其源也。地榆入腸，涼血而止血，槐角本與槐花爲同類，豬腸又爲嚮導之引使矣。

竹葉黃芩湯（溫病條辨） 治精極實熱，眼視無明，齒焦髮落，形衰體痛，通身發熱。

竹葉 三錢

黃芩 二錢

甘草 三分

麥冬 五錢

大黃 四錢

生地 四錢

芍藥 二錢

生姜 二片

茯苓 三錢

附方 本方去茯苓、大黃、芍藥、黃芩，加小麥、石膏、麻黃、大棗，名竹葉湯，治氣極傷熱咳嗽，甚則唾血，

短乏不欲食，口燥咽乾。

以上二方，爲肺腎真陰素虧，而患熱病之主方也。但竹葉湯用於初起，竹葉黃芩湯用於末傳，蓋以肺主諸氣，腎主藏精，精氣素極，熱淫於內，肺主呼吸，氣傷則喘而短乏，肺朝百脈，絡勝而甚則唾血，津燥則不能消穀，液燦則口燥咽乾，瞳子屬腎，精涸則眼視無明，齒屬骨餘，骨熱則齒爲焦槁，腦爲髓

海，腦髓受灼，則髮爲之落，骨爲體幹，骨髓消燬，則形衰體痛，精氣兩傷，非用大劑甘寒，佐以祛邪，曷足以救真陰。王太僕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正此意也。故同用竹葉以清涼退熱，地麥以滋水養陰；初起以解表爲急，故合越脾全方，發越脾氣以取汗，而以石膏爲解肌之主。所謂汗生於穀也，是乃養陰發汗，以退邪熱之法，不得以肺陰素虧，而徘徊瞻顧，不敢用麻黃也。末傳以急下爲務，故合黃芩芍藥，而以黃芩爲清熱之主藥，通利胃府以清熱，所謂薪抽釜底也。是乃增液承氣，以保津液之法，不得以腎陰素虧，而逡巡遲疑，不敢用大黃也。最堪注意者，大劑甘寒之中，佐一味辛溫之生薑，說者謂逆者從治，用以反佐，殊不知一則合大棗培脾以取汗，辛以散邪，一則合茯苓滲溼以保精，辛以潤燥，揣其用意，竹葉湯類於越脾之虛症，竹葉黃芩湯類於竹葉石膏之重症也。嗟乎！仲師以後，千金之方，誠可直接薪傳，而嘆觀止矣。

常歸瀉腎丸（錢乙） 治肝經實火，大便祕結，小便澀滯，或胸膈作痛，陰囊腫脹，凡屬肝經實火，皆宜服之。

常歸 龍胆草 黃連 黃芩 梔子仁 各一  
大黃 蘆薈 青黛 各五  
木香 二錢 麝香 五分

研另

右爲末，炒神曲糊丸，每服二十九，姜湯下。

柯韻伯曰：「肝爲相火，有瀉無補，青黛稟東方之色入通於肝，大寒之性，所以瀉其實火也。夫東實西虛，必瀉南補北，而金氣始行，故用梔子之赤色通心者，率胆草芩連以瀉火，而除胸膈之痛，佐以蘆薈之黑色通腎者，以補水而利小便，以除陰囊之腫，凡木氣鬱者必尅土，此肝火亢，則反能燥脾而實胃，故用神曲疏脾，大黃調胃，以通大便之祕結也。肝火旺則血虛，故君當歸，氣有餘便是火，故佐二香。丹溪云：「宜降氣，不宜降火。」蓋爲虛火言，此火實尅金，熱傷元氣，治節不行，允宜瀉火從芩連之例矣。夫氣焦燥，若不於大寒劑中用之，皆倒戈之輩，故必火降而氣始降，亦必氣降而火不復升，是知降氣降火，又兩相須也。」

硃砂安神丸（東垣） 治心神昏亂，驚悸怔忡，寤寐不安。

硃砂

另研

黃連

各半兩

生地黃

三錢

當歸

甘草

各二錢

右爲細末，酒泡蒸餅丸如麻子大，硃砂爲衣，每服三十丸，臥時津液下。

葉仲堅曰：「經曰：「神氣舍心，精神畢具。」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舍也。」一旦心爲君主之官，

主不明則精氣亂，神太勞則魂魄散，所以寤寐不安，淫邪發夢，輕則驚悸怔忡，重則癡妄顛狂耳。硃砂

具光明之體，赤色通心，重能鎮怯，寒能勝熱，甘以生津，抑陰火之浮游，以養上焦之元氣，爲安神之第一品。心苦熱，配黃連之苦寒，瀉心熱也；更佐地黃之寒以瀉之。心主血，用當歸之甘溫，歸心血也；更佐甘草之甘以補之。心血足則肝得所藏，而魂自安，心熱解則肺得其職，而形自正也。』

更衣丸 治津液不足，大便不通。

硃砂

五錢研如飛麵

蘆薈

七錢研細

滴好酒少許和丸，每服一錢二分，好酒下。

柯韻伯曰：『胃爲後天之本，不及固病，太過亦病，然太過復有陰盛陽虛之別焉。兩陽合明而胃家實，仲景製三承氣下之。水火不交而津液亡，前醫又製更衣丸以潤之。古人入廁必更衣，故爲此丸立名。用藥之義，以重墜下達而奏功。硃砂色赤屬火，體重象金，味甘歸土，性寒類水，爲丹祖汞母，以輸坎以填離，生水以濟火，是腎家之心藥也；配以蘆薈，黑色通腎，苦味入心，滋潤之質可轉滯胃燥，大寒之性能下開胃關，此陰中之陰，洵爲腎家主劑矣。合以爲丸，有水火既濟之理，水土合和之義，兩者相須，得效甚宏，奏功甚捷，真匪夷所思者。』

芍藥湯

(準細)

治滯下赤白，便膿血，後重諸症。

芍藥二兩

當歸

黃連各五錢

枳榔

木香

甘草各二錢

桂一錢五分

黃芩五錢

每服半兩，水煎服，痢不減，加大黃。

羅東逸曰：『本方註云：「溲而便膿血，知氣行而血止也。」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至今推爲要言，然非知本之論也。夫滯下本太陰病，長夏令行，土潤溽著，太陰本虛，暑溼不攘，土溼則木鬱，木鬱則傷土，太陰失健運，少陽失疏達，乃飲食失節不化，至秋金收令行，火用不宣，鬱蒸之久，而滯下之症作矣。是始爲暑傷氣，繼爲氣傷血，因而爲白，爲赤，爲兼赤白，下迫窘急，腐穢不去，以成後重，方以芍草爲君，用甲己化土法，先調脾，卽於土中升木，顧溼熱必傷大腸，黃連燥溼清熱，厚腸胃，黃芩清大腸火爲臣，久積必中氣逆滯，疏滯以木香，下逆以枳榔，當歸和氣血，爲佐，桂補命門，實土母，反佐，溫而行之，恐芩連之勝令也。斯少陽達，太陰運矣。若大實痛者，加大黃，用仲景芍藥湯加大黃法，以蕩腐穢，無留行矣，是方允爲下滯本方也。』

二黃湯（醫宗金鑑）

治上焦火盛，頭面大腫，目赤腫痛，心胸咽喉口舌耳鼻熱盛，及生瘡毒者。

黃芩 黃連 甘草各等分

水煎，食後服。

柯韻伯曰：「諸腫痞痛，皆屬心火，必用芩連以瀉心，然傷寒熱結於內，而心下痞者，是爲客邪，治客當急，故君大黃率芩連用麻沸湯漬，絞其汁而速驅之，不使暫留也。此熱淫於內，而上炎頭目者，是爲正邪，治之當緩，故用甘草與芩連等分同煎，漫飲以漸漬之，不傳下行也。蓋心下木虛而火實之，法當并瀉其子，土鬱奪之，而火速降矣。上焦本清而火擾之，法當先培其子，土得其令，而火邪自遠矣。芩連得大黃，不使其子令母實，芩連得甘草，又不使其母令子虛，同一瀉心，而其中又有攻補之不同如此。」

大黃黃連瀉心湯（傷寒） 治傷寒脈浮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此主之。

大黃 二兩  
黃連 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柯韻伯曰：「治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用大黃黃連瀉心湯；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用附子瀉心湯，此皆攻實之劑，與前三方名雖同而法不同矣。濡者溼也，此因妄下，汗不得出，熱不得越，結於心下而成痞。胃火熾於內，故心下有汗，而按之者知其濡溼耳。結胸症，因症發於陽，熱邪留於上焦，故其寸脈獨浮，而但頭汗出，餘處無汗，此心下痞因病發於陰，熱邪已畜於中焦，故其脈獨關上浮，



而汗但出於心下；心下者，胃口之氣，尺寸不浮，而關上獨浮，此浮爲胃實外見之徵，不得責之浮爲在表矣。子能令母實，故心下之痞不解，母實而兼瀉其子，是又治太陽陽明併病之一法也。云瀉心者，瀉其實耳。熱有虛實，客邪內陷爲實，藏氣自病爲虛，黃連苦燥也，能解離宮之虛火，不能除胃家之實邪，非君大黃之勇以瀉滌之。則客邪協內實而據心下者，漫無出路，故用一君一臣，以麻沸湯漬其汁，乘其銳氣而急下之，除客邪須急也。夫心下痞而大便鞭者，是熱結於中，當不惡寒而反惡寒；當心下有汗，而餘處皆無汗，若惡寒已罷，因痞而復惡寒，初無汗，今痞結而反出汗，是傷寒之陰邪不得散，而兩陽之熱邪不得舒，相搏於心下而成痞也。法當佐以附子，炮用而別煮，以溫其精寒，三物生用而取汁，欲急於除熱，寒熱各製而合服之，又是於偶方中用反佐之奇法也。夫結熱不速去，必成胃家之燥實，心下痞不散，必轉成爲大結胸；此二方用麻沸湯之意歟。仲景瀉心無定法，正氣奪則爲虛痞，雜用甘補辛散，若泄寒溫之品以和之，邪氣盛則爲實痞，用大寒大熱大辛大苦之味以下之。和有輕重之分，下有寒熱之別，同名瀉心而名劑不同如此。然五方中諸藥數味分量，各有進退加減，獨黃連定而不移者，以其苦先入心，中空外連，能疏通諸藥之寒熱，故爲瀉心之主劑。」

當歸六黃湯（準繩）

治婦人陰虛，有火，盜汗。

當歸 生地 熟地 黃芩 黃芪 黃連 黃柏 水煎服。

季楚重曰：『汗本心之液，其出入關於肺肝，榮分開闔，肝司之；衛分開闔，肺司之，願營衛各有所虛，則各有所汗，陽虛汗責在衛，陰虛汗責在營，然必相須爲用。衛氣不固於外，由陰氣之不藏，營氣失守於中，由陽氣之不密，故治盜汗之法有二：一由肝血不足，木不生火，而心亦虛，酸棗仁湯，補肝即以補心也。一以肝氣有餘，木反侮金而肺亦虛，當歸六黃湯，治肝以治肺也。是方當歸之辛養肝血，黃連之苦清肝火，一補一泄，斯爲主治肺火之動，由水虛無以養，生地涼營分之熱，熟地補髓中之陰，黃柏苦能堅腎，是鴻南補北之義也。肝木之實，由金虛不能制，黃芪益肺中之氣，黃芩清肺中之熱，是東實西虛之治也；惟陰虛有火，關尺脈旺者，始宜，若陰虛無氣，津脫液泄，又當以生脈六味，固陰陽之根，若用芩連柏苦寒傷胃，使金水益虛，木火益旺，有措手不及之虞矣。』

（一四）臟寒苦辛例

紫雪丹（局方） 治內外煩熱不解，猖狂叫走，發斑發黃，口瘡腳氣，瘴毒熱藥毒，及小兒驚癇。

黃金 百兩 寒水石 石膏 滑石 磁石水煎各三斤，搗煎，去渣，入後藥。升麻 元參各一斤。  
炙草 半斤 犀角 羚羊角 沉香 木香 各五斤 丁香 一兩 前搗，剉入前藥煎汁中，煎去渣，入後

藥。朴硝 硝石 各二斤 提淨，入前藥汁中，微火煎，不住手將柳木攪，候欲凝，再加入後二味。辰

砂 三兩 當門射 二兩 人前藥拌勻，合後，退火氣，冷水調服，每次三四分至一二錢。本方無黃

金，或川金箔。

此爲邪熱攻心犯腦，致神經系擾亂，用以急救之主方。蓋以其腦髓筋達於藏府肢體，故周身知覺運動，皆以腦爲總樞，而心藏爲神經之總系，心藏之精氣，上注於腦，而腦神經始能發號施令，而腦髓發源之地，則由於腎系，循脊椎督脈而上注，故吾以腎爲神經所發源，腦爲神經所根據心；藏則猶之行政機關也，西醫不知此理，故於腦病無治法，神經之所以擾亂者，則以熱邪爲之主動也。故以寒水石石膏滑石，以直瀉諸經之火爲主。腎藏爲神經所發源，則以磁石元麥滋水以補腎陰，神經系之所以擾亂，抑亦熱邪上犯之主因，且火性炎上，上者抑而下之，諸藥俱爲石質重鎮，既可以泄瀉熱邪，復足以鎮定神經也；犀角由腎而入心，以安神經之總系，俾內干之熱邪，即由內領導以外達，羚羊角由肝而入腦，以清腦神經之總樞，俾上犯之熱邪，即自上而平熄以下行。黃金丹砂，鎮心以安神經，升麻甘草，解毒以和諸藥。朴硝硝石同滑石，通利二便以逐邪，丁木沉香同射香，調達三焦以開竅，則心腦俱清，神經安靜，煩熱解而諸症愈矣。此方本金匱風引湯而化裁，瀉熱鎮定之意，皆用寒水石石膏

滑石，其所同也，甘草亦所同也。佐以升麻爲解毒之用耳。大黃則二硝之意也，龍牡卽犀羚之意也，紫石英卽丹砂黃金之意也，赤白石脂卽磁石玄參之意也，乾姜之走而不守，亦同於射香之竄，桂枝之通行四肢，亦同於丁木沈香調達其上中下三焦之氣也，其所不同之點，一則以大劑寒涼之中，用乾姜以反佐，一則以大劑重墜之中，用升麻以從治，一則因熱邪之干犯神經，在將入未入之際，故用龍牡以保護之，一則因熱邪已直犯神經，在長驅深入之時，故用犀羚以驅逐之，一爲因風邪而化熱，一爲因熱邪而動風，病原因是不異也。』（實用方劑學）

至寶丹（湯方） 治中惡氣絕，中風不語，中諸物毒，熱疫煩躁氣喘，吐逆悶亂，死胎不下，及肝肺積熱嘔吐，邪氣攻心，大腸風秘，神魂恍惚，頭目昏暈，口乾不眠，傷寒狂語，小兒諸痛，急驚，心熱猝中客忤，不得眠煩躁，風涎搐搦等症。

犀角 玳瑁 琥珀 硃砂

雄黃各一兩

龍腦 射香

牛黃各五錢

安息香一兩

金銀箔各五十張

右藥各取淨末，入安息香烱化，和煉蜜少許爲丸，每丸乾重五分，二箔爲衣，蠟壳封固，本事方多人參南星天竺黃。

心與腦既爲神經之總機關，惟邪之犯神經也。有但犯於心者，有但犯於腦者，有心腦並犯者，而

神經之受犯，有擾亂者，有麻痺者。紫雪爲心腦並受邪犯，而神經擾亂者也。至寶爲心受邪犯，而神經麻痺者也。犀角通幽燭怪，則虛靈不昧，故以爲君。安息香、安正息邪，則穢濁自除，取以爲臣。神經之所以麻痺者，必有其因，因者維何？毒與痰而已。毒攻於心，則以硃砂雄黃，寧心而解毒；痰竄於絡，則以玳瑁牛黃，宣絡而搜痰。心主血，血痺而神經亦痺，玳瑁所以行血之痺也；心藏神，邪干而神氣以浮，二箔所以鎮其浮也；此俱爲佐，而以龍腦射香，辛香走竄之品，以直入神經系爲使，則麻痺開而心藏以清，猶恐過於耗散，則元氣隨之虛脫。故本事方再加人參，可操萬全之算；再加南星竺黃，則清心滌痰之功更饒。但遇邪猶滯於肺胃，而未直入於神經系者，則當撤其肺胃之邪，而神經自清。蓋肺與心爲最近，而胃絡上通於心，不治其本而治其標，則反領邪入於心包，每致邪正交困，臨診時不可不明辨也。

### 萬氏牛黃清心丸

治溫邪內陷包絡，神昏者，以此丸爲最佳。兼治中風，痰火祕結，癱瘓眩暈，言蹇神昏，

小兒驚風痰涎，手足牽掣，痧痘火鬱等症。

山梔肉生用

真西黃五錢

淡黃芩五錢

川鬱金四錢

川黃連一兩

辰砂三錢

右藥各取淨粉，用冰雪水和神曲糊，每丸潮重四分半，乾足三分半，蠟護。

附方 本方諸藥用各一兩，加犀角、雄黃各一兩，珍珠五分，冰片、射香各二錢五分，共研細末，煉蜜

爲丸，每重一錢，金箔爲衣，蠟護，名安宮牛黃丸，主治同，而功較萬氏爲勝。又局方牛黃清心丸，用羚羊角、射香、龍腦各一兩，人參、神曲炒、蒲黃炒各二兩半，白茯苓、牛黃、柴丹、桔梗各一兩二錢，川芎、杏仁、麥炒黃各一兩二錢半，防風、白朮、白芍、麥冬、黃芩、當歸去頭，各一兩五錢，阿膠炒、乾姜炒、白蘇各一兩一錢五分，雄黃八錢，甘草五錢，炒山藥七兩，大豆黃卷炒、肉桂各七錢五分，金箔一千四百片，大棗蒸黑去皮核研膏一斤，犀角末二兩，右除棗杏仁金箔外，牛黃、龍腦、射香、雄黃、四味，研爲細末，入餘藥和勻，煉蜜入棗膏爲丸，每兩作十丸，金箔爲衣，蠟護，治心氣不足，神志不定，驚恐顛狂，語言譏妄，虛煩少睡，甚至棄衣而走，登高而歌，踰垣上屋等症。

此方治心，而實治胃，蓋胃爲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而陽明爲成溫之藪，胃絡上通於心，熱淫於胃，胃熱攻心，心臟不清，神經擾亂，設胃中有燥屎者，當用承氣以下之，汗多而煩渴者，當用白虎以清之。既非胃家之實，又非氣分之熱，則白虎承氣無所施其技矣。邪熱既陷入於心包，斷非草木所能開達，故取牛黃血肉有情幽香之品，內透包絡，並用黃連解毒加減，胃清而心亦清矣。蓋牛爲土畜，牛之生黃也，原爲牛之有病，痰涎內結，因吞吐而得日月之精華，迨腹中黃成，而牛已瘦斃矣；脾臭主香，以彼之病，攻此之病，則臭味相投，極有神功也。由胃而入於心，仍使由心而還於胃，更有黃連之瀉心

火者以清之，鬱金之通心氣者以清之，辰砂之鎮心神者以清之，三焦爲相火所寄，以梔子清相火，則相火得位，君火以清，肺爲相傳之官，以黃芩瀉肺火，則治節既行，而心主亦清，況有大涼之冰雪水，以灌其火之燄，善發之六神曲，以散其火之鬱，以幽香之神品，得相需之配合，且諸品無非直接清胃以清心者，白虎承氣之所不能治者，當推此方爲獨步，較之至寶神犀，又具有特長也。安宮牛黃，加犀角以直走神經，雄黃以解毒，珍珠以護宮城，腦射以走竄，金箔以鎮神經，則仍至寶之意。兼開竅清心。於一方之中，亦自有其專主也。局方則從仲景藜蘘丸，黃連阿膠二方，加牛黃犀角羚羊腦射雄蒲金箔諸品，用以治正氣虛損之人，感受六淫之邪，而致心腦並犯，神經系引起變態者，此乃複方中之大劑也。

犀角散（準繩）

治心痺，神情恍惚，恐畏，悶亂不得睡，志氣不寧，語言錯亂。

犀角 羚羊 人參 沙參 防風 天麻 天竺黃 茯神 升麻 獨活 遠志 麥冬 廿

草各一錢

龍齒 丹參 各五分

麝香 龍腦 各五分

右爲末，和諸藥重研，令極細，每服五分，不拘時，麥冬湯下。

按素問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以夏遇此者爲脈痺，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脈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爲心痺，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噓乾，善噫，厥氣上則恐，惟內經但敘

症狀，而無治法。後人製犀角散以治之。詳考其致病之初，則當夏令，夏爲火旺之時，火爲正邪，協以時令中之風與溼，相加爲虐，風爲虛邪，得火而愈熾，溼爲賊邪，遇火而更淫，侵擾於脈絡之中，血液因凝而不流，故脈爲之痺；當此時也，急服養血安腎之品，如人參、麥冬、茯神、遠志、龍齒、菖蒲、赤石脂、黃芪、地黃、當歸、甘草之屬。（此方名人參丸，爲治療之主方。）或爲丸劑，或爲煎劑，先事預防，病可自愈也。無奈患者不以爲意，邪雖痺於脈，猶未痺於心藏也，乃不慎而復感於邪，則實者更實，而虛者重虛，能不直犯乎宮城，而內舍入於心藏乎？心藏者，神經之司令部也。腦膜者，神經之根據地也。是故邪不得犯，犯則神經腦膜發生特異之變化，於是恍惚畏恐，鼓動不寧，語言錯亂，煩悶不睡，諸症象見焉。痰火上衝於肺，則上氣而喘，腎水不安於宅，則氣上而厥，噫氣爲擾而欲舒之象，噤乾則熱灼液枯之徵，當此風火上犯，溼熱內擾之際，不得不急以犀角定神經，羚羊清腦膜爲主。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之旨也；升麻佐犀角領邪以外達，天麻佐羚羊祛風以內熄，龍遠神丹養心血以安神，防風獨活驅風溼以通絡，沙參麥冬養液以清肺，牛黃天竺豁痰以寧心，人參以安內攘外，甘草以協和諸藥，腦射又爲直入心臟之先鋒，所以開其痺也。此方凡不論風狂癲厥疫溫痰火，而犯於神經及腦膜諸重症，均可用爲加減，後世紫雪神犀，實從此方套來。（實用方劑學）



羚羊角散(準繩) 治傷寒溫熱之陽瘧，身熱無汗，惡寒，頭項強直，四肢疼痛，煩躁心悸，睡臥不得。

羚羊角屑 犀角屑 防風 茯神 柴胡 麥冬 人參 葛根 枳殼 炙草各二錢 石膏

龍齒各五錢

右咬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渣，溫服不拘時。

附方 (1) 麥門冬散(準繩) 麥冬、地骨皮、麻黃、赤苓、黃芩、赤芍、白鮮皮、炙草、杏仁、犀角各七分半，

服法全上治瘧症之身體壯熱，項背強直，心膈煩躁，發熱惡寒，頭面赤色，四肢疼痛。

(2) 石膏散(準繩) 石膏二兩 秦芫 龍齒各一兩 犀角屑 前胡各半兩 每服五錢，水

一大盞，豆豉五十粒，葱白七莖，同煎至五分去渣，入牛黃末一字攪令均，溫服不拘時；治瘧症之

遍身壯熱，目眩頭痛。

(3) 牛黃散(準繩) 牛黃另研，麝香另研，犀角屑、羚羊、硃砂、人參、茯苓、防風、川芎、甘草、麥冬、

桂心、地骨皮、天麻，右為細末研勻，每服二錢，竹瀝調下，不拘時；治瘧症之發熱惡寒，頭項強直，四

肢拘急，心神煩躁。

(4) 濟生羚羊湯 羚羊角屑、旋覆花、紫苑、石膏、炙甘草各一兩，細辛五錢，前胡七錢五分，犀

角屑二錢五分，右藥每服三錢，加生姜三片，大棗一枚，水煎服；治暗頭風旋，眼黑昏眩，倦怠痰涎壅塞，骨節疼痛。

太陽經行一身之背，循督脈而會於腦，陽明經行一身之前，約太陽而交於額；厥陰之脈，前挾胃，而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顛。故仲景治瘧，獨取太陽陽明，而治厥獨取厥陰；西醫之所謂腦膜炎，卽瘧之一類，西醫知腦之受病，而不知腦之來路，與病之來源，所以對於瘧病，無治法也。頭項強直，四肢拘急，則瘧之形症也，心神煩躁，睡臥不得，則神經之受病也，惡寒無汗，太陽症也，周身壯熱，陽明症也，諸風掉眩，皆屬於肝，故認識太陽陽明與厥陰，則知腦之來路矣。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瘧項強，皆屬於溼，諸熱瞽瘈，諸逆衝上，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轉反戾，皆屬於熱，故認識風火溼熱之四端，則知病之來源矣。羚羊角散主治身熱無汗惡寒之瘧症，則太陽陽明之合病也。防風祛風，葛根清熱，太陽陽明之發汗藥也。風熱交煽，津液受灼，麥冬人參，生津補氣，所以助其汗源也；抑亦潤其強直拘急之根，所以除其發瘧之緣也；胃熱熾炎，用石膏以清之，肝陽浮越，用龍齒以斂之，枳殼下氣，佐石膏以折其逆上之勢，柴胡入肝，佐龍齒以通其厥陰之絡，茯神甘草，養心以瀉火，羚羊犀角，安腦以定神，直達於顛頂，誠風熱相搏成瘧之主方也。麥門冬散爲因溼釀痰，邪閉於肺，致神經受病，而致瘧，故取麻黃爲開表

逐邪之主藥，不用羚羊而用犀角，以其從肺胃而上犯，與厥陰無關，其餘諸品，亦無非清化，因溼而醞之痰熱也。石膏散則仍為太陽陽明與厥陰同治之方，石膏清陽明之熱，秦朮祛太陽之風，龍齒入肝，犀角安腦，而以葱豉協前胡以開表，牛黃佐犀角以清心也。牛黃散之主治，較之羚羊角散之症，神經麻痺，心臟衰弱，故更用射香之開，硃砂之鎮，桂心之溫，竹瀝之竄，一則四肢疼痛，一則四肢拘急，此其大要也。若濟生之羚羊湯，可知我中醫治腦，自有特效之聖藥，除用旋覆前胡紫苑石膏去其作祟之痰濁，更佐一味細辛，則又從腎經，引羚羊以直入於腦，當知腦為髓海，髓生於骨，骨生於腎，是則腦之根本來路也。（實用方劑學）

（一五）苦辛寒例

蠶矢湯（王孟英） 治霍亂吐利，轉筋腹痛，口渴煩躁，肢冷目陷，脈伏，時行急症。

晚蠶砂 五錢

木瓜 三錢

生苡仁 四錢

大豆卷 四錢

川連 二錢姜汁炒

製半夏 一錢

酒炒黃

芩 一錢

通草 一錢

吳茱萸 五分

炒山梔 二錢

地漿或陰陽水並稍涼徐服。

附方 黃芩定亂湯（王孟英）

焦山梔

炒香豉 各二錢

原蠶砂 三錢

橘紅 四錢酒水炒

蒲公英

四錢 鮮竹茹 二錢

川連 姜汁炒 六分

淡吳萸 一錢

陰陽水煎，候溫徐服，

轉筋者加生苡仁 八錢

絲瓜絡 三錢

瀉行者加木瓜 三錢

溼盛者加連翹

茵陳 各三錢

治溫病轉為霍亂，腹不痛而

肢冷脈伏，或肢不冷，口渴苔黃，小水不行，神情煩躁。

解毒活血湯 (王孟英)

連翹

絲瓜絡

淡紫菜 各三錢

石菖蒲 一錢

川連 吳萸炒 二錢

原蠶砂

地丁 益母草 各五錢

生苡仁 八錢

銀花 四錢

地漿或陰陽水煎，煮生綠豆四兩，取清湯煎藥，

和入生藕汁，或白朮根汁，或童便一杯，稍涼徐徐服，治溼暑痧邪，深入營分，轉筋吐下，肢厥汗多，脈

伏溺無，口渴腹痛，面黑目陷，勢極危險之症。

霍亂一症，寒熱俱有。傷寒論中，用理中四逆五苓輩，乃治霍亂之寒症者也。後人諸書，大都詳於寒症，而不詳於熱症。彼頭腦顛預者，對於夏秋間之因溫暑溼熱，而成霍亂者，輒用理中四逆五苓輩以治之，多致僨事而不救！尙泄泄然自詡曰：「此仲景法也。」嗚呼！寒熱之不辨，又何貴乎救人之醫，此則王孟英所著之霍亂論，其功為不可沒矣。且金匱於轉筋入腹，主以鷄矢白散，已將熱症之機露出，經所謂諸轉反戾，水液混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也；熱燦於筋，則攣瘦而痛，若寒客於筋，止為厥熱禁固，屈伸不利，所謂寒主收引，安得為轉，轉者動也，陽動而陰靜，其為熱症也明矣。王孟英從此悟來，而定蠶矢湯以治熱霍亂。鷄屬巽，取其風勝溼，以領濁邪下趨，若蠶砂乃蠶食桑葉所化，蠶

殭而不腐，得清氣於造物獨純，故其矢不臭不變，功能引濁氣下趨，又能化濁歸精，較鷄矢更優，故取以爲君；以其熄風泄溼，分清驅濁，使揮霍撩亂之情，歸於奠定也。木瓜、苡仁，去溼而舒筋，豆卷、通草，解表而通絡，半夏止嘔，黃連佐之，又用以清火豁痰，吳萸降濁最速，又所以反佐黃連，黃芩、山梔以佐黃連以清熱，而連芩又溼熱下利之良藥也。黃芩定亂湯，亦爲此方之加減，以蒲公英兼清血分之熱，解毒活血湯，則爲穢濁邪毒入於血分，故用葛蒲紫菜地丁益母等辟穢解毒，涼血清熱，三方均用蠶砂，則其義一也。（實用方劑學）

左金丸（丹溪） 治肝火燥盛，左脇作痛，吞酸吐酸，筋疝，痞結亦治禁口痢，湯藥入口卽吐。

黃連 六兩姜酒炒

吳萸 萸一兩鹽水泡 水丸。

附方加減 本方黃連一味，用吳萸水拌浸一宿爲丸，名抑青丸，大瀉肝火，亦治左脇作痛，黃連用吳萸水拌浸，同拌炒去吳萸，加木香、醋糊，名香連丸，統治熱痢。本方加芍藥，名戊己丸，亦治瀉痢。本方去吳萸加附子，名連附六一湯，治胃腕痛。本方又名菜連丸，加炒芩、蒼朮、陳皮，亦名菜連丸，治同本方。

本丸方之要義，蓋以肝居於左，肺居於右，肝屬木，而肺屬金，肝主升，而肺主降，左升太過，則右降

不及，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肝乘肺名曰縱，肝乘脾名曰橫，今因肝藏氣實，縱橫衝決，故上逆而嘔吐，下陷而作痢，中結而爲痞塞，壅於本經故左脇作痛，下爲筋疝，因厥陰之脈絡於陰器也。吞酸吐酸，言水火鬱蒸而作也。凡治療之要，實則瀉其子，故用黃連瀉心清火爲君；使火不刑金，金能制木，則肝自平，升者宜降，黃連大苦大寒之品，正所以降而平之也；寒者從治，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治熱以寒，固爲正治，然其氣上逆以寒涼直折而其氣更逆，故以吳萸之辛熱者，從其氣爲反佐，逆者宜開，用吳萸之辛以開之；辛先入肺，肺金得令，則肝木不平而自平，肝與肺相和洽，而中結自開，故能和濟以奏全功，諸恙俱平，木香附子亦無非同於此意，蒼朮芩陳復以爲佐使耳。肝位東方，而色青，高者抑而下之也，脾居中爲戊己，伐木卽以和中也。（實用方劑學）

半夏瀉心湯（傷寒）

治嘔而腸鳴心下痞者，此湯主之。

半夏半斤

黃芩

乾姜

人參各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本論云：「嘔而發熱者，小柴胡主之。卽所云傷寒中風有柴胡症，但見一症卽是，不必悉具者是也。」又云：「嘔多雖有陽明症不可攻之，可見少陽陽明合病，闔從樞轉，故不用陽明之三承氣，當從

少陽之大柴胡，上焦得通，津液得下，故大柴胡爲少陽陽明之下藥也。若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是柴胡湯症，而以他藥下之，樞機廢弛，變症見矣。少陽居半表半裏之位，其症不全發陽，不全發陰，故下後變症偏於半表者，熱入而成結胸，偏於半裏者，熱結於心下而成痞也。結胸與痞同爲鞭滿之症，當以痛爲辨，滿而鞭痛爲結胸實熱，大陷胸下之，痛隨利減；如滿而不痛者，爲虛熱痞悶，宜清火散寒而補虛；蓋瀉心湯方卽小柴胡，去柴胡加黃連乾姜湯也，不往來寒熱，是無半表症，故不用柴胡，痞因寒熱之氣互結而成，用黃連乾姜之大寒大熱者爲之兩解。且取其苦先入心，辛以散邪耳。此痞本於嘔，故君以半夏生姜，能散水氣，乾姜善散寒氣，凡嘔後痞鞭，是上焦津液已乾，寒氣留滯可知，故去生姜而倍乾姜，痛本於心火內鬱，故仍用黃芩佐黃連以瀉心也。姜善助半夏之辛，黃芩協黃連之苦，痞鞭自散，用參甘大棗者，調既傷之脾胃，且以壯少陽之樞也。《內經》云：「腰以上爲陽，故三陽俱有行心胸之病，仲景立瀉心湯以分治三陽，在太陽以生姜爲君者，以未經誤下而心下成痞，雖汗出表解，水氣猶未散，故微寓解肌之義也。在陽明用甘草爲君者，以兩番妄下，胃中空虛，其痞益甚，故倍甘草以建中，而緩其邪之上逆，是亦從乎中治之法也。在少陽用半夏爲君者，以誤下而成痞，邪已去半表，則柴胡湯不中與之，又未全入裏，則黃芩湯亦不中與之矣。未經下而胸脇苦滿，是裏之表症，用柴胡湯解

表，心下滿而胸脇不滿，是裏之半裏症，故製此湯和裏，稍變柴胡半表之治，推重少陽半裏之意耳，名曰瀉心，實以瀉胆也。」

黃連湯（傷寒） 治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主之。

黃連 甘草炙 乾姜 桂枝去皮各三兩 人參 二兩 半夏 半斤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渣，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傷寒表不發熱，而胸中有熱，是其人未傷寒時，素有蓄熱也。熱在胸中，必上形頭面，故寒邪不得上干，上焦實必中氣虛，故寒邪從脇而入胃。內經云：「中於脇則入少陽，此類是已。」凡邪在少陽，法當柴胡主治，此不往來寒熱，病不在半表，則柴胡不中與之。胸中爲君主之宮城，故用半夏瀉心加減，胸中之熱不得降，故灸上而欲嘔，胃因邪氣之不散，故腹中痛也。用黃連瀉心胸之熱，姜桂去胃中之寒，甘棗緩胸中之痛，半夏除嘔，人參補虛，雖無汗熱往來於外，而有寒熱相搏於中，所以寒熱並用，攻補兼施，仍不離少陽和解之治法耳。此症在太陰少陽之間，此方兼瀉心理中之劑。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傷寒） 治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此主之。

麻黃 三兩 連軹 二兩 赤小豆 一升 杏仁 四十粒 甘草 二兩 生梓白皮 一升 生姜 二兩 去節



## 大棗十二枚

右以潦一斗，先煮麻黃，去沫，納諸藥煎，取三升，分溫三服。

柯韻伯曰：『治太陽傷寒，妄下熱入，但頭汗出，小便不利，身體發黃，此赤小豆梓皮爲君，而冠以麻黃者，見此爲麻黃湯之壞症，此湯爲麻黃湯之變劑也。傷寒不用麻黃發汗，而反下之，熱不得越，因瘀於裏，熱邪上炎，故頭有汗無汗之處，溼熱薰蒸，身必發黃，水氣上溢皮膚，故小便不利，此心肺爲瘀熱所傷，營衛不和故耳。夫皮膚之溼熱不散，仍當發汗，而在裏之瘀熱不清，非桂枝所宜，必擇味之酸苦，氣之寒涼，而能調和營衛者；以涼中發表，此方所由製也。小豆赤色，心家穀也，酸以收心氣，甘以瀉心火，專走血分，通經絡，行津液，而利膀胱；梓皮色白，肺家藥也，寒能清肺熱，苦以瀉肺氣，專走氣分，清皮膚，理胸中而散煩熱，故以爲君，佐連翹杏仁以瀉心，麻黃生姜以開表，甘草大棗以和胃，潦水味薄而流不止，故能降火而除溼，取而煮之，半日服盡者，急方通劑不必緩也。夫麻黃一方，與桂枝各半，則小發汗，加石膏姜棗，卽於發表中清火而除煩燥，去桂枝之辛熱，加石膏之辛寒，則於發表中清火而定喘，君以文蛤，卽於發表中祛內外之溼熱，加連熱等之苦寒，卽於發表中清火而治黃，仲景於太陽中隨症加減，曲盡麻黃之長技，不拘於冬月之嚴寒而用矣。若加附子細辛之大辛熱，加附子甘草

之辛甘，亦因少陰表裏之微甚，並非爲嚴寒之時拘，醫咸謂麻黃不可輕用，安知仲景之神化哉。」

滋腎丸（東垣） 治肺痿聲嘶喉痺，咳血煩躁。

黃柏二兩 酒炒 知母二兩 酒炒 肉桂一錢

右爲細末，熟水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下。

羅東逸曰：「此丸爲腎家竭火炎而設；夫水竭則腎涸，腎涸則下泉不鍾，而陽盛於上，斯喉痺痰結煩躁之症作；火炎則金傷，金傷則澤燥高源，無以蒸响布漚，斯聲嘶咳血焦痿之症生；此時以六味補水，水不能遽生也，以生脈保金，金不免猶燥也，惟急用黃柏之苦以滋腎，則能殺龍家之沸火，是謂溶其源而安其流。繼用知母之清以涼肺，則能全破傷之燥金，是謂沛之雨而騰之露，然空水火之不相入而相射也。故益以肉桂之反佐爲用，兼以導龍歸海，於是坎盈窞而流漸長矣，此滋腎之旨也。」

柯韻伯曰：「水爲腎之體，火爲腎之用，人知腎中有水始能制火，不知腎中有火始能致水耳。蓋天乙生水，一者陽氣也，卽火也，氣爲水母，陽爲陰根，必火有所歸，斯水有所充，故反佐以桂之甘溫，引知柏入腎而奏其效，此相須之殷，亦承制之理也。」

葛根黃芩黃連湯（傷寒） 治太陽症誤下，利遂不止，喘而汗出者，此主之。

葛根 半斤

甘草 炙

黃芩 各二兩

黃連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入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柯韻伯曰：『太陽病，外症未解，而反下之，遂協熱而利，心下痞鞭。脈微弱者，用桂枝人參湯，本桂枝症，醫反下之，利遂不止，其脈促，喘而汗出者，用葛根黃連黃芩湯，二症皆因下後，外熱不解，下利不止，一以脈微弱而心下痞鞭，是脈不足而症有餘，一以脈促而喘，反汗出，是脈有餘而症不足，表裏虛實，當從脈而辨症矣。弱脈見於數下後，則痞鞭爲虛，非辛熱何能化痞而軟鞭，非甘溫無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爲君，佐以乾姜參朮；先煎四味，後內桂枝，使和中之力饒，而解肌之氣銳，是又於兩解中行權宜法也。桂枝症脈本緩，誤下後而反促，陽氣重可知，邪束於表，陽擾於內，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此暴注下迫屬於熱，與脈微弱而協熱利者不同。表熱雖未解，而大熱已入裏，故非桂枝芍藥所能和，亦非厚朴杏仁所能解矣。故君氣輕質重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肅之芩連，以止汗而除喘，用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後內諸藥，解肌之力優，而清中之氣銳，又與補中逐邪之法迥殊矣。』上條脈症是陽虛，表雖有熱而裏則虛寒，下條脈症是陽盛，雖下利不止，而表裏俱熱，同一協熱利，同是表裏不解，而寒熱虛實攻補不同。前方用理中加桂枝，而冠桂枝於人參之上。後方用瀉心加葛

根，而冠葛根於芩連之首，不名理中瀉心者，總爲表未解，故仍不離解肌之名耳。仲景製兩解方，神化莫測，補中亦能解表，涼中亦能散表，補中亦能散痞，涼中亦能止利，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矣。

小陷胸湯（傷寒） 治病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

黃連 一兩

半夏 半升

栝蒌實 大者一個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程扶生曰：『此熱結未深者，在心下，不若大結胸之高在心上，按之痛，比手不可近爲輕。脈之浮滑，又緩於沉緊，但痰飲素盛，挾熱邪而內結，所以脈見浮滑也。以半夏之辛通之，黃連之苦瀉之，栝蒌之苦潤滌之，蓋所以除熱散結於胸中也。先煮栝蒌分溫三服，皆以緩治上之法。』

程郊倩曰：『黃連滌熱，半夏導飲，栝蒌潤燥，合之以開結氣，亦名曰陷胸者。攻雖不峻，而一皆直瀉，其胸裏之實邪，亦從此奪矣。』

柯韻伯曰：『熱入有淺深，結胸分大小，心腹硬痛，或連小腹不可按者，爲大結胸，此土燥水堅，故脈亦應其象，而沉緊，止在心下，不及胸腹，按之知痛不甚硬者，爲小結胸。是水與熱結，凝滯成痰，留於膈上，故脈亦應其象，而浮滑也。穢物據清陽之位，法當瀉心而滌痰，用黃連除心下之痞實，半夏消心

下之痰結，寒溫並用，溫熱之結自平。瓜蒌實，色赤形圓，中含津液，法象於心，用以爲君，助黃連之苦，且以滋半夏之燥，洵爲除煩滌痰，開結寬胸之劑，雖同名陷胸，而與攻利水穀之方懸殊矣。○大小青龍，攻太陽之表，有水火之分，大小陷胸，攻太陽之裏，有痰飲之別，不獨以輕重論也。』

杏仁湯（溫病條辨）

杏仁 三錢

黃芩 一錢五分

連翹 一錢五分

滑石 三錢

桑葉 一錢五分

茯苓塊 三錢

白薤皮 八分

梨

皮 二錢

水三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治伏暑成瘧，寒熱日發，發時寒從背起，咳嗽頻仍，舌苔白，渴飲，脈大等症象。此係暑邪蘊伏，又外感秋風，邪蘊心肺，寢漸化熱，而肺氣遏鬱，不能宣達，雖見寒熱往來，日發如瘧，實則並非少陽經病。蓋因暑中挾溼之邪，蘊於胸膈，膈膜與腠理相通，上下陰陽失和，而表裏之氣亦不能宣達，於是衛氣并於陽則熱，并於陰則寒，陰陽互易，則寒熱迭作而成瘧矣。若用柴胡和解少陽，上焦不通達，營衛終不和諧，故終始迄無效果，不觀乎胸中有痰阻而成瘧者，非用常山等劫其痰，則瘧發不愈，況暑中挾溼之邪，阻滯膈上，豈能舍胸膈，而別求治法哉，第本症雖與痰邪，同一伏阻心胸，究之暑溼均無形之氣，非如痰實之有形，而用涌吐劫奪之峻劑可以去之；溼邪滯阻，非宣氣不能自化，暑邪遏伏，非泄熱無

以解其鬱蒸，而況外有新風，更非宣其氣機，則肺氣無由展佈，衛陽終不能復其常行之道路乎？欲清泄鬱熱，非苦寒不克施功，欲佈達化機，非辛宣無以奏效；故宜以苦辛寒法，爲對症之良劑也。杏仁蔻皮，辛中有苦，能降能開，更能宣暢氣分，而通行肺氣也。黃芩連翹，苦寒泄熱，而清心肺之伏邪，益以茯苓滑石之滲溼，梨皮之潤降，以桑葉輕清解表疏風，既能引肺氣以達表，又無發汗耗津之弊，得相需以成功，豈非內外兩解，調和陰陽營衛之妙方乎。

三石湯（溫病條辨）

飛滑石 三錢

生石膏 五錢

寒水石 三錢

杏仁 三錢

竹茹 二錢  
炒

銀花 三錢

金汁 一杯  
酒沖

白通草 二錢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溫服。

治暑溼熱邪，蔓延三焦，舌滑微黃，邪在氣分等症。用三石之寒，杏仁竹茹之苦辛，益以銀花金汁之清暑熱，通草之淡滲泄溼，而成苦辛寒法，以清泄三焦之無形暑溼，凡暑溼熱無形彌漫之邪，非此不能以收宣泄滲化之效也。

此微苦辛寒兼芳香法也，蓋肺病治法，微苦則降，過苦反過病所，辛涼所以清熱，芳香所以敗毒。

而化濁也。按三石紫雪丹中之君藥，取其得庚金之氣，清熱退暑利竅，兼走肺胃者也。杏仁通草爲宣氣分之用，且通草直達膀胱，杏仁直達大腸，竹茹以竹之脈絡，而通人之脈絡，金汁銀花，敗暑中之熱毒，著溼蔓延三焦，則邪不在一經一藏矣。故以急清肺之藏，象屬金色白，陽明之氣運，亦屬金色白，故肺經之藥，多兼走陽明，陽明之藥，多兼走肺也；再肺經通調水道，下達膀胱，肺痺開則膀胱亦開，是雖以肺爲要領，而胃與膀胱，皆在治中，則三焦俱備矣。是邪在氣分，而主以三石湯之奧義也；若邪氣久羈，必歸血絡，心主血脈，故以加味清宮湯主之，內竅欲閉，則熱邪盛也，紫雪丹開內竅，而清熱最速者也。

杏仁滑石湯（溫病條辨）

杏仁 三錢

滑石 三錢

黃芩 二錢

橘紅 一錢  
五分

黃連 一錢

鬱金 二錢

通草 一錢

厚朴 一錢

半夏 三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舌白胸痞，自利嘔惡，溼爲之也。潮熱煩渴，汗出溺短，熱爲之也。熱處溼中，溼蘊生熱，溼熱交混，非偏寒偏熱可治，故以杏仁滑石通草，先宣肺氣，由肺而達膀胱以利溼，厚朴苦溫而瀉溼滿，芩連清裏

而止溼熱之利，鬱金芳香走竅而開閉結，橘半強胃，而宣溼化痰，以止嘔惡，俾三焦混處之邪，各得分解矣。

此方治伏暑及暑溫挾溼病，三焦並受，凡見舌灰白，胸痞悶，潮熱嘔惡，煩渴自利，汗出溺短等症，均宜用之。蓋舌灰白，胸痞悶者，上焦之氣不化溼也。汗出溺短者，三焦決瀆不能宣泄也。嘔惡自利，溼注於腸胃也。更見潮熱煩渴，則心包暑熱之氣，被溼所遏伏，而不能宣達矣。故為溼熱瀰漫表裏三焦之症象，熱非苦不泄，非寒不清，溼非滲不去，非辛味不能宣化，熱伏溼中，故非苦辛寒法，不能兩使之宣泄通解，自非偏寒偏熱之症，而可施以單純之治法焉。本方有杏朴半夏之辛，能降能宣，有芩連之苦寒，能清能泄，有滑石通草之滲利，鬱金橘紅之行氣開發，俾清濁混雜之邪，暑溼鬱蒸之氣，得氣行溼化，鬱蒸解而溼著全消矣。較三石湯之開泄暑熱之鬱伏，為更進一層，豈非偏重於三焦之裏之治法乎？

黃芩滑石湯（溫病條辨）

黃芩 三錢

滑石 三錢

茯苓皮 三錢

大腹皮 二錢

白薤仁 二錢

通草 一錢

豬苓 三錢

水六杯，煮取二杯，滓再煎一杯，分溫三服。



論曰：『脈緩身痛，舌苔黃而滑，渴不多飲，或竟不渴，汗出熱解，繼而復熱，內不能運水穀之溼，外復感時令之溼，發表攻裏，兩不可施，誤認傷寒，必轉壞症；徒清熱則溼不退，徒祛溼則熱愈熾，黃芩滑石湯主之。脈緩身痛，有似中風，但不浮，舌滑不渴飲，則非中風矣。若係中風，汗出則身痛解，而熱不作矣；今繼而復熱者，乃溼熱相蒸之汗，溼屬陰邪，其氣留連，不能因汗而退，故繼而復熱，內不能運水穀之溼，脾胃困於溼也。外復受時令之溼，經絡亦困於溼矣，倘以傷寒發表攻裏之法施之，發表則誅伐無過之表，陽傷而成瘧，攻裏則脾胃之陽傷，而成洞泄寒中，故必轉壞症也。溼熱兩傷，不可偏治，故以黃芩滑石茯苓皮，清溼中之熱，薤仁豬苓，宣溼邪之正，再加腹皮通草，共成宣氣利小便之功，氣化則溼化，小便利則火腑通，而熱自清矣。』

杏仁石膏湯（溫病條辨）

杏仁 五錢

石膏 八錢

半夏 五錢

山梔 三錢

枳實汁 每次三茶匙沖

姜汁 每次三茶匙沖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溫服。

杏仁石膏開上焦，姜半開中焦，枳實則由中驅下矣。山梔通行三焦，黃柏直清下焦，凡通宣三焦之方，皆扼重上焦，以上焦爲病之始入。且爲氣化之先，雖統宣三焦之方，而湯則名杏仁石膏也。

本方治溼熱蘊釀三焦，而成黃疸，脈沉胸脘痞悶，惡心欲嘔，便結溺赤等症。按黃疸病，有陽黃陰黃之別：陽黃症，身面色黃如金，或鮮明如橘子皮，症必暴起，或由傷寒溼溫病轉化而成，此乃三焦溼熱之邪，壅阻不宜泄也；三焦屬少陽，爲水火之氣并居，乃半表半裏之界分也，雖爲半表半裏，然病亦有表裏之辨，故治法亦大有差異焉。傷寒麻黃煮酒法，治病之偏於表者也，梔子大黃茵陳蒿湯治病之偏於裏者也，茵陳五苓散治病之在不表不裏者也，然在裏症而言，又有腸胃之裏，和膜膈之裏之分，在腸胃之裏，自宜攻之，在膜膈之裏，則攻之徒傷其胃，只有宣泄氣機，清解溼熱一法，庶乎兩得其宜，去邪而不傷其正也。今黃疸而見脈沉，沉爲在裏，如見中痞嘔惡，溺赤等症，則知所謂在裏者，非腸胃之裏，而爲三焦膜膈之裏，自不能任用攻下，而宜宣泄暢利治之也。本方用山梔、石膏、枳實之苦寒，以泄熱清膜膈間之火阻，用半夏、生姜、杏仁之辛開宣泄，一以暢其氣壅，一以化其溼滯也，合之爲苦辛寒法，雖不用茵陳五苓，寧非探本之治法乎。

連翹赤豆散（溫病條辨）

治素積勞倦，再感溼溫，誤用發表，身而俱黃，不飢溺赤等症。

連翹 二錢

山梔 一錢

通草 一錢

赤豆 二錢

花粉 一錢

香豆豉 一錢

煎送保和丸 三錢

此則由他病而變黃，症係兩感，故方用連翹赤豆飲，以解其外，保和丸以和其中，俾溼溫勞倦治

逆，一齊解散矣。保和丸苦溫而運脾陽，行在裏之溼，陳皮連翹，由中達外，其行溼固然矣。兼治勞倦者何？經云：「勞者溫之。」蓋人身之動作所爲，皆賴陽氣爲之主張，精勞傷陽，勞倦者因勞而倦也。倦者四肢倦怠也。脾主四肢，脾陽傷則四肢倦而無力也。再肺屬金而主氣，氣者陽也，脾屬土而生金，陽氣雖分內外，其實特一氣之轉輸耳。勞雖自外而來，以陽既傷，則中陽不得獨運，中陽不運，是人之賴食溼以生者，反爲溼食所困，脾既困於食溼，安能不失牝馬之貞，而上承乾健乎？古人善治勞者，前則有仲景，後則有東垣，皆從此處得手，奈之何後世醫者，但云勞病，輒用補陰，非惑於丹溪一家之說哉。本論原爲外感而設，並不及內傷，茲特因兩感而略言之。

昔人謂溼邪忌表，蓋以溼爲水火鬱蒸之氣，在人身肌表，滯而不化，混處於營陰衛陽之間，只宜微汗滲利，則通其陽氣，而溼自化，並不傷及營陰也；若汗之太過，一則動其血脈之營氣，而耗傷陰液，一則虛其表，而傷其陽，溼邪之滯，本由乎陽氣之不宣化也。今再傷其氣，溼不愈滯而不化乎。本症既爲溼溫，乃溼熱兩阻之病，不知兩清解其溼熱，而誤發汗，汗則傷其陰液，營氣傷而熱蘊阻而不解矣。溼得熱蒸於肌表，而變爲身目俱黃，溺赤等症，本爲勞倦脾虛，是脾陽先衰於內，再因過汗，傷其陽氣，則內之脾氣愈傷，而水溼之勢愈困。經謂營衛皆出中焦，脾主肌肉，黃爲溼鬱於肌腠，中焦之氣愈衰，

營衛愈傷，而謂肌肉間滯阻之溼邪，而能運化乎？故成此外熱內溼，內虛外滯之症象，方以連翹赤豆散之苦寒微辛，以開壅熱於外，以保和丸消化水穀，助脾運行，以制水勝溼於內，合爲內外並解一方，而全其效力焉。

黃連白芍湯（溫病條辨） 治太陰脾瘧，寒起四末，不渴多嘔，熱聚心胸，舌苔黃濁等症。

黃連 二錢 黃芩 二錢 半夏 三錢 枳實 一錢五分 白芍 三錢 姜汁 五匙  
沖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溫服。

脾主四肢，寒起四末，而不渴，故知其爲脾瘧也。熱聚心胸而多嘔，中土病而肝木來乘，故方以兩和肝胃爲主，此偏於熱甚，故清熱之品重，而以芍藥收脾陰也。

四苓合苓芍湯（溫病條辨） 治自利不爽，欲作滯下，腹中拘急，小便短少，苔微黃濁，口不甚渴等症。

蒼朮 二錢 豬苓 二錢 茯苓 二錢 澤瀉 二錢 白芍 二錢 黃芩 二錢 廣皮 一錢五分 厚朴 二錢

木香 一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溫服，久病不再用之。

既自利矣，理當快利，而又不爽者，何蓋溼中藏熱，氣爲溼熱鬱傷，而不得暢遂其本性，故滯藏府

之中，全賴此一氣之轉輸，氣既滯矣，焉有不欲作滯下之理乎？曰欲作，作而不遂也，拘急不爽之象，橫滯之形狀也。小便短者，溼注太陰，關門不分水，膀胱不滲溼也，故以四苓散分關門，通膀胱，開支河，使邪不直注大腸，合苓芍法宣氣分，清積滯，預奪其滯下之路也；此乃初起之方，久痢陰傷，不可分利，故方後云：「久利不再用之。」（按）浙人倪涵初作瘧痢三方，於痢疾條下，先立禁汗、禁分利、禁大下、禁溫補之法，是誠見世之妄醫者，誤汗誤下，誤分利，誤溫補，以致沉痾不起，痛心疾首，而有是作也。然一概禁之，未免因噎廢食，且其三方亦何能包括痢門諸症，是安於小成，而不深究大體也。夫勤求古訓，靜與心謀，以爲可汗則汗，可下則下，可清則清，可補則補，一視其症之所現，而不可先有成見也。至於誤之一字，醫者時刻留心，猶恐思慮不及，學術不到，豈可謬於見聞而不加察哉。

加減苓芍湯（溫病條辨）

白芍 三錢

黃芩 二錢

黃連 一錢五分

厚朴 二錢

木香 一錢 煨

廣皮 二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溫服，忌油膩生冷。

治滯下已成，腹脹痛，苔黃濁症。按本方爲痢下初成之實症，一以疏利腸間溼熱爲主。

加減法 肛墜者檳榔二錢，腹痛甚欲便，便後痛減，再痛再便者，白帶加附子一錢五分，酒炒大黃

三錢，紅滯加肉桂一錢五分，酒炒大黃三錢，通爽後卽止，不可頻下，如積未淨，當減其製，紅積加歸尾一錢五分，紅花一錢，桃仁二錢，舌濁脈實，有食積者，加查肉一錢五分，神曲二錢，枳殼一錢五分。溼重者，目黃舌白不渴，加茵陳三錢，白通草二錢，滑石一錢。

(一六) 辛溫淡滲例

小半夏加茯苓湯再加厚朴杏仁方（溫病條辨）

治兩太陰暑溫，咳而且嗽，咳聲重濁，痰多不甚渴，渴

不多飲症。

半夏 八錢

茯苓塊 六錢

厚朴 三錢

生姜 五錢

杏仁 三錢

甘瀾水八杯，煮取三杯，溫服，日三服。

既咳且嗽，痰涎復多，咳聲重濁，重濁者土音也；其兼足太陰溼土可知。不甚渴，渴不多飲，則其中之口水可知，此暑溫而兼水飲者也。故以小半夏加茯苓湯，蠲飲和中，再加厚朴杏仁，利肺瀉溼，預奪其喘滿之路，水用甘瀾，取其走而不守也。

溼在上焦，爲飲爲痰，溼在中焦，爲脹爲滿；惟中焦脹滿之症，每多從咳嗽痰飲先露其端倪者。若輕者，只宜辛溫化降，氣得辛而散，飲得溫而消，固無須淡滲，再泄其水也。然三焦爲決瀆之官，行水之

道路，痰飲咳嗽之原，飲滯於上者，未有不因中下焦之水溢不去，爲其病根，不兼滲泄，焉能滌其水源，而爲廓清之道路乎？本方半夏生姜杏仁，辛以宣降其上，溫以化其飲邪，再佐厚朴之溫降，茯苓之淡滲，俾水飲開其順行之道路，上下分消，一鼓而廓清之，溼痰既去，暑邪從何處遏伏耶？此爲暑症挾溼痰之治法也。（附小半夏湯及小半夏加茯苓湯原方於後）

小半夏湯 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此湯主之。

半夏 半斤 生姜 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小半夏加茯苓湯（金匱） 治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此湯主之。

卽前法加茯苓三兩，（一法四兩）煎法同。

趙以德曰：「嘔爲痰飲動中，湧而出之，嘔盡本當渴，渴則可徵支飲之全去；今反不渴，是其飲尙留，去之未盡也。用半夏之辛溫，生姜之辛散，散其欲出之飲，則所留之邪自盡矣。半夏生姜皆味辛，可治膈上痰，心下堅，嘔逆目眩，然悸必心受水凌，必加茯苓以去水，伐腎邪，安心神也。後方加人參枳實橘皮，此由上中二焦氣弱，水飲入胃，脾不能輸歸於肺，肺不能通水道，以致停積爲痰爲宿水，吐之則

下氣因而上逆，是爲虛氣滿不能食，當補益中氣，以人參白朮爲君，茯苓逐宿水，積實調諸氣爲臣，開脾胃，宣揚上焦，發散凝滯，則陳皮生姜爲使也；其積飲既去，而虛氣塞滯其中，不能進食，此症最多。

苓桂甘朮湯（金匱）

治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此方主之。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此主之，腎

氣丸亦主之。

茯苓

桂枝

白朮

甘草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趙以德曰：『靈樞謂心胞絡之脈動則病，胸脇支滿者，謂痰飲積於心包，其病則必若是；目眩者，痰飲阻其胸中之陽，不能布水精於上也。茯苓治痰飲，伐腎邪，滲水道，故用以爲君；桂枝通陽氣，和營衛，開經絡，痰水得溫則行，故以爲臣；白朮治風眩，燥痰水，除脹滿，故以佐茯苓。然中滿者勿食甘，此用甘草何也？蓋桂枝之辛，得甘則佐其發散，復益土以制水，且得茯苓則不資滿而反泄滿，本草曰：『甘草能下氣除煩滿。』故用之也。夫短氣有微飲，此水飲停畜，呼吸不利而然也。金匱並出二方，妙義益彰。呼氣之短，苓桂甘朮湯之輕清以通其陽，陽化氣則小便能出矣。吸氣之短，用腎氣丸之重降以通其陰，腎氣通則關門自利矣。』



(一七) 苦辛淡例

半苓湯 (溫病條辨) 治足太陰寒溼，痞結胸滿，不飢不食症。

半夏 五錢

茯苓塊 五錢

川連 一錢

厚朴 三錢

通草 八錢煎湯  
煮前藥

水十二杯，煮通草成八杯，再入餘藥，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痞結胸滿，仲景列於太陰篇中。乃溼鬱脾陽，足太陰之氣，不為鼓動運行，藏病而累及府，痞結於中，故亦不能食也。故以半夏茯苓，培陽土，以吸陰土之溼，厚朴苦溫以瀉溼滿，黃連苦以滲溼，重用通草，以利水道，使邪有出路也。

二金湯方 (溫病條辨)

鷄內金 五錢

海金沙 五錢

厚朴 三錢

大腹皮 三錢

豬苓 三錢

白通草 二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溫服。

治夏秋疸病，溼熱氣蒸，外干時令，內蘊水穀，必以宣通氣分為要；失治則由黃疸而變腫脹矣。宜用苦辛淡法，以鷄內金腹皮厚朴泄滿於內，以金沙、豬苓、通草、滲水於下，脾運氣暢，溼去土氣自旺，疸脹有不悉愈乎？

宣清導濁湯（溫病條辨） 治溼溫久羈，三焦彌漫，神昏竅阻，少腹硬滿，大便不下等症。

豬苓 五錢

茯苓 五錢

寒水石 六錢

晚蠶砂 四錢

皂莢子 三錢  
去皮

此溼久鬱結於下焦，氣分閉塞不通之象；故用能升能降，苦泄滯淡滲溼之豬苓，合甘少淡多之茯苓，以滲溼利氣。寒水石色白性寒，由肺直達肛門，宣溼清熱，蓋膀胱主氣化，肺開氣化之源，肺藏魄，肛門曰魄門，肺與大腸相表裏之義也。晚蠶砂化濁中清氣，大凡肉體未有死而不腐者，蠶則殭而不腐，得清氣之純粹者也；故其糞不臭不變色，得蠶之純清，雖走濁道，而清氣獨全，既能下走少腹之濁部，又能化濁溼而使之歸清，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也。用晚者本年再生之蠶，取其生化最速也；皂莢辛鹹性燥，入肺與大腸，金能退著，燥能除溼，辛能通上下關竅，子更直達下焦，通大便之虛閉，合之前藥，俾鬱結之溼邪，由大便一齊而解散矣。二苓寒石，化無形之氣，蠶砂皂子，逐有形之溼也。

斷下滲溼湯

（溫病條辨）

治久痢帶瘀血，肛中氣墜，腹中不痛症。

枳根皮 一兩  
炒黑

生茅朮 一錢

生黃柏 一錢

地榆 二錢五  
分炒黑

赤苓 三錢

豬苓 三錢  
五分

水八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此瀉血分之法也。腹不痛，無積滯可知，無積滯可用瀉也；然腹中雖無積滯，而肛門下墜，痢帶瘀

血，是氣分之溼熱，久而入於血分，故重用樗根皮之苦燥溼，寒勝熱，瀋以斷下，專入血分，而瀋血爲君，地榆得先春之氣，木火之精，去瘀生新，茅朮黃柏赤苓豬苓開膀胱，使氣分之溼熱，由前陰而去，不致遺留於血分也；查肉亦爲化瘀而設，銀花爲敗毒而然。

橘半桂苓枳姜湯（溫病條辨）

治飲家陰吹，脈弦遲症。

半夏二兩

小枳實一兩

橘皮六錢

桂枝一兩

茯苓塊六錢

生姜六錢

甘瀾水十碗，煮成四碗，分四次，日三夜一服，以愈爲度，愈後以溫中補脾，使飲不聚爲要。其下焦虛寒者，溫下焦，肥人用溫燥法，瘦人用溫平法。

按大青龍有石膏、杏仁、生姜、大棗，而無乾姜、細辛、五味、半夏、白芍，蓋大青龍主脈洪數，面赤喉啞之熱飲，小青龍主脈弦緊不渴之寒飲也；由此類推：胸中有微飲，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苓、朮、甘、外飲治脾也；腎氣丸內飲治腎也，再胸痹門中，胸痹，心下痞，留氣結在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又何以一通一補，而主一胸痹乎？蓋胸痹因寒溼痰飲之實症，則宜通陽補之，不惟不愈。人參增氣，且致喘滿，若無風寒痰飲之外因，不內外因。但係胸中清陽之氣，不足而痹痛者。如苦讀書而妄想，好歌曲而無度，重傷胸中陽氣者，老人清陽日薄者，若再以薤白括蕪枳實滑

之渴之通之，是速之成勞也！斷非人參湯不可，學者能從此類推，方不死於句下，方可與言讀書也。

王孟英曰：『痰溼阻氣之陰吹症，實前人所未道及。』又曰：『陰吹乃婦人常有之事，別無所苦者，自亦不知爲病，況係隱微，醫更不知，相傳產後未彌月而啖葱，則有此，不可謂爲病也；惟吹之太喧而大便壅滯者，或由腸燥，或由痰阻，或由痰滯，以致府氣不通，而逼走前陰也。然亦但宜潤其燥，化其痰，宣其痰，不必治其吹也。』

金匱謂陰吹正喧，豬膏髮煎主之。蓋以胃中津液不足，大腸津液枯槁，氣不緩行，逼走前陰，故重用潤法，俾津液充足，流行，濁氣仍歸舊路矣。若飲家之陰吹，則大不然，蓋痰飲蟠居中焦，必有不寐不食，不飽，不便，惡水等症，脈不數而遲弦，其爲非津液之枯槁，乃津液之積聚，胃口可知；故用九竅不和，皆屬胃病例，峻通胃液下行，使大腸得胃中津液滋潤，而病如失矣。

(一八) 辛淡例

千金葶藶湯加滑石杏仁湯（溫病條辨） 治溼溫喘促症。

葶藶 五錢

薏苡仁 五錢

桃仁 二錢

冬瓜仁 二錢

滑石 三錢

杏仁 三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金匱謂喘在上焦，其息促，太陰溼蒸為痰，喘息不寧，故以葶藶湯輕宣肺氣，加杏仁滑石利竅而逐熱飲。若寒飲喘咳者，治屬飲家，不在此例。

(一九) 苦辛溫熱例

草菓茵陳湯 (溫病條辨) 治足太陰寒溼，舌苔滑，中焦滯痞症。

草菓 一錢 茵陳 三錢 茯苓皮 三錢 厚朴 二錢 廣皮 一錢 豬苓 二錢 大腹皮 二錢 澤

瀉 一錢 五分

水五杯，煮取一杯，分二次服。

面目俱黃，四肢常厥者，茵陳四逆湯主之。濕滯痞結，非溫通而兼開竅不可，故以草菓為君，茵陳因陳生新，生發陽氣之機最速，故以之為佐，廣皮大腹厚朴，共成瀉痞之功，豬苓澤瀉以導溼外出也；若再加面黃肢逆，則非前湯所能濟，故以四逆回厥，茵陳宣溼退黃也。

椒附白通湯 (溫病條辨) 治足太陰寒溼，舌白滑，甚則灰，脈遲，不食不寐，大便窒塞，濁陰凝聚，陽傷腹

痛，痛甚則肢逆冷症。

生附子 三錢 炒黑 川椒 二錢 炒黑 淡乾姜 二錢 葱白 三莖 豬胆汁 半燒酒杯去 渣後調入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涼服。

此苦辛熱法複方也。苦與辛合，能陽之通，非熱不足以勝重寒而回陽；附子益太陽之標陽，補命門之真火，助少陽之火熱。蓋人之命火，與太陽之陽，少陽之陽旺，行水自速，三焦通利，溼不得停，焉能聚而爲痛？故用附子以爲君，火旺則土強，乾姜溫中逐溼痺，太陰經之本藥，川椒燥溼，除脹消食，治心腹冷痛，故以二物爲臣，葱白由內而達外，中空通陽最速，亦主腹痛，故以之爲使，濁陰凝聚不散，有格陽之勢，故反佐以豬胆汁，豬水畜屬腎，以陰求陰也。胆乃甲木，從少陽，少陽主開泄，生發之機最速。此用仲景白通湯，與許學士椒附湯，合而裁製者也。

此足太陰寒溼，兼足少陰厥陰症也。白滑灰滑，皆寒溼苔也。脈遲者，陽爲寒溼所困，來去俱遲也。不食，胃陽痺也。不寐，中焦溼聚，阻遏陽氣，不得下交於陰也。大便窒塞，脾與大腸之陽不能下達也。陽爲溼困，反遜位於濁陰，故濁陰得以蟠居中焦而爲痛也。凡痛，皆邪正相爭之象，雖曰陽困，究竟陽未絕滅，兩不相下，故相爭而爲痛也。椒附白通湯，齊通三焦之陽，而急驅濁陰也。

杏仁薏苡湯

(溫病條辨)

治風著寒溼，雜感混淆，氣不主宣，咳嗽頭脹，不飢，舌白，肢體若廢等症。

杏仁 三錢

薏苡 三錢

桂枝 五分

生姜 七分

厚朴 一錢

半夏 一錢

防己 一錢

白茯苓 二錢

水五杯，煮三杯，滓再煮一杯，分溫三服。

厚朴草葉湯（溫病條辨）

治溼蘊苔白，脘悶，寒起四末，渴喜熱飲等症。

厚朴一錢五分

杏仁一錢五分

草葉一錢

半夏二錢

茯苓塊三錢

廣皮一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溫服。

中焦之病，脾胃正當其衝，偏於熱者胃受之，法則偏於救胃，偏於溼者脾受之，法則偏於救脾；胃陽腑也，救胃必用甘寒苦寒，脾陰臟也，救脾必用甘溫苦辛，兩平者兩救之。

此熱少溼多之症，舌白脘悶，皆溼爲之也，寒起四末，溼鬱脾陽，脾主四肢，故寒起於此，渴熱也，當喜涼飲，而反喜熱飲者，溼爲陰邪，瀰漫於中，喜熱以開之也，故方法以苦辛通降，純用溫開，而不必苦寒也。

蓋落湯（外台）

治一切心胃肝氣痛、小腸疝氣等症。

石菖蒲 高良姜 香附子 陳皮 吳茱萸 加入香油三五滴

此方卽良附丸之變劑也。凡俗云：「心痛者，乃胞絡受病。」如胃脘作痛，肝氣刺痛，小腸疝氣，氣上衝心，岌岌乎欲內犯神明者也。若真心痛，手足青至節，則不治矣。本方爲寒氣久積，或寒邪暴犯，致

一發而痛不可忍，故以石菖蒲之開心益智仁爲君。或曰：「邪氣既欲內犯，反用菖蒲以開之，不虞邪之深入也。」殊不知藏氣不足者，當補其母，而肝爲心之母。經云：「肝苦急急辛以補之。」菖蒲味辛溫，且能驅散寒邪，心氣足而寒邪散，則神明內安矣。況有高良姜之辛溫散邪，吳茱萸之苦溫降逆者爲臣，香附陳皮行氣調中者爲佐，更以香油爲使。香油者，藁薤子之油也，凡子速於下氣，油則浮於水面，俾藥湯飲入於胃，引厥氣而直下，則湯才落蓋而頃刻病除矣。（實用方劑學）

三層茴香丸（準繩）  
統治癩疝，此方雖數十年之久，陰囊腫大如升如斗，甚者大如栲栳，服之皆可除根。

大茴香鹽拌  
炒

川棟子去核  
炒

沙參 木香各一兩

爲末，水煮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三錢，空心鹽湯下，日三服，服完，接服第二層，此名第一層。第二層前方加華撥一兩，檳榔五錢，丸法如前，再不愈，接服第三層，第三層卽二方加入茯苓四兩，川附一兩，丸法如前。

附方 疝氣諸方  
(1) 濟生橘核丸（橘核、川棟、海帶、海藻、昆布、桃仁各二兩，延胡、厚朴、枳實、木通、桂心、木香各五錢。）



(2) 荔枝散 (準繩) (荔枝核十四枚燒灰，沉香、大茴香炒、木香、青鹽、食鹽各一兩，川棟子、小茴香各二錢，爲末，每服三錢，酒調下。)

(3) 荔枝橘核湯 (沈氏尊生) (荔枝、橘核、桃仁、山查、延胡、白茯苓、白朮、枳殼、甘草。)

(4) 苦棟散 (沈氏尊生) (木香、川棟子、巴豆拌炒、去巴豆、茴香鹽炒，等分爲末，每服二錢，酒調下。)

(5) 蟠葱散 (局方) (蒼朮、甘草各一錢，三莖、莢、茯苓、青皮各七分，丁香、砂仁、檳榔各五分，延胡、肉桂、乾姜各二分，共爲末。加葱白一莖煎服。)

(6) 蠲痛丸 (沈氏尊生) (延胡一兩，川棟肉、茴香各五錢，白朮頭末、當歸、良姜、青皮、木香、烏藥各二錢五分，全蠍七個，姜汁糊丸，酒送下。)

(7) 二香丸 (沈氏尊生) (木香、香附各三兩，查肉二兩，三莖、莢、醋炒、姜黃、南星各一兩，黃連炒、吳萸、橘核、桃仁、山梔各五錢，姜汁糊丸。)

(8) 木香散 (準繩) (木香、陳皮、良姜、訶子、乾姜、枳實各四錢，草菓、黑丑、川芎各九錢，水煎服。)

(9) 寶鑑當歸四逆湯 (歸尾七分，附子、官桂、茴香、柴胡各五分，白芍五分，延胡、川棟、茯苓各

三分，澤瀉二分，水煎。）

(10) 聚香飲（沈氏尊生）

（乳香、沉香、檀香、藿香、木香、丁香各八分，姜黃、烏藥、桔梗、肉桂、甘草、

延胡各四分，姜三片，棗二枚。）

疝氣者，小腹墜痛，控引臑丸。見症於肝，而原於任脈，故經謂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經言七疝，衝狐厥癰瘕瘕也。經云：「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言氣上衝心，二便不通，能上而不能下也。」（木香散治之）又云：「肝所生病爲狐疝，言臥則入腹，立則入囊也。」（仲景用蜘蛛散，後人用二香丸。）又云：「黃脈（卽脾脈也。）之至也，大而虛，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言脾受肝制，氣逆上升也。」（寶鑑當歸四逆湯苦楝散。）又云：「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癰疝，言小腸膀胱之邪傳爲癰疝，囊丸腫大如栲栳，頑痺不仁也。」（三層茴香丸，荔枝散。）又曰：「脾傳之腎，病名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言脾失運化，傳於腎藏，分泌失職，則瘕聚成形，痛出白淫，而爲疝瘕也。宜烏頭梔子橘核桃仁吳萸之類。」又曰：「足陽明之筋病瘕疝腹筋急。」又曰：「肝脈滑甚爲瘕疝，此亦言肝邪犯胃，或至潰膿下血也。」（荔枝橘核湯橘核散）又曰：「腎脈滑甚爲瘕瘕，」又云：「厥陰之陰甚，腹脹不通，爲瘕瘕疝，內裏膿血而小便也。」（作淋症治加行氣行瘀之品。）以

上則內經所言七疝之症狀也。金匱論疝，則主於寒，至巢氏分厥（厥逆心痛）瘕（氣積如臂）寒（食冷腹痛）氣（乍滿乍減）盤（臍旁作痛）腑（臍下有積）狼（腹痛引陰大便難）七種。張子和則分寒（囊冷如石，陰莖不舉）水（囊丸水晶，溼痒出水）筋（莖痛筋急，或挺縱不收）血（狀如黃瓜，在小腹兩旁）氣（上連腎，下及囊，因怒氣脹）狐癩（此同內經）七種。謂諸疝不離乎肝，以肝脈絡陰器故也。朱丹溪則又偏於溼火鬱遏爲言。如云：「素問而下，皆以疝爲經絡有寒，收引則痛，不知始由溼熱壅遏在經，又感外寒溼熱，被鬱不得疏散故痛。」又推其原曰：「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大勞則火起於脾，火鬱溼生，濁液凝聚，滲入血隧，流於厥陰，肝性急速，爲寒所束，宜其痛矣。」士材論寒則多痛，熱則多縱，溼則腫墜，虛亦腫墜，在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凡此諸說，皆足以補前人之未備也。總之上攻者，衝脈之爲病，下注者，任脈之爲病，偏墜者，小腸之爲病，閉癰者，膀胱之爲病，卵痛出白者，腎藏之爲病，至如筋急囊腫，癢聚潰膿，無非肝胃之爲病，辨症以探其因，分經以求其治。歷來皆以疝氣爲頑固難療之病，其實亦何難之有？是醫者之不肯費腦以抽討耳。今以三層茴香丸，作爲統治寒氣諸症之總括，濟生橘核丸，作爲統治溼熱諸疝之總括，而以其餘諸方，以禦變化可也。大茴香辛香溫通，可以散寒，可以行氣，入陽明厥陰少陰諸經，

用以爲君，木香苦溫，可以散結，可以調氣，入陽明厥陰三焦諸經，用以爲臣，沙參甘苦微寒，獨入肺經，肺主諸氣，調氣必先調肺，且以監制溫燥之性，用以爲佐，川棟子苦辛酸澀，可以入絡，可以定痛，直達腎囊爲使，下以鹽湯，引以下行也。病之輕淺，一層而自愈，較重者，再加華撥，佐茴香以散寒溼，楫榔佐木香以利諸氣，此則二層之溫通也；其重而深者，則更加茯苓伐腎邪以化水氣，川附通經絡以逐寒溼，層層相因，病雖根蒂深固，何患其不能逐漸拔除也？耶濟生橘核丸，亦用橘核川棟，直達腎囊，木香厚朴，行氣除脹，桃仁延胡，調血化瘀，帶藻昆布，利溼消痰，枳實木通，破氣宣絡，用一味大辛大溫之肉桂，溫通血脈，以逐寒邪，亦同於茴香丸之用沙參，氣行於肺，氣化於腎，一上一下，調氣之能事盡矣。荔枝散，溫通之劑也，荔枝橘核湯，用於血氣與食積之平劑也，苦棟散，卽茴香丸之第一層法也，蟠葱散，暴感寒溼之邪，以致血氣凝滯之劑也；蠲痛丸，亦爲溫通血氣之劑；二香丸則因氣血痰滯流通之劑也。寶鑑當歸四逆湯，亦爲溫通氣血之劑；聚香丸，則完全爲流氣之劑也；惟久病元虛者，必須佐以參耆，溼熱下陷者，必須佐以升柴，余平時每月用仲景當歸四逆湯，四逆散，五苓散，及金鈴子散，酌加疝氣門中如茴香荔枝橘核諸品，出入進退，亦運用自如耳。（實用方劑學）

加味附子理中湯

（溫病條辨）

治自利腹滿，小便清長，脈濡而小，病在太陰，宜用溫臟法者。

白朮 三錢 附子 二錢 乾姜 二錢 茯苓 三錢 厚朴 二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溫服。

理中不獨溼困太陰宜用，每見夏日傷冰瓜果，立時發痢者，只有寒溼，并無熱症，小兒尤多此症，小便亦或短赤，不可拘執，宜用理中，甚則加附子，瓜果積加丁香、草果，下利滯溼者，加當歸，其有誤用尅伐者，則人參又當倍矣。上焦有暴溼，或嘔者，反佐姜少許。

此偏於溼合臟陰無熱之症，故以附子理中湯去甘守之人參、甘草，加通運之茯苓、厚朴。

朮附湯 (溫病條辨) 治濁溼久留，下注於肛，氣閉肛門，墜痛，胃不喜食，舌苔腐白等症。

生茅朮 五錢 人參 二錢 厚朴 三錢 生附子 三錢 炮姜 三錢 廣皮 三錢

水五杯，煮成兩杯，先服一杯，約三時再服一杯，以肛痛愈爲度。

此濁溼久留腸胃，致腎陽亦困，而肛門墜重也。肛門之脈曰尻，腎虛則痛，氣結亦痛，但氣結之痛有二：寒溼熱溼也。熱溼氣實之墜痛，如滯下門中，用黃連、檳榔之症是也。此則氣虛而爲寒溼所閉，故以參附峻補腎中元氣之氣，姜朮補脾中健運之氣，朴橘行濁溼之滯氣，俾虛者充，閉者通，濁者行，而墜痛自止，胃開進食矣。

溫脾湯（溫病條辨） 治三陰溼瘧，腹脹不渴，嘔水等症。

草菓 二錢 桂枝 三錢 生姜 五錢 茯苓 五錢 蜀漆 三錢 厚朴 三錢

水五杯，煮兩杯，分二次溫服。

三瘧本係深入臟真之痼疾，往往經年不愈，現脾胃症，猶屬稍輕，腹脹不渴，脾寒也；故以草菓溫太陰獨勝之寒，輔以厚朴消脹。嘔水者，胃寒也，故以生姜降逆，輔以茯苓滲溼而養正，蜀漆乃常山苗，其性急走瘧邪，導以桂枝，外達太陽也。

### （二〇）苦辛通例

小承氣湯（仲景） 治汗後微發熱，不惡寒，或小便數而大便鞭，讞語者，與此湯微和胃氣。

大黃 三錢 厚朴 去皮尖一錢五分 枳實 三錢

三味合煮，分溫二服，初服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再服。

柯韻伯曰：「諸病皆因於氣，穢物之不去，由於氣之不順也。故攻積之劑，必用氣分之藥，因以承氣名湯。方分大小，有二義焉：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爲君，名大承氣；大黃倍厚朴，是氣藥爲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大泄下也，因名曰大；味寡性緩，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因名曰小。且煎法

更有妙義，大承氣煮枳朴去渣，內大黃再煮，後內芒硝何哉？蓋生者氣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若小承氣以三味同煎，不分次第，同一大黃，而煎法不同，此可見仲景微和之意也。」

喻嘉言曰：「在傷寒症，腹滿可下，胸滿不可下，須知所謂胸滿，謂其邪尚在表，故不可下，此症入裏之熱積極重，匪可比倫，況陽熱至極，陰血立至消亡，即小小下之，尚不足以勝其陽，救其陰，故取此湯，以承續一線之陰氣，陰氣不盡為陽熱所劫，因而得生者多矣。」

張隱菴曰：「傷寒六經，只陽明少陰有急下症。蓋陽明稟悍熱之氣，少陰為君火之化，在陽明而燥熱太甚，緩則陰絕矣；在少陰而火氣猛烈，勿戢將自焚矣，非腸胃之實滿也。若實在腸胃者，雖十日不更衣，無所苦也。」

陳元蔚曰：「承氣湯有起死回生之功。惟喜讀仲景書者，方知其妙，俗醫以滋潤之脂麻油、火麻仁、當歸、郁李仁、肉苳蓉等代之，徒下其糞，而不能蕩滌其邪，則正氣不復，不能大瀉其火，則真陰不復，往往死於糞出之後，於是咸相戒曰：「潤腸之品，且能殺人。」而大承氣湯更無論矣。甚矣哉！大承氣功用，盡為庸耳俗目所掩也。」

綜上諸說而觀之，則大承氣之功用盡矣。惟余以爲此皆從理論上立言，尙未盡承氣之實際功效。夫大承氣藥僅四味，其間枳朴所以降泄其氣，大黃所以降心火，泄血熱，而蕩滌腸胃中實結，尤重在芒硝一味，能使堅硬者軟化，燥結者溶解，俾得由腸胃排泄而出，合成推蕩燥火結實之功效，令腸胃滯結之實邪，一鼓而廓清之，何以知腸胃有燥熱實結，曰潮熱，手足戢然汗出，腹滿拒按，故知也。此殆用承氣之標準法歟。

中湯（溫病條辨） 治卒中寒溼，內挾穢濁，眩暈欲絕，腹中絞痛，或沈遲或伏，吐利不得，甚則轉筋，四肢發厥，俗名發痧，又名乾霍亂症。

蜀椒 三錢炒出汗

淡乾姜 四錢

厚朴 二錢

檳榔 二錢

廣皮 二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兼轉筋者，加桂枝三錢，防己五錢，薏仁三錢，厥者加附子二錢。

按此症夏日溼蒸之時最多，中陽本虛，內停寒溼，又爲蒸騰穢濁之氣所干，山、口、鼻而直行中道，其致腹中陽氣受逼，所以相爭而爲絞痛。胃陽不轉，雖欲吐而不得，脾陽困閉，雖欲利而不能，其或經絡亦受寒溼，則筋如轉索，而後者向前矣。中陽虛而肝木來乘則厥，俗名發痧者何？蓋以此症病來迅速，或不及延醫，或醫亦不識，相傳以錢，或用磁碗口蘸姜湯，或麻油刮其關節，刮則其血皆分，住則復



合，數數分合，動則生陽，關節通而氣得轉，往往有隨手而愈者。刮處必現血點，紅紫如沙，故名沙也。但刮後須十二時不飲水，方不再發。不然則留邪在絡，稍受寒發，則舉發矣，以其欲吐不吐，欲利不止，而腹痛，故名乾霍亂。其轉筋名轉筋火者，以常發於夏月，夏月火令，又病迅速如火也。其實乃伏陰與溼相搏之故。以大建中之蜀椒，急驅濁陰下行，乾姜溫中，去人參膠飴者，畏其滿而守也，加厚朴以瀉溼中濁氣，檳榔以散結氣，直達下焦，廣皮通行十二經之氣，改名救中湯。急驅濁陰，所以救中焦之真陽也。九痛丸一面扶正，一面驅邪，其驅邪之功速，故亦可服。

九痛丸（金匱） 治同前。

附子 三兩

生狼牙 一兩

人參 一兩

乾姜 一兩

吳茱萸 一兩

巴豆 一兩去皮心

熬磁如膏

蜜丸，梧子大，酒下。強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服。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並冷衝上氣，落馬墜車，血病等症，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內經有五臟胃府心痛，並痰蠱食積，卽爲九痛也。心痛之因，非風卽寒，故以乾姜附子驅寒壯陽，吳茱萸能降肝藏濁陰下行，生狼牙善驅浮風，以巴豆驅逐痰蠱陳滯之積，人參養正去邪，因其藥品氣血皆入，補瀉攻伐皆備，故治中惡腹脹痛等症。附錄外台走馬湯，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苦辛

熱法。沈目南注云：「中惡之症，俗謂絞腸烏痧，卽穢臭惡毒之氣，直從口鼻入於心胸腸胃，藏府壅塞。正氣不行，故心痛腹脹，大便不通，是爲實症。非以六淫侵入而有表裏清濁之分，故用巴豆極熱大毒峻猛之劑，急攻其邪，佐杏仁以利肺與大腸之氣，使邪從後陰，一掃盡除，則病得愈。若緩須臾，正氣不通，榮衛陰陽，機息則死。」是取通則不痛之義也。

外台走馬湯

巴豆二枚去心皮熬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綿纏槌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老小弱強量之。

通治飛尸鬼擊病。（按）醫方集解中治霍亂，用陰陽水一法，有協和陰陽，使不相爭之義。又治乾霍亂，用鹽湯探吐一法，蓋閉塞至極之症，除針灸之外，莫如吐法，通陽最速。夫嘔厥陰氣也，寒痛太陽寒水氣也，否冬象也，冬令太陽寒水，得厥陰氣至，風能上升，則一陽開泄，萬象皆有生機矣。至針法治病最速，取禍亦不緩，當於甲乙經中求之，非善針者不可令針也。玉龍經乾霍亂，取委中，今世俗多用熱水急拍腿灣，紅筋高起，則刺之出血愈。此症亦有不由觸穢受寒，但因鬱怒而發者，其宜急攻下氣，與觸穢受寒同。沙症向無方論，人多忽之，然其病起於倉卒，或不識其症，或不得其治，戕人甚速，總因其人濁陰素重，清陽不振，偶感濁陰之氣，由口鼻直行中道，邪正交爭，榮衛逆亂，近世治之者，率有

三法：不知起自何人？一則刮之，前按所云是也。一則焯之以大燈草，或紙燃蘸麻油，照看其頭而額角及胸前腹上肩膊等處，凡皮膚間隱隱有紅點發出，或如蚊迹，或累累成起，疎密不同，層次難定，一經照出，輕輕灼而焯之，燥響有聲，則病者似覺病鬆痛滅。一則刺之，其法以針按穴刺出血，凡十處，名曰放沙，此皆針灸遺意，但不見古書，故不悉載。又有試法，與以生黃豆嚼之，不腥者沙，覺有豆腥氣者非沙，與試疔同。患此者俗忌生姜麻油之類，余歷驗多年，知其言亦不謬。曾見有少女服生姜而斃，有少男服乾姜一夜而死，餘俱隨覺隨解之耳。前二方中，俱有乾姜，似與俗說相悖，然乾姜與檳榔巴豆並用，正使邪有出路，既有出路，則乾姜不爲患矣。但後之人不用此方則已，用此方而妄減其制，必反誤事，不可不知。至若羌活麻黃，則在所大禁，尙有二方附記於後，以備裁採。

立生丹（溫病條辨） 治傷暑霍亂沙症，瘡痢泄瀉心痛胃痛腹痛，吞吐酸水，及一切陰寒之症，結胸小

兒寒瘧。

母丁香 一兩  
二錢

沉香 四錢

茅蒼朮 一兩  
二錢

明雄黃 一兩  
二錢

上爲細末，用蟾酥八錢，銅鍋內加火酒，一小杯化開，入前藥末，丸棗豆大，每服二丸，小兒一丸，溫水送下，又下死胎如神，凡被蝎蜂螫者，調塗立效，惟孕婦忌之。

此方妙在剛燥藥中加芳香透絡，蟾乃土之精，上應月魄，物之濁而靈者，其酥入絡，以毒攻毒，而方又有所監制，故應手取效耳。

獨聖散（溫病條辨）

治絞腸痧，痛急指甲唇俱青，危在頃刻。

馬糞

年久  
彌佳

不拘分兩，瓦上焙乾爲末，老酒沖服二三錢，不知再作服。

此方妙在以濁攻濁，馬性剛善走，在卦爲乾，糞乃濁陰所結，其象圓，其性通，故能摩蕩濁陰之邪，仍出下竅。憶昔年濟南方詎庵蒞任九江，臨行一女子忽患沙症，就地滾礫，聲嘶欲絕。詎庵云：「偶因擇日不謹，誤犯紅沙，或應此乎。」余急授此方，求馬糞不得，即用騾糞，並非陳者，亦隨手奏效。

新製橘皮竹茹湯

（溫病條辨）

治陽明溼溫，氣壅爲噦症。

橘皮 三錢

竹茹 三錢

柿蒂 七枚

姜汁 三茶匙沖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溫服，不知再作服。有痰火者，加竹瀝括蕒霜，有瘀血者加桃仁。

金匱橘皮竹茹湯，乃胃虛受邪之治。今治溼熱壅遏胃氣致噦，不宜用參甘峻補，故改用柿蒂。柿成於秋，得陽明燥金之主氣，且其形多方，他果未有之也。故治肺胃之病有獨勝，柿蒂乃柿之歸東處，凡花皆散，凡子皆降，凡降先收，從生而散而收而降，皆一蒂爲之也，治呃逆之能事畢矣。

宣痺湯（溫病條辨） 治溼聚熱蒸，蘊於經絡，寒戰熱熾，骨節煩疼，舌色灰滯，面目痿黃之溼痺症。

防己 五錢

杏仁 五錢

滑石 五錢

連翹 三錢

山梔 三錢

薏苡 五錢

半夏 三錢  
醋炒

晚蠶沙 二錢

赤小豆皮（赤小豆乃五穀中之赤小豆，味酸肉赤，涼水浸取皮用，非藥肆中之赤小豆，藥肆中之赤豆，乃廣中野豆，赤皮蒂黑肉黃，不入藥者。）

水八杯，煮取二杯，分溫三服，痛甚加片子姜黃二錢，海桐皮三錢。

經謂風寒溼三者，合而爲痺。金匱謂經熱則痺，蓋金匱誠補內經之不足，痺之因於寒者固多，痺之兼乎熱者亦復不少，合參二經原文細驗，臨症之時自有權衡，大抵不越寒熱二條，虛實異治；寒痺勢重，而治反易，熱痺勢緩，而治反難。實者單病軀壳易治，虛者兼病臟府夾痰飲腹滿等症，則難治矣。猶之傷寒兩感也。此條以舌灰目黃，知其爲溼中生熱，寒戰熱熾，知其在經絡，骨節疼痛，知其爲痺症，若泛用治溼之藥，而不知循經入絡，則罔效矣。故以防己急走經絡之溼，杏仁開肺氣之先，連翹清氣分之溼熱，赤豆清血分之溼熱，滑石利竅而清熱中之溼，山梔肅肺而瀉溼中之熱，薏苡淡滲而主斲痺，半夏辛平而主寒熱，蠶沙化濁道中清氣，痛甚加片子姜黃，海桐皮者，所以宣絡而止痛也。

大黃附子湯（金匱）

治寒疝脈弦緊，脇下偏痛發熱症。

此邪居厥陰，表裏俱急，故用溫下法，以兩解之也。脈弦爲肝鬱，緊裏寒也。脇下偏痛，肝膽經絡爲寒溼所搏，鬱於血分而爲痛也。發熱者，胆因肝而鬱也，故用附子溫裏通陽，細辛煖水藏而散寒溼之邪，肝膽無出路，故用大黃，借胃府以爲出路也。大黃之苦，合附子細辛之辛，苦與辛合，能降能通，通則不痛也。

天台烏藥散

(溫病條辨)

治寒痛，少腹或臍旁，下引臍丸，或掣脇下，掣腰，痛不可忍症。

烏藥 五錢

木香 五錢

小茴香 五錢

良姜 五錢

青皮 五錢

川棟 十枚

巴豆 七十粒

檳榔 五錢

先以巴豆微打破，加麩數合，炒川棟子，以巴豆黑透爲度，去巴豆麩子不用，但以川棟同前藥爲極細末，黃酒和服一錢，不能飲者姜湯代之，重者日再服，痛不可忍日三服。

此寒溼客於肝腎小腸而爲病，故方用溫通足厥陰手太陽之藥也。烏藥祛膀胱冷氣，能消腫止痛，木香透絡定痛，青皮行氣伐肝，良姜溫藏劫寒，茴香溫關元，煖腰腎，又能透絡定痛，檳榔至堅，直達肝門，散結氣，使墜者潰，聚者散，引諸藥逐濁氣，由肛門而出，川棟導小腸溼熱，由小便下行，炒以斬關奪門之巴豆，用氣味而不用形質，使巴豆帥氣藥，散無形之寒，隨檳榔下出肛門，川棟得巴豆迅烈之氣，逐有形之溼，從小便而去，俾有形無形之結邪，一齊解散，而病根拔矣。(按)疝瘕之症尙多，古人

良法甚夥，而張子和專主於下。本之金匱，病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當下之例，而方則從大黃附子湯悟入，並將淋滯痔瘡癰閉等症，悉收入疝門；蓋此下焦寒溼溼熱居多，而葉氏於婦科，久疾癥瘕，則以通補奇經，溫養肝腎爲主。蓋主本內經，任脈爲病，男子七疝，女子帶下癥聚也。此外良法甚多，學者當於各家求之，茲不備載。

越鞠丸（丹溪） 治臍府一切痰食氣血諸鬱，爲痛爲嘔爲脹爲利者。

香附 蒼朮 川芎 神曲 梔子 如作丸劑則用麥芽煎湯泛丸。

加減 溼鬱加茯苓白朮，火鬱加青黛，痰鬱加陳胆星半夏，瓜蒌，海浮石，血鬱加桃仁紅花，氣鬱加木香檳榔，食鬱加麥芽山查，挾寒加吳萸。

附方 拾遺家傳方，於本方加茯苓枳實黃連甘草沉香山查名抑肝清氣散，治怒氣傷肝，鬱結痞悶等症；並可加柴胡青皮。如脾胃弱，曾減梔子，加白朮白芍陳皮。膈上悶脹，加桔梗檳榔。有痰，加貝母。

是方也，丹溪本內經五鬱之法，而變通以治氣血痰食溼火諸鬱也。氣統於肺，血藏於肝，痰溼與食，則並屬於太陰陽明，火則並司於少陰少陽。香附長於行氣，所以開氣之鬱也；蒼朮苦燥，所以泄與

痰之鬱也；川芎上升，所以調血之鬱也；梔子苦寒，所以清火之鬱也；神曲消食鬱，更所以發越其鬱遏之氣也；氣鬱則血與痰食溼火，靡不因之而俱鬱，故以香附爲君，方後更備隨症加減之法，用治一切鬱症，無餘蘊矣。古方中如逍遙散，治木鬱，氣與血並治之方也；火鬱湯升陽散火湯則治火鬱之方也；清燥救肺湯瀉白散清氣化痰丸，則治肺氣痰鬱之方也；平胃散則食與溼並治者也；大承氣則爲土鬱下奪之峻劑也。五苓八正，則水與溼並治者也；舟車神佑，則又水鬱直折之峻劑也。是方相較，又爲通治諸鬱之平劑矣。女子多氣多鬱，故又爲女科要方。若因鬱怒而氣逆，逆則氣上，上者抑而下之，氣下則肅然而清明，此又變發越之義而爲平肝之義，是抑肝清氣散之制也。枳實下氣以破結，黃連消痞而清氣，況有沉香以降之，甘草以緩之，茯苓以滲之，山查以消之，尙有鬱不平，而氣不清順者乎？逍遙治虛症，此方治實症，逍遙治其鬱，此方治其勝復也。（實用方劑學）

七氣湯（局方） 治七情氣鬱，痰涎結聚，咯不出，嚥不下，胸滿喘急，或咳或嘔，或攻衝作痛。

半夏 厚朴 茯苓 紫蘇 加姜棗

加減附方 本方加白芍陳皮人參桂心並名七氣湯，治七情鬱結，陰陽反戾，吐利交作，寒熱眩暈，痞滿噎塞。又局方四七湯亦名七氣湯，用人參官桂半夏甘草四味，加姜煎，心腹痛加延胡，治七情



氣鬱，痰涎結聚，虛寒，上氣，或心腹絞痛，或膨脹喘急。二方主治相同，但局方偏溫耳。

內經云：「百病皆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吳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所謂九氣也。勞統於脾，思統於心，雖曰九氣，則仍爲七氣也。」對於治法，則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驚者平之，上者下之。本方原爲金匱之半夏厚朴湯，後人因名曰七氣湯。惟此方偏重於氣鬱痰聚，脾爲貯痰之器，肺爲出痰之路，故以半夏滌飲而降逆，厚朴燥溼而化痰，茯苓以滲於下，蘇葉以散其上，厚朴蘇葉，皆以氣勝鬱而結者，無不散以解矣。如氣之因於寒者，諸藥皆辛溫之品也；因於怒與驚思者，諸藥亦疎散而下之平之之品也；因於勞者，諸藥亦溫之之品也。陳無擇於方後，更加白芍，則凡因氣之消耗緩泄者，可用以收之也；更用桂心以祛寒氣，人參以扶正氣，陳皮以調諸氣，若偏於熱，則梔子芩連之類，亦無不可以加減也。至如女科於此方，更運用無窮，婦女諸病，無不因七情而來，或加香附，或合二陳，或加香砂，或加左金，或加歸芍，可以調經安胎，而後人之香蘇飲，以通治外感，亦無不由此脫胎而來也。紫蘇雖爲氣分之要藥，更屬心肝血分之藥，凡諸病之不宜於桂枝柴胡者，無不可以紫蘇代之，一方面可以統治百病，此其近之矣。

良附丸（驗方） 胸膈氣滯，胸膈軟處，一點疼痛者，或經年不愈，或母子相傳。

良姜 一錢

香附 四錢

青皮

木香

當歸 各三錢

乾姜 二錢

沉香 一錢

此爲治胃寒肝鬱而胸膈作痛之方也，俗名肝胃氣痛。按內經舉痛論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滯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又曰：「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蹇，縮蹇而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吳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本方用良姜以祛胃寒，寒散則滯滯以行，香附以疎肝鬱，鬱解則氣道以通，猶恐其重感於寒，更佐乾姜以溫之，久而氣結，更佐青皮以破之，肝主藏血，臣當歸以補血，則滯滯開而經脈流行，胃主中氣，臣木香以調氣，則氣道宣而環周不休，且氣行則血行，補血必先以行氣，氣散則寒散，散寒尤宜於流氣，使以沉香徹上徹下，上下之氣宣暢，胃寒散而肝鬱解，則功效更見神奇耳。

開鬱正元散（驗方）

治痰飲血氣鬱結，食積氣不升降，積聚腹痛，宜此利氣行血，和脾消導。

白朮 茯苓 陳皮 青皮 香附 山查 海粉 桔梗 砂仁 延胡 麥芽 甘草 神曲

夫積聚之所由成也，不外乎痰飲食積氣血之搏結不散而已。而其所以搏結不散者，良由環境之受壓迫，神經之受刺激，憂思悲抑，結於中焦。在女子本工愁善懷，病成偏易，若男子而性情固執，患

者亦多；或積於藏，或聚於府，因於痰者，胸膈膈膜，每成癥囊，因於食者，胃壁脾腸，輒爲腫癌，因於氣者，胸腹上下，攻痛無定，因於血者，經隧脈管，瘀塞硬化，藏府機能，始因局部之停滯，牽引續發，漸至全體以受累，元氣衰弱而不正，非展開鬱結，曷足以恢復健康乎？脾胃爲元氣之母，四維之本，所以建中氣以立極，統血脈之流行，磨水穀之爐灶，輸津液之總站，故不論氣血痰滯，搏結不散而爲積爲聚，以治脾胃爲主，而元氣以扶正矣。白朮甘草爲扶脾之聖藥，故取以爲君，於是以香附開氣鬱，元胡開血鬱，茯苓海粉，所以開痰飲之鬱也；查曲麥芽，所以開食積之鬱也，然氣血痰食，所以搏結而不散，無非由於氣之結，佐以陳皮青皮，以流通上下之氣，氣行則血和，氣行則痰消，氣行則食化，胃醒則脾醒，以砂仁醒胃，更以桔梗爲使，開通氣管，諸鬱開解，而元氣扶正，是誠統治一切之和劑也。若鬱結之甚，而無從開解，則如木香厚朴之類以調氣，桃仁葶稜之類以化痰，半貝星薤之類以消痰，生軍檳榔之類以破積，或佐桂附吳萸以溫化，或佐連芩知柏以涼泄，加減變化，則在乎神而明之耳。

當歸四逆湯（傷寒） 治手足厥冷，脈細欲絕，脈浮革，因爾腸鳴者。

當歸 桂枝

芍藥各三兩

細辛 二兩

大棗 二十枚

甘草

通草 各二兩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柯韻伯曰：『此厥陰初傷於寒，發散表寒之劑。凡厥陰傷寒，則脈微而厥，以厥陰爲兩陰之交盡，又名陰之絕陽。傷於寒，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然相火寄於厥陰之藏，經雖寒而藏不寒，故先厥者後必發熱，所以傷寒初起，見其手足厥冷，脈細欲絕者，不得遽認爲虛寒而用姜附耳。此方取桂枝湯，君以當歸者，厥陰主肝爲血室也；倍加大棗者，肝苦急，甘以緩之，卽小建中加飴法。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細辛甚辛，通三陰氣血，外達於毫端，力比麻黃，用以代生姜，不欲其橫散也，與麻黃湯不用同義。通草能通關節，用以開厥陰之闔，當歸得芍藥生血於中，大棗同甘草益氣於裏，桂枝得細辛，而氣血流經，緩中以調肝，則營氣得至太陰，而脈自不絕；溫表以逐邪，則衛氣得行四末，而手足自溫，不須參苓之補，不用姜附之峻，此厥陰四逆與太少不同，治仍不失辛甘發散之理，斯爲厥陰傷寒表劑歟。若其人內有內寒，非發散之品，所能兼治，茱萸辛熱，猛於細辛，能直通厥陰之藏，仍加生姜之橫散淫氣於筋，筋脈不沮弛，則血氣如故，是又救厥陰內外兩傷於寒之法也。』

程郊倩曰：『少陰所主者氣，厥則爲寒，當納氣歸腎，厥陰所主者血，厥則爲虛，當溫經復營，此大法也。』

## (二一) 甘溫例

小建中湯（仲景）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此湯主之。

白芍六錢  
酒炒

桂枝四錢

甘草三錢  
炙

生姜二錢

大棗二枚  
去核

膠飴五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渣，入膠飴，上火烱化，分溫三服。

本方雖藥味甘溫兼辛酸，實則甘溫是治其體。內經所謂甘溫除大熱，正以陰虛營血不足，不能勝陽，故生內熱，用甘溫大建脾胃之陰氣，以資助血液化生之源，是其義也。又治溫病愈後，面色痿黃，舌淡不欲飲水，不食，脈遲而弦等症。

溫熱病慮涸其陰，溼溫病慮虛其陽，病後調理，溫熱當以滋陰爲法。（甘涼或酸）溼溫當以扶陽爲法。（甘溫或佐辛甘。）不可錯誤。熱病解後，脈靜身涼，然而炎威雖退，餘焰猶存，略予甘溫，燎原復熾，飲食尙能助邪，況參朮姜桂及二陳之類乎？但體質不同，或平素陽虛，或寒涼過當，邪去正衰，不扶其陽，則氣立孤危，故列益陽法於右，以備採用。所謂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學者固不可不知有此法，然非見之真確，斷不可冒昧輕投也。寒溼溼溫，病後化燥，當用涼潤者，可以隅反。

柯韻伯曰：「桂枝湯爲治表而設，佐以芍藥者，以自汗故耳。自汗本表症，而所以自汗者因於煩，煩則由裏熱也。此湯倍芍藥加膠飴，名曰建中，則固爲裏劑矣。然由傷寒內熱雖發，而外寒未除，勢不

得去桂姜，以未離於表，而急於建中，故以小名之。其劑不寒不熱，不補不瀉，惟甘以緩之，微酸以收之，故名曰建耳。所謂中者有二：一心悸中而煩，煩則爲熱，悸則爲虛，是方辛甘以散太陽之熱，酸苦以滋少陰之虛，是建臚中之宮城也。一腹中急痛，急則爲熱，痛則爲虛，是方辛以散厥陰之邪，甘以緩肝家之急，苦以瀉少陽之火，酸以致太陰之液，是建中州之都會也。若夫中氣不足，勞倦所傷，非風寒外襲者，金匱加黃芪，以固腠理而護皮毛，則亡血失精之症自寧，此陽密乃固之理也。」

黃芪建中湯（金匱） 虛勞裏急諸不足者主之。

於小建中湯內加黃芪一兩半，餘依前法。

喻嘉言曰：「虛勞而至於亡血失精，津液枯槁，難爲力矣。內經於鍼藥，所莫制者，調以甘藥。金匱遵之而用黃芪建中湯，急建其中氣，俾飲食增而津液旺，以至充血生精而復其真陰之不足，但用稼穡作甘之本味，而酸辛鹹苦，在所不用，蓋舍此別無良法也。然用法貴立於無過之地，寧但嘔家不可用建中之甘，卽服甘藥，微覺氣阻氣滯，更當虛甘藥太過，令人中滿，早用陳皮、砂仁，以行之可也。不然甘藥又不可恃，更將無所恃哉。後人多用樂令建中湯，十四味建中湯，雖無過甘之弊，然樂令方中前胡、細辛爲君，意在退熱，而陰虛之熱，則不可退，十四味方中用附桂、茯苓，意在復陽，而陰虛之陽，未必

可復，又在用方之善爲裁酌矣。」又曰：「傷寒有小建中一法，治二三日心悸而煩，以其人中氣餒弱，不能送邪外出，故用飴糖之甘，小小建立中氣，以祛邪也。金匱有黃芪建中一法，加黃芪，治虛勞裏急，自汗表虛肺虛諸不足症，而建其中之衛氣也。金匱復有大建中一法，以其人陰氣上逆，胸中大寒，嘔不能食，而腹痛至極，用蜀椒乾姜，人參飴糖，大建其中之陽，以驅逐濁陰也。藏氣裏虛，以之兩建其脾中腎中之陰陽。仲景爲祖，後人爲孫，使虛羸之體，服建中之職，後人復廣其義曰：「樂令建中湯，治虛勞發熱，以下並建其中之營血，曰十四味建中湯，治可汗可下，誠足恃也。」至理中則變理之義，治中則分治之義，補中溫中，莫非惠先京國之義，緣傷寒外邪逼域中，法難盡用，仲景但於方首，以小之一字，示其微義，至金匱始盡建中之義。後人引仲觸類，曲暢建中之旨，學者心手之間，所當會其大義也。」

四君子湯（局方）

治面色痿白，言語輕微，四肢無力，脈來虛弱者。若內傷虛熱，或飲食難化，須加炮姜。

人參 白朮

茯苓各二錢

甘草五分

加姜棗，水煎服。

張路玉曰：「氣虛者補之以甘，參朮苓草，甘溫益胃，有健運之功，具沖和之德，故爲君子；若合之二陳，則補中微有消導之意，蓋人之一身，以胃氣爲本，胃氣旺則五臟受益，胃氣傷則百病叢生，故凡

病久不愈，諸藥不效者，惟有益胃補腎兩途，故用四君子隨症加減；無論寒熱補瀉先培中土，使藥氣四達，則週身之機運流通，水穀之精微敷布，何患其藥之不效哉。是知四君六君爲司命之本也。』

附方加減

本方加陳皮名五味異功散（錢氏）健脾進食，爲病後調補之良方。再加半夏名六

君子湯，治脾胃虛弱，痞病多痰。再加木香砂仁，名香砂六君子湯，治氣虛腫滿，痰飲結聚，腹痛泄瀉，

脾胃不和，變生諸症者。六君子加麥冬竹瀝，治四肢不舉。六君子加柴胡、葛根、黃芩、白芍，名十味人

參散，治虛熱潮熱，身體倦怠。六君子加烏梅、草菓，名四獸飲，治五藏氣虛，七情兼并，結聚痰飲，與衛

氣相搏，發爲瘧疾，亦治瘴瘧。本方加黃耆、山藥，亦名六君子湯，爲病後調理，助脾進食之劑。本方加

山藥、扁豆、苡仁、蓮肉、陳皮、砂仁、桔梗，名參苓白朮散，治脾胃虛弱，飲食不消，或泄或瀉等症。本方加

山藥、扁豆，名六神散（陳無擇）治小兒表熱退後，又發熱者，熱甚再加升麻知母，名銀白湯。本方

加木香、藿香、乾葛，名七味白朮散（錢氏）治脾虛，肌熱泄瀉，虛熱作渴，楊仁齋再加五味子、柴胡，

治消渴不能食。本方加生薑、酸棗仁，治振悸不得眠。（胡洽居士）本方加竹瀝、姜汁，治半身不遂，

在右者屬氣虛，亦治痰厥暴死。異功加山查、山藥、蓮肉、澤瀉，名啓脾湯。（拾遺）本方去人參加山

藥、扁豆、苡仁、白芍、枳實、貝母、陳皮，名清中啓脾湯（拾遺）均爲調理脾胃之方。本方除人參，加白



芍，名三白湯，治虛煩或泄或渴，爲調理內傷外感之奇方。本方除茯苓，加乾姜，名四順湯，亦可蜜丸。治陰症脈沉無熱，不欲見光，腹痛不和（如陰陽未辨，姑與服之，若陽症便發熱，若陰症則無熱。）本方除人參，加天麻、半夏，名天麻散（衛生寶鑑）治小兒脾胃虛弱，變驚，六君子加木香、白附子、南星、青州名醒脾散，治小兒吐瀉後生慢驚風。本方加山藥、扁豆、生地、麥冬、地骨皮、知母、竹葉，名凝神散（拾遺）收斂胃氣，清涼肌表。四君合四物名八珍湯，治心肺虛損，氣血兩虧，及胃損飲食不爲肌膚，若傷之重者，真陰內竭，虛陽外散，諸症蜂起。又加黃耆以固氣，助陽以固表，肉桂以引火歸元，名十全大補湯。十全大補去川芎，加陳皮，名溫經益元散（節菴）治汗後頭眩，心悸筋惕肉瞤，或汗出不止，身體疼痛。十全大補去川芎，加陳皮、遠志、五味子，名人參養榮湯，治脾肺氣虛，榮血不足，驚悸健忘，寢汗發熱，食少無味，身倦肌瘦，色枯氣短，毛髮脫落，小便赤澀，亦治發汗過多，身振脈搖，筋惕肉瞤。十全大補加防風爲君，再加羌活、附子、杜仲、牛膝，名大防風湯，治鶴膝風。八珍去芍藥、當歸，加黃芪、五味子，名補腎湯，治宗脈虛而耳鳴。異功加黃芪、當歸、升麻、柴胡、荊芥、防風、石菖蒲，名聰耳益氣湯，治精脫耳聾。十全大補去肉桂，加香附、柴胡、貝母、桔梗、陳皮，名益氣養榮湯，治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不月，傳爲息賁者。十全大補去黃耆、甘草、熟地，名胃風湯（宣明）治胃風症。十全

大補去熟地、加黃芩、石膏、寒水石、名白朮黃耆散、治五心煩熱、自汗四肢痿怠、飲食減少、肌瘦昏昧。  
本方去茯苓、加麻黃、葛根、桔梗、白芷、生姜、名人參潤肺湯、治肺不足、喘急咳嗽不已、并傷寒頭疼、憎寒壯熱、四肢疼痛。  
八珍去熟地、川芎、加木香、砂仁、藿香、防風、葛根、石膏、黃芩、名白朮散、治妊娠血液虛衰、痿弱、難以運動、氣滯麻痺、榮衛不能宣通。  
十全大補去熟地、加陳皮、枳殼、厚朴、大黃、黃芩、名當歸人參散、治產後虛損、痿弱、難以運動、疼痛胸滿、不思飲食。  
異功散加葛根、藿香、滑石、澤瀉、名人參白朮散、治中寒痞悶、急痛寒濕相搏、吐瀉腹痛。  
四君加木香、藿香、乾葛、亦名白朮散、治傷寒服下藥太過、中虛調理方。  
本方去白朮、加乾葛、桔梗、犀黃、名人參散、治小兒因吐瀉後、虛熱煩渴。（以上皆宣明方）  
八珍去當歸、川芎、加山藥、扁豆、五味子、名五陰煎（景岳）治脾虛失血等症。  
六君去參朮、加杏仁、白芥子、名六安煎、治痰滯氣逆等症。  
本方去朮、加山藥、扁豆、乾姜、名養中煎、治中氣虛寒、爲嘔爲泄者。  
本方加乾姜、名五君子煎、再加陳皮、名六味異功煎、治脾胃虛寒、嘔吐泄瀉、兼濕而微滯者。  
本方加當歸、山藥、杏仁、遠志、炮姜、名壽脾煎、治脾虛不能攝血等症。  
八珍加杜仲、兔絲、鹿角、霜川椒、名毓麟珠、女科中調經種子方。（以上皆景岳方）

脾居中土，達於上下四旁，肺朝百脈，實爲五藏華蓋，綺石子謂陽虛之症統於脾，陰虛之症統於

肺，故脾與肺乃人身陰陽元氣之大關鍵也；元氣有傷，則百病叢生。本方人參大補元氣爲君，白朮燥脾爲臣，茯苓滲濕爲佐，甘草和中爲使，性味冲和，故名君子；恐其氣之滯也，加陳皮以理之，又恐其痰之阻也，加半夏以滌之，再加木香以通行三焦，砂仁以調暢脾肺，腫滿痰飲，尙有不蠲者乎？張石頑謂用四君子隨症加減，無論寒熱補瀉，先培中土，使藥氣四達，則周身之機運流通，水穀之精微敷佈，何患其藥之不效？故古人調理諸方，雖名目多端，又焉能越此範圍耶？惟古人之釋此方者，類曰補氣補陽，獨陳修園謂補陰補液，從仲景理中而化裁，謂理中湯姜朮二味，氣勝於味，以扶陽，參草二味，味勝於氣，以和陰，此湯以乾姜易茯苓，去其辛而取其淡，亦陰陽兼調之和劑也。此種解釋，堪稱卓絕千古。蓋肺與脾均屬太陰，而肺居胸中，爲陽氣之所出入，脾居腹中，爲陽氣之所運行，乃體陰而用陽，加入補陰之品則補陰氣，加入補陽之品則補陽氣，謂氣虛之主劑，方無偏無頗耳。誠以肺主諸氣，脾主中氣，四君加陳皮，補氣之中，佐理氣之品，而氣更調暢，故有特異之功能。若中氣內虛，則水穀之精微，失於運輸，於是津液凝聚而爲痰，脾氣既不能散精，上歸於肺，則水濕聚於脾臟，而不能下輸於膀胱，則三焦失職，水道不利，爲痰飲爲腫滿，氣壅於脾則腹痛，水入於腸則泄瀉；緣胃爲貯痰之器，肺爲水之上源，於是加半夏以除痰，木香以治脹，砂仁以醒胃，俾水穀易於消磨。故柯韻伯謂陳、夏、香、砂，乃爲四

輔，四君四輔相得益彰。腫滿而用補品，亦內經塞因塞用之義。抑亦壯者氣行則已，怯者則着而爲病之義也。是方也，雖曰肺脾同治，實偏重於治脾焉。至於四肢不舉，乃中宮爲痰濁所阻塞，氣不能達於四旁，而痰竄於絡，故於六君，更加竹瀝，以豁痰竄絡，麥冬以清肺養胃，而又足以通脾胃之大絡，絡宣而四肢舉矣。後人於四君加竹瀝姜汁以治偏枯屬右，痰厥暴死，亦同此義也。虛熱爲時熱時止，乍涼乍退，潮熱爲來往如潮，作有定時，虛熱則繫於少陽，潮熱則繫於陽明，然而身體倦怠，則非實症，乃內傷而兼外感之少陽陽明合病症也。故用六君以培中氣，加柴胡以和解少陽，葛根以清解陽明，黃芩以退少陽陽明之熱，熱則傷陰，加芍藥以養陰，所以名爲十味人參者，以人參爲主藥。或曰：「內傷而兼外感，補中益氣之例也。與此方果有別乎？」曰：「似同而實異，其同者，均爲中氣不足，其所以異者，一爲清陽下陷，而陰氣未傷，故用升麻而以黃耆爲君，一爲熱甚傷陰，而陰氣已虛，故去升麻，（陰虛者忌升麻）并以白芍爲佐也。久瘧中虛，營氣出於中焦，不能與衛氣並行，而以衛氣相左，且有痰飲結聚，與衛氣相搏，故六君而外，加草薹臭烈之品，以驅逐太陰之寒痰，烏梅酸澀之品，以搜索作祟之瘧蟲，則營衛和而瘧自止。」昔人有謂，烏梅草薹爲截瘧之品者，恐於病理不然，此四獸飲之義也。病後無他病症，則當加黃耆山藥，作進一步之調理。二味本爲補氣補脾之聖藥，則六君子之名，更爲貼

切。倘病後脾弱，則消化遲鈍，不得不開通脾氣，故啓脾湯於四君加山藥以健中氣，卽用山查以開通其中，蓮肉以開通其上，澤瀉以開通於下，陳皮以開通其上中下，此所以名爲啓脾湯也。更有脾弱，則肝氣膨脹，而脾居肝之下，氣壓太過，且脾膜收縮，非特不能開啓，而水穀停滯於中，不能清肅以下達於腸，故於本方加白芍，以收斂肝氣，除人參者，恐其反助肝氣之橫逆也。然而補脾之力量猶不足，加山藥扁豆以輔之。用枳實以清肅中宮，只母以除痰，並以開通其心氣於其上。（不用半夏，嫌其燥也。）苡仁理濕，並以開通水道於其下。陳皮調其滯氣，則亦開通其上中下也。是故駱氏於此方調理一切大症，視爲祕篋。倘兼泄瀉，加五味子，更有神功，此則清中啓脾湯之義也。至於參苓白朮散，本治飲食不消，泄瀉等症，所加諸藥，無非健脾開胃，利濕行滯，而其重要關鍵，在於桔梗一味，蓋桔梗開通肺氣，肺氣開通，則氣之上下升降無阻。脾宜升而胃宜降，飲食不消，泄瀉等症，無非升降不和，是以陳修園謂桔梗乃通利三焦之品。張潔古謂能載諸藥上浮，此說我無取焉。小兒表熱去後，而又復熱，在醫者診察，非謂餘熱復聚，必謂又加新感，自當再用涼藥，或再解表，倘然不退，則束手無策矣。因循敷衍，每致不治；殊不知小兒爲嫩陽之體，（世俗每謂純陽之體，喜用涼藥，誤人不淺，其實偏寒偏熱，皆非善治，偏熱則易於瘥厥，偏寒則每致傷中。）表熱退而復作，乃表裏俱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此時若再

投清涼表解之劑，是犯虛虛實實之弊，而速其死也！急宜照顧胃氣，用本方加山藥扁豆，俾胃氣和，則氣乃歸宅，陽乃歸根，而身熱自退矣。若和其胃氣，而熱反加甚，此乃陽氣下陷於陰中，陰火上乘於陽位，當加升麻以升清陽，知母以降浮熱，則虛熱自無不退，亦猶柴芩之義也。此則六神散與銀白湯之義也。木香藿香和中以止泄，葛根解肌以治利，泄利止而津液復歸於胃，作渴以解。五味子酸能生津，消渴堪除，柴胡升麻，達肝氣，使不犯胃，而飲食自進，乃肝脾同治之意耳。此則錢氏七味白朮散及楊仁齋加味之義也。至於振悸不能眠，所謂振悸者，乃心動悸之謂也。按仲景法，凡悸用茯苓，則爲治飲，動悸用炙甘草湯，則爲養血，懊憹不得眠，則爲梔子豉症，煩熱不得眠，則爲黃連阿膠症，今振悸而不得眠，則爲中氣虛而心神失於營養，故用四君加棗仁以養心神，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也；加生薑以通神明，所以強心之用也。仍復脈之意，惟氣與血有間耳。三白乃調理氣血之平劑，內傷外感，自是奇方。四順乃仲景理中之變名，陰盛陽微，本爲聖劑。景岳於理中加茯苓，則溫中而兼滲濕，謂之五君，誰曰不宜。更加陳皮，雖名六味，仍仿異功。慢脾風者，卽西醫之所謂假性腦膜炎，濁痰上濛，腦神經受其衝激，實則氣虛痰厥，其原因無非起於中氣虛弱，及吐瀉之後，故天麻散於本方去人參，加天麻半夏。（半夏天麻白朮湯正與此相仿）醒脾散（脾不醒則釀痰而蒙蔽清竅）於六君加木香，更加白附

南星，皆所以培中氣而祛風痰，以清腦膜者也。地麥、骨皮、知母、竹葉，養陰除蒸，所以退陽明之虛熱；山藥、扁豆，性味甘淡，健脾進食，所以凝胃家之穀神，此則凝神散之義也。氣血並調，則八珍堪寶，陰陽並補，則十全有功。誤汗亡陽，爰致悸眩矓惕，但亡坎中之陽，與亡離之陽有別。蓋汗原發於腎，而爲心之液，是以仲景有北方真武之制，節菴有溫經益元之劑，於十全去川芎者，嫌其辛竄而耗散，加陳皮者，取其理氣以調中，而人參養榮湯，更加遠志，所以交通其心腎也。加五味子者，所以收濟其心氣也。鶴膝風之症，無非寒濕凝結於肝腎之絡，故於十全加附子，以溫通經絡，防風羌活，乃風以勝濕之意。杜仲牛膝，則列於嚮導之使耳。耳爲宗脈之所聚，脈有所虧，則鼓吹而蛙鳴，又爲精氣之所達，氣有所虧，斯重聽而失聰，宗脈爲胃之所主，湯名補腎，實偏重於補胃，精原爲腎之所藏，制仿益氣，俾氣足則耳聰。黃芪五味，提下陷以收散，鳴有不止者乎？升柴菖蒲，升清陽以開竅，聾有不振者乎？胞脈內閉，則月事不行，心火上灼，則喘嗽息賁（賁者奔也）用十全去肉桂，以避助火，而消燬其營血，俾血不乾而氣血漸和，加柴胡香附，以舒心脾之結，而隱曲以開，加貝桔陳皮，以解肺金之鬱，而清肅下行，誠爲治瘵瘵之良方。名爲益氣營養者，正緩調治本之策耳。內經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食，食飲不下，隔塞不通，失衣則臙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夫食後取風，或失衣感風，致風冷之氣，入客於胃，則爲胃風，人

迎爲胃之動脈，而風主疎泄，腠理開張，故頸多汗而惡風，胃主納穀，胃氣有傷，則食飲不下，而隔塞不通，氣不順，則腹滿，風冷之氣，既鬱於內，衣以重裘，食以溫中，猶足以禦寒，令更薄其衣，而食以寒，焉得不脹，腹大泄瀉也哉。肌肉爲陽明之所司，所以形瘦，是故河間製胃風湯以治之，用四君以建中氣，去甘草者，忌滿脹也，肉桂助命火以逐內寒，即以當歸溫養血脈，川芎開肌腠以祛外風，卽以白芍斂液止汗，諸恙尙有不愈者乎？白朮黃芪散，肉桂與薺苳寒水石並用，其病機在於五心煩而自汗，蓋陰火與邪熱交爭，而陰液外泄，此症本近於陰陽交，但無身熱狂言，而脈無躁疾，故急用十全之劑，並調其陰陽，使不致於交錯，肉桂所以引陰火以歸元，薺苳寒水，所以退邪熱以止煩，去熱地者，嫌其膩胃而留邪也，人參潤肺湯，原因風寒乘表，肺氣閉塞而不通，故於本方加麻黃桔梗，外開肺氣，而喘急以平，葛根白芷，內疎陽明，而寒熱可解；更佐以乾姜，則咳嗽可已，而肢疼可除，去茯苓者，因其滲津液以下泄，此則正欲通津液，以開表也。然仲景治欬，皆去人參，而此乃用人參者，毋乃於聖法有背乎？曰：河間正善學仲景者也。仲景於津液有虧者，必用人參，設皮毛開而汗大泄，則更加喘急而脫矣。茯苓且去而不用，先賢之麻黃人參湯，人參定喘湯，人參清肺湯，皆此意也；故特標人參潤肺以名其方，其意願可不深長思乎？白朮散以治妊娠諸病，原仲景當歸散之加減，脾主統血載胎，故用四君以扶脾，治痿獨



取陽明，故用石膏葛根，以清陽明之燥，氣滯宜調脾胃，故用香砂藿香，以理脾胃之氣，歸芎之養營，防風以入衛，營衛宣通而痺麻以蠲，黃芩以佐白朮，本安胎之聖藥也。當歸人參散，佐承氣於補藥之中，以治產後虛損，亦根據於仲景，後世有謂產後不宜涼者，固未嘗夢見也。人參白朮散，乃中虛霍亂之方劑，則仿仲景理中之制，而偏重於芳香辟穢者也。白朮散本錢仲陽之七味，借治下後傷中，中氣下陷，故宜葛根以升之，脾臭爲香，故宜二香以醒之，泄瀉後虛熱煩渴，故於本方去白朮以避燥，加葛根以生津，加桔梗犀黃，所以開肺清心預防其瘧厥，此人參散之義，用可知。古人製方之目光四射，以視今人之治病，徒救治於既病之後，不其焦頭爛額耶？五陰者脾也，脾居中土，其數五，以治脾虛失血等症，熟地固爲要藥，然統觀全方，則雜亂無章矣，竊以爲宜易以歸身較妥，六安煎以治痰滯氣逆，確有安肺之功，陳修園謂服之效者少，而不效者多，藥不對症，安能取效，亦未免言之過當。養中煎乃治中氣虛寒之善方也。壽脾煎，則爲歸脾之變方，用炮姜以引血歸經，殊見巧思，八珍於氣血並調而外，加鹿角霜以通先天之督脈，川椒以煖下元之胞宮，兔絲以益陰精，杜仲以補腎藏，氣血既自調暢，八脈更有權衡，則當陽施陰受之時，自獲宜男多子之慶，誠毓麟之珠，女科之寶也。（實用方劑學）

歸脾湯（濟生方）

治思慮傷脾，或健忘怔忡，驚悸盜汗，寤而不寐，或心脾作痛，嗜臥少食，及婦女月經

不調。

人參 龍眼肉 黃耆各二錢半 甘草五分 白朮二錢半 茯苓二錢半 木香五分 當歸 酸棗仁炒研

遠志各一錢

右加姜三片，水煎服。

羅東逸曰：『方中龍眼當歸棗仁，所以補心也。參芪朮苓草，所以補脾也。立齋加入遠志，又以腎藥之通乎心者補之，是兩經兼腎合治矣。而湯名歸脾何也？夫心藏神，其用爲思，脾藏志，其出爲意，是神智思意，火土合德者也。心以經營之久而傷，脾以意慮之鬱而傷，則母病必傳諸子，子又能令母虛，所必然也。其症則怔忡恍惚煩躁之微見於心，飲食倦怠，不能運思，手足無力，耳目昏眊之症見於脾；故脾陽苟不運，心腎必不交，彼黃耆者若不爲之媒合，則已不能攝腎歸心，而心陰無所賴以養，此取坎填離者，所以必歸之脾也。其藥一滋心陰，一養脾陽，取乎健者以壯子益母，然恐脾鬱之久，傷之特甚，故有取木香之辛且散者，以闢氣醒脾，使能急通脾氣以上行心陰，脾之所歸，正在斯耳。』

張路玉曰：『補中益氣，與歸脾同出保元，並加歸朮而有升舉胃氣，滋補脾陰之不同。此方滋養心脾，鼓動少火，妙以木香調暢諸氣，世以木香性燥不用，服之多致痞滿，或泄瀉減食者，以其純陰無

陽，不能輸化藥力故耳。』

(二二) 苦溫複甘辛例

桂枝柴胡各半湯加吳萸楝子茴香木香方（溫病條辨）

治燥淫所勝，頭痛身寒熱，胸脇痛，甚則疝瘕

痛等症。

桂枝 吳茱萸 黃芩 柴胡 廣木香 人參 生姜 川楝子 白芍 小茴香 炙甘草

大棗 去核 半夏

此金勝克木也，木病與金病並見，表裏齊病，故以柴胡達少陽之氣，即所以達肝木之氣，合桂枝而外出太陽，加芳香定痛，苦溫通降也，濕燥寒同爲陰邪，故仍從足經例。

燥雖傳入中焦，既無表裏症，不得誤汗誤下，但以苦溫甘辛和之足矣。脈短而濇者，長爲木，短爲金，滑爲潤，濇爲燥也。胸痛者，肝脈絡胸也；腹痛者，金氣克木，木病克土也；脇痛者，肝木之本位也；嘔者，亦金尅木病也；泄者，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也；或者不定之辭，有痛而兼嘔與泄者，有不嘔而但泄者，有泄而但嘔者，有不兼嘔與泄而但痛者，病情有定，病勢無定，故但出法而不立方，學者隨症化裁可也。藥用苦溫甘辛者，經謂燥淫所勝，治以苦溫，佐以甘辛，苦以下之，蓋苦溫從火化以克金，甘

辛從陽化以勝陰也。以苦下之者，金性堅剛，介然成塊，病深堅結，非下不可。

化癥回生丹（溫病條辨） 治燥氣延入下焦，轉於血分，而成癥塊等症，無論男女，可用之。

人參 六兩 安南桂 二兩 兩頭尖 二兩 麝香 二兩 片子姜黃 二兩 公丁香 三兩 川椒炭

二兩 蝨蟲 二兩 京三稜 二兩 蒲黃炭 一兩 藏紅花 二兩 蘇木 三兩 桃仁 三兩 蘇子

霜 二兩 五靈脂 二兩 降真香 二兩 乾膝 二兩 當歸尾 四兩 沒藥 二兩 白芍 四兩 杏

仁 三兩 香附米 二兩 吳茱萸 二兩 元胡索 二兩 水蛭 二兩 阿魏 二兩 小茴香炭 二兩

川芎 二兩 乳香 二兩 良姜 二兩 艾炭 二兩 益母膏 八兩 熟地黃 四兩 鱉甲膠 二兩

大黃 八兩，共為細末，以高米醋一觔半，熬濃，晒乾為末，再加醋熬，如是三次，晒乾為末。

共為細末，以鱉甲益母大黃三膠和勻，再加煉密為丸，重一錢五分，蠟皮封護，用時溫開水和，空心服，瘵甚之症，黃酒下。

此特補小邪中裏，深入下焦血分，堅結不散之鋼疾。若不知絡病宜緩通治法，或妄川急攻，必犯癥散為蠱之戒。此蠱乃血蠱也，在婦人更多，為極重難治之症，學者不可不預防之也。化癥回生丹法，係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也。方從金匱鱉甲煎丸，與回生丹脫化而出。此方以參桂

椒姜通補陽氣，白芍熟地守補陰液，益母膏通補陰氣，而消水氣，熬甲膠通補肝氣，而消癥瘕，餘俱芳香入絡而化濁，且以食血之蠶，飛者走絡中氣分；走者走絡中血分，可謂無微不至，無堅不破，又以醋熬大黃三次，約入病所不傷他臟，久病堅結不散者，非此不可。或者病其藥味太多，不知用藥之道，少用獨用，則力大而急，多用衆用，則功分而緩，古人緩化之方皆然，所謂有制之師，不畏多，無制之師，少亦亂也。此方合醋與蜜共三十六味，得四九之數，金氣生成之數也。

一治癥結不散不痛。 一治癥發痛甚。 一治血痺。 一治婦女乾血癆症之屬實者。 一治疝母。左脇痛而寒熱者。 一治婦女經前作痛古謂之痛經者。 一治婦女將欲行經而寒熱者。 一治婦女將欲行經誤食生冷腹痛者。 一治婦女經閉。 一治婦女經來紫黑，甚至成塊者。 一治腰痛之因於跌撲死血者。 一治產後瘀血，少腹痛拒按者。 一治跌撲昏暈欲死者。 一治金瘡棒瘡之有瘀滯者。

復亨丹 (溫病條辨)

治燥氣久伏下焦，不與血搏，老年八脈空虛，不可與化癥回生丹者，可與此方。

倭硫黃十分 (按倭硫黃者，石硫黃也，水土硫黃斷不可用)

鹿茸八分

枸杞子六分

人參四分

雲茯苓八分

淡

菴蓉八分

安南桂四分

全當歸六分

小茴香六分

川椒炭三分

草薺六分

炙龜

板四分 益母膏和爲丸，小梧桐子大，每服二錢，日再服，冬日漸加至三錢，開水下。

金性沉着，久而不散，自非溫通脈絡不可，既不與血搏成堅硬之塊，發時痛脹有形，痛止無形，自不得傷無過之營血，而用化癥矣。復亨大義謂剝極而復，復則能亨也。其方以溫養溫燥兼用，蓋溫燥之方，可暫不可久，況久病雖曰陽虛，陰亦不能獨足，至老年八脈空虛，更當預護其陰，故以石硫黃，補下焦真陽，而不傷陰之品爲君，佐之以鹿茸、枸杞、人參、茯苓、菴蓉補正，而但以歸、茴、桂、丁香、草薢通衝任與肝腎之邪也。難經任之爲病，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七疝者，宋丹溪謂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癩疝爲七疝，袖珍謂一厥、二盤、三寒、四癥、五附、六脈、七氣爲七疝；瘕者血病，卽婦人之疝也。後世謂蛇瘕、脂瘕、青瘕、黃瘕、狐瘕、血瘕、鼈瘕爲八瘕，蓋任爲天癸生氣，故多有形之積，大抵有形之實症，宜前方，無形之虛症，宜此方也。

（按）前人燥不爲病之說，非將寒燥混入一門，卽混入濕門矣。蓋以燥爲寒之始，與寒相似，故混入寒門。又以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而陽明從中，以中氣爲化，故又易混入濕門也。但學醫之士，必須眉目清楚，復內經之舊，而後中有定見，方不越乎規矩也。

芎歸膠艾湯（金匱） 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因續下血不絕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爲

胞阻，膠艾湯主之。

芍藥

阿膠

甘草

各二兩

艾葉

當歸

各三兩

芍藥

四兩

乾地黃

六兩

右六味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納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瘥，更作。

陳元犀曰：『芍藥芍地，補血之藥也。然血不自生，生於陽明水穀，故以甘草補之。阿膠滋血海，為胎產百病之要藥。艾葉煖子宮，為調經安胎之專品，合之為厥陰少陽陽明，及衝任之神劑也。』

(二三) 甘苦化例

冬地三黃湯（溫病條辨） 治陽明溫病，實症未劇，不可下，小便不利症。

麥冬

八錢

黃連

一錢

葶根汁

半酒杯沖

元參

四錢

黃柏

一錢

銀花露

半酒杯沖

細生地

四錢

黃芩

一錢

生甘草

三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以便得利為度。

按大凡小便不通，有責之膀胱不開者，有責之上游結熱者，有責之肺氣不化，溫熱之小便不通，無膀胱不開症，皆上游（指小腸而言）熱結，與肺氣不化而然也。小腸火府，故以三黃苦藥通之，熱結則液乾，故以甘寒潤之，金受火刑，化氣維難，故倍用麥冬以化之。

腸胃未成實結，純用苦寒，則過泄非傷中氣，即傷其陰。若肺氣不清，小腸火結者，用苦寒雖能泄火通府氣，然苦寒直降泄，不能滋上之化源，源不潔則流不清，肺胃之陰既虧，斷不能使水之長流不絕，苦與甘寒同用，則能使苦寒之性，紆徐緩下，甘與苦合，大能滋生津液之源，而金爲水母，肺得復其清肅，奚虞水液之涸阻耶？

人參清肺湯（局方） 治肺胃氣虛，咳嗽喘急，坐臥不安，並治年久勞嗽，吐血腥臭。

人參 阿膠 骨皮 知母 粟殼 炙草 杏仁 桑皮 加大棗一枚 烏梅一枚

水煎服。

附加減附方 本方去烏梅、知母、杏仁、大棗，加麻黃、五味子、半夏、陳曲、生姜，名人參定喘湯，治肺氣上逆，喘促，喉中有聲，胸膈緊痛，及感寒邪，咳嗽聲重。本方去知母、阿膠、骨皮、烏梅、粟殼、大棗，加黃芩、梔子、連翹、薄荷、桔梗、枳殼、大黃，名人參瀉肺湯，治肺金積熱上喘，胸膈脹滿，痰多便澇。

肺爲一身最高之機關，五藏陰覆之華蓋。故內經喻之曰：「相傳之官，治節出焉。」治節不行，則氣逆而咳，雖爲因多端，或由內傷，或由外感，或由於寒，或由於熱，要皆本體氣虛所致。氣虛之處，即容邪之處，而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欲復其清肅之本體，或去邪以安正，或扶正以達邪，總以並顧爲宜。



故不論清肺，不論瀉肺，而方首必冠以人參命名也。本經謂人參補五臟除邪氣，凡邪正錯雜之病，人參本爲主藥；肺爲五臟華蓋，補五臟猶必以補肺爲先。胃爲肺家之母，人參益氣，損其肺者益其氣也。然仲景於咳嗽往往去而勿用者，則因風寒外束，水飲射肺也。潔古謂喘嗽勿用者，則因痰實而氣壅也。東垣謂久病鬱熱在肺勿用者，則因火鬱宜發而不宜補也。今因肺氣久虛，倘不用人參以駕馭其間，而妄用攻達，不猶飲鴆而止渴乎？若王好古肺熱還傷肺之說，則誤於後世本草，以人參爲甘溫之故也。人參清肺湯，因燥熱乘肺而氣逆，故用阿膠滋液而潤燥，骨皮、知母、泄熱以清金，杏仁以降其氣，桑皮之辛以瀉之，烏梅粟殼之酸收，以斂而補之也。甘草大棗則補中以益肺氣，又爲人參之佐也。此與金匱麥門冬湯，同爲清燥之劑。惟彼爲衝氣上逆，故偏重於降，此爲肺金本氣太燥，故偏重且與葛可久之保和湯太平丸，及王海藏之紫苑散，喻嘉言之清燥救肺湯，可互相表裏。參比類例：凡治肺虛之燥熱咳嗽，無餘蘊矣。至人參定喘湯，則因寒邪客肺而氣逆，當以溫散爲先。故於本方去杏仁，而易麻黃，所以發汗散邪，並以定喘也。生姜佐麻黃以散寒邪也。知母苦寒，不宜於寒邪，易半夏曲以化痰，五味易烏梅，以收其耗散之本氣，並以監制麻黃生姜之過於辛散也。然烏梅五味同屬酸收之品，何以宜於五味而不宜於烏梅。由久咳者必有蟲，烏梅並能殺蟲，外感寒邪則以五味爲宜。此

仲景諸方，所以與乾姜細辛同用也。若積熱壅肺而氣逆，則以苦寒直折爲宜，故人參瀉肺湯改用黃芩、梔子、連翹、大黃，以瀉熱下行，既欲其瀉而下行，故不宜於烏梅、栗殼、薄荷以散熱外達以分其勢，故又不宜於骨皮、知母、枳殼以破氣於內，自不宜於大棗、桔梗以上載於肺，爲諸藥之嚮導，而阿膠滋養之品，故亦在宜去之列也。是方也，與仲景之葶藶大棗瀉肺湯，變瀉火爲瀉水之法焉。

甘露飲（局方） 治胃中濕熱，口臭喉瘡，齒齦宣露，及吐衄齒血。

生地 熟地 天冬 麥冬 石斛 茵陳 黃芩 枇杷葉 甘草等分 每服五錢。

加減附方 本方加桂、蒼名、桂、甘、露飲，本事方加犀角，河間桂、甘、露飲，爲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寒水石、甘草，治中暑受濕，引飲過多，頭痛煩渴，濕熱便閉。張子和桂、甘、露飲，本河間方去豬苓、減三石一半，加入參、乾葛、藿香、木香，治伏暑煩渴，脈虛水逆。醫方選要，用六一散，四苓散，人參白虎湯，三方和合名三和甘露飲，治三消症。

胃居中土，本從濕化，經屬陽明，氣從燥化，濕爲水火鬱蒸之氣，燥爲水火消耗之氣，濕中水分太過，則火不足以蒸水，而濕偏勝矣。燥中之火氣太過，而水不足濟火，而熱偏勝矣。濕與熱淫於胃中，胃之竅在口，其脈起於鼻之交頰中，上齒循喉嚨，故症見口臭喉瘡，齒齦宣露，吐衄齒血，內經云：「土位

之主，其補以甘，其瀉以苦。本方二地二冬，以滋燥中之水，則火氣平而不致消耗太過，則補以甘也。茵陳黃芩以清濕中之火，則水氣行而不致鬱蒸爲患，則瀉以苦也。胃主陽土，濕熱盛而胃陰受傷，佐石斛以養胃陰，亦所以補之也。胃司下降，濕熱盛而胃氣上逆，佐枳椇以降氣逆，亦所以瀉之也。更有甘草瀉火以緩中，則飲入於胃，正似瓊漿玉液，謂非甘露而何？治濕在於利小便，故加桂苓，化膀胱之氣，以通水道，清熱尤當安君主，故加犀角，從少陰之氣，以稟神明，五苓六一爲治濕之聖劑，石膏寒水爲清著之妙品。人參乾葛，止渴以生津，藿香木香，辟穢以調氣，加減雖異，而命意無殊，此其所以同名爲甘露飲乎。

竹葉黃芪湯 治消渴症，氣血虛，胃火盛而作渴。

淡竹葉 三錢

黃芪 三錢

生地 五錢

麥冬 三錢

當歸 三錢

川芎 一錢五分

黃芩 一錢五分

甘草

一錢

芍藥 三錢

人參 一錢五分

夏石膏 五錢

附方 千金茯神湯

竹葉、生地、麥冬、知母、玉竹、花粉、茯神、小麥、大棗。

亦治消渴之因於胃府實

熱，可以洩熱止渴。

千金茯神丸

茯神、黃芪、人參、麥冬、生地、石羔、茯苓、知母、花粉、黃連、甘草、兔絲子。

亦治消渴之因

於下焦熱而消水，小便數者。

景岳玉女煎 生石膏、麥冬、知母、熟地、牛膝。治水虧火盛，六脈浮洪滑大，少陰不足，陽明有餘，煩熱乾渴，頭痛牙疼，失血等症。

內經云：「二陽結謂之消，二陽者，陽明也。手陽明大腸主津，足陽明胃主血，熱結於胃與大腸，則津而爲之消。」又曰：「心移熱於肺，傳爲消渴，則爲上焦之邪結，肺主氣，朝百脈而通調水道，壯火食氣，則膈爲之消。」仲師云：「寸口脈浮而遲，浮卽爲虛，遲卽爲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營氣竭，膈脈浮而數，浮則爲氣，數則消穀，而大便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則堅，堅數相搏，卽爲消渴，兩寸主心肺，亦卽內經移熱於肺之旨，心主行血，心火盛則血液不足，故衛氣不足，而營氣竭也。趺陽主胃脈，浮而數，顯見熱盛氣耗，堅數相搏，亦卽因內經二陽之經之旨。心胃火盛，津血被劫而消，消欲求救，則飲水以滋之，愈飲愈渴，愈渴愈消，則消渴之症以成。」古人治消渴，輒以人參加白虎，或竹葉石膏，或麥門冬湯，此則氣液被消之法也。苦氣液與津血並消，故於此數方，合四物加黃芪、黃芩，兼治其血，參芪甘草，補元氣而瀉火，四物麥冬，滋血液以清肺，石膏清胃，澆其釜中之炎也。芍藥泄肝，抽其釜底之薪也。黃芩之苦寒，所以從火之味以瀉之也。半夏之辛燥，所以從渴之性以反佐也。竹葉心胃兩清，黃芪肺脾並

補，一補一瀉，瀉中有補，補中有瀉，取以名方，大有深意存焉。最是耐人尋味者，尤爲半夏一味，大寒之劑，而用辛燥之品，蓋半夏善和陰陽，症屬燥熱兩盛，有陽而無陰，藥爲甘涼滋潤，無陰而無陽，不特爲渴之反佐，正用以兩相調劑，而通其陰陽之路也。千金茯神湯，用竹葉爲要藥，茯神丸用黃芪爲要藥，則可知千金之方，推源於仲景，而竹葉黃芪之制，則推源於千金；生地石膏之並用，亦從千金而始，心屬火位，故一用小麥，一用黃連，並以茯神爲君，腎屬水藏，生地而外，且用菴蓉兔絲爲佐，則上中下三消之要方也。景岳之玉女煎，石晉與熟地並用，亦從千金脫胎而來。乃陳修園竟大罵而特罵之，以爲聖法蕩然，得毋過激夫。陽明爲血海，衝脈之根據，而衝脈起於下極之胞宮，石晉既爲清陽明之聖藥，地黃正所以滋胞宮之陰血，麥冬降其衝逆之勢，牛膝引血以下行，知母又爲清陽明堅少陰之要藥，治一切血症之上逆，與煩熱而渴者，舍此莫屬，惟地黃則宜生不宜熟，此則略有可議耳。

### 黃土湯

(金匱)

治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

甘草 乾地黃 白朮 附子泡 阿膠 黃芩各三兩 灶中黃土半斤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唐宗海曰：「血者，脾之所統也；先便後血，乃脾氣不攝，故便行氣下泄，而血因隨之以下。方用灶

土草尤建補脾土，以爲攝血之本，氣陷則陽陷，故用附子以振其陽，血傷則陰虛火動，故用黃芩以清火，而膠熟地，又滋其既虛之血。合計此方，乃滋補氣血，而兼用溫清之品以和之，爲下血崩中之總方。古皆目爲聖方，不敢加減，我謂聖師立法，指示法門，實則變化隨宜。故此方，熱症可去附子，再加清藥，寒症可去黃芩，再加溫藥。』

百合知母湯（金匱） 百合病發汗後者主之。

百合七枚

知母三兩

上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

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和煎取。

陳元犀曰：『百脈俱朝於肺，百脈俱病，病形錯雜，不能悉治，只於肺治之。肺主氣，氣之爲病，非實而不順，卽虛而不足，百合能治邪氣之實，而補正氣之虛，知母入肺金，益其水源，下通膀胱，使天水之氣合，而傷之陰轉，則其邪從小便出矣。若誤汗傷陰者，汗爲陰液，陰液傷故以此湯維其陽，維陽卽所以救陰也。』

唐容川曰：『百合花下覆如鐘，有肺之象，其根多瓣，合而爲一，百脈合宗之象，故以爲主，分煎合服，二藥合致其功也。』

百合鷄子黃湯（金匱） 治百合病吐之後者主之。

百合七枚 鷄子黃一枚 上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

去滓，內鷄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陳元犀曰：『吐下後傷者，病在陰也；陰傷故用鷄子黃，養心胃之陰，百合滋肺氣下潤其燥，胃爲肺母，胃安則肺氣和而令行，此亦用陰和陽，無犯攻陽之戒。』

百合地黃湯（金匱） 治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主之。

百合七枚 生地黃汁一升 上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

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陳元犀曰：『病久不經吐下發熱，病形如初者，是鬱久生熱，耗傷氣血矣。主之百合地黃湯者，以百合苦寒，清氣分之熱，地黃汁甘潤，洩血分之熱，皆取陰柔之品，以化陽剛，爲洩熱救陰法也。中病者熱邪下洩，由大便而出矣，故曰如漆色。』

（二四）辛甘兼苦例

附子理中湯去甘草加厚朴廣皮方（溫病條辨） 治寒濕在中焦，舌苔白腐，肛門墜痛，大便不爽，不喜

食症。

生茅朮 三錢

人參 一錢五分

厚朴 二錢

廣皮 一錢五分

炮乾姜 一錢五分

生附子 一錢五分  
炮黑

水五杯，煮取八分，二杯，分二次服。

仲景理中湯，原方中用朮，今定以蒼朮者，蒼朮燥濕而兼解鬱，不似白朮之呆滯也。丹溪製越鞠丸方，以蒼朮治濕鬱，以上見症，皆鬱症也，故用蒼朮。（古書只有朮名，而無蒼白之分，至唐本草始分赤白，後世又謂赤朮爲蒼朮矣。）

九竅不和，皆屬胃病，胃受寒濕而傷，故肛門墜痛，而便不爽，陽明失闔，故不喜食。理中之人參，補陽明之正，蒼朮補太陰而滲濕，姜附運坤陽以劫寒，蓋脾陽轉而後濕行，濕行而後胃陽復，去甘草，畏其滿中也，加厚朴廣皮，取其行氣，合而言之，辛甘爲陽，辛苦能通之義也。

三才封髓丹（寶鑑） 除心火，益腎水，滋陰養血，潤補不燥。

天冬 熟地

人參 各五錢

黃柏 三兩

砂仁 一兩

甘草 炙七錢

右爲末，麵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九丸，川菴蓉半兩，切作片，酒浸一宿，次日煎三四沸，空心，食前送下，此複方也，卽三才湯封髓丹合方。



趙羽皇曰：『經云：「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又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蓋腎爲慳藏，多虛少實，因肝木爲子，偏喜疏泄母氣，厥陰之火一動，精卽隨之外溢。況肝又藏魂，神魂不攝，宜其夜臥鬼交，精泄之症作矣。封髓丹爲固精之要藥，方用黃柏爲君，以其味性苦寒，又能堅腎，腎職得堅，則陰水不虞其泛溢，寒能清肅，則龍火不至於奮揚，水火交攝，精有不安其位者乎？佐以甘草，以甘能緩急，瀉諸火與肝火之內煩，且能使水土合爲一家，以妙藏封之固。若縮砂者，以其味辛性溫，善能入腎，腎之所惡在燥，而潤之者惟辛，縮砂通三焦，達津液，能內五藏六府之精而歸於腎，腎家之氣納，腎中之髓自藏矣，此有取於封髓之意也。』

清暑益氣湯（東垣） 長夏濕熱蒸炎，四肢困倦，精神減少，身熱氣高，煩心便黃，渴而自汗脈虛者，此方主之。

人參 黃芪 甘草 白朮 蒼朮一分錢 神曲 青皮 升麻 乾葛 青麥 麥冬 五味  
當歸 黃柏 澤瀉 廣皮 水煎溫服。

吳鶴皋曰：『暑令行於夏，至長夏則兼濕令矣，此方兼而治之。炎暑則表氣易泄，兼濕則中氣不固，黃芪所以實表，白朮神曲甘草，所以調中，酷暑橫流，肺金受病，人參五味麥冬，所以補肺斂肺清肺。』

經，所謂扶其所不勝也。火盛則水衰，故以黃柏澤瀉滋其化源，津液亡則口渴，故以當歸乾葛生其胃液，清氣不升，升麻可升，濁氣不降，二皮可理，蒼朮之用，爲兼長夏濕也。』

程郊倩曰：『人知清暑，我兼益氣，以暑傷氣也，益氣不獨金能敵火，凡氣之上騰，而爲津爲液者，回下卽腎中之水，水氣足，火淫自却也。』

生姜瀉心湯（傷寒） 治胃中不和，心下痞硬，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

生姜 四兩

甘草 炙

人參 黃芩 各三錢

半夏 乾姜 各一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升，煮取六升，去渣，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柯韻伯曰：『傷寒，汗出外已解，胃中不和，心下痞硬，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是陽不足而陰乘之也。凡外感風寒而陽盛者，汗出不解，多轉屬陽明而成胃實，此心下痞硬而下利者；病雖在胃，不是轉屬陽明，下利不因誤下，腸鳴而不滿痛，又非轉太陰矣。夫心屬火爲陽中太陽，則心不是太陽之宮城，而心下痞是太陽之裏也。君主之火用不宣，汗出不徹，內之水氣不得越，水氣不得散，所以痞硬，邪熱不殺穀，故乾嘔食臭，脇下爲少陰之位，太陽之陽氣不盛，少陽之相火不支，故水氣得支脇下，土虛不能制水，水氣從脇入胃，泛溢中州，故腹中雷鳴而下利也；病勢已在腹中，病根猶在

心下，總因寒熱交結於內，以致胃中不和，若用熱散寒，則熱勢猖獗，用寒攻熱，則水勢橫行，法當寒熱並舉，攻補兼施，以和胃氣；故用芩連除心下之熱，乾姜散心下之痞，生姜半夏去脇下之水，參甘大棗培腹中之虛，因太陽之病爲在裏，故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且芩連之苦，必得乾姜之辛，始能散痞；人參得甘棗之甘，協以保心，又君生姜佐半夏，全以辛散甘苦之樞，而水氣始散，名曰瀉心，實以安心也。此與十棗症皆表解而裏不和，見心下痞硬，乾嘔下利，然後因於中風之陽邪，故外症尙有餘熱，是痞硬下利屬於熱，故可用苦寒峻利之劑以直攻之。此因於傷寒之陰邪，故內症反有鬱逆，是痞硬下利屬於虛，故當用寒溫兼補之劑以和解之，是治病各求其本也。○按瀉心本名理中黃連人參湯。此以病在上焦，故名瀉心耳。世徒知膀胱爲太陽之裏，熱入膀胱爲犯本，不知心下痞硬爲犯本，因有傳足不傳手之謬。

### (二五)酸甘化例

麥冬麻仁湯（溫病條辨） 治瘧傷胃陰，不飢不飽，不便，潮熱，得食則煩熱愈加，津液不復等症。

麥冬 五錢  
連心

火麻仁 四錢

生白芍 四錢

何首烏 三錢

烏梅肉 二錢

知母 二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溫服。

暑濕傷氣，瘧邪傷陰，故見症如是。以潮熱得食，則煩熱愈加，定陰傷也。陰傷既定，復胃陰者，莫若甘寒，復酸味者，酸甘化陰也。胃病，有不便者，何九竅不和，皆屬胃病也。

生脈飲（仲景）

治熱傷元氣，氣短倦怠，口渴出汗。

人參 五錢

麥門冬

五味子

各三錢

上三味水煎服。

仲景治傷寒，有通脈復脈二法。少陰病裏寒外熱，下利清穀，脈微欲絕者，製通脈四逆湯，溫補以扶陽，厥陰病外寒內熱心動悸，脈結代者，製復脈湯，涼補以滋陰，同是傷寒，同是脈病，而寒熱異治者，一挽坎陽之外亡，一清相火之內熾也。生脈散，本復脈立法，外無寒故不用姜桂之辛散，熱傷無形之氣，未傷有形之血，故不用地黃阿膠麻仁大棗，且不令其泥膈而滯脈道也。心主脈而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故去甘草而加五味矣。脈資始於腎，資生於胃，而會於肺。仲景二方，重任甘草者，全賴中焦穀氣以通之復之，非有待於生也。此欲得下焦天癸之元氣以生之，故不藉甘草之緩，必取資於五味之酸矣。

地黃餘糧湯

（溫病條辨）

治久痢陰傷氣陷，肛墜尻酸症。

熟地黃 禹餘糧 五味子

此瀉少陰陰分法也。肛門墜而尻脈痿，腎虛而消亡之象，故以熟地五味補腎，而酸甘化陰，餘糧固澀下焦，而痿可除，墜可止，痢可愈也。（按）石脂餘糧皆係石藥而性瀉，桃花湯用石脂，不用餘糧，此則用餘糧不用石脂，蓋石脂甘溫，桃花溫劑也。餘糧甘平，此方救陰劑也，無取乎溫，而有取乎平也。

人參烏梅湯

（溫病條辨）

治久痢傷陰，口渴舌乾，微熱咳嗽症。

人參 蓮子炒 炙甘草 烏梅 木瓜 山藥

（按）此方於救陰之中，仍然兼護脾胃，若液虧甚而上無他病者，則去山藥蓮子，加生地麥冬，又一法也。

口渴微咳，於久痢之後，無濕熱客邪脈症，故知其陰液太傷，熱病液涸，急以救陰爲本。

（二六）辛淡合芳香例

滑石藿香湯

（溫病條辨）

治痢下紅白，舌色灰黃，渴不去飲，小便不利症。

飛滑石三錢 白通草一錢 豬苓二錢 茯苓皮三錢 藿香梗二錢 厚朴二錢 白蔻仁一錢  
廣皮一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此暑濕內伏，三焦氣機阻塞，故不肯見積治積，乃以辛淡滲濕宣氣，芳香利竅，治所以致積之因，

庶積滯不期愈而自愈矣。

(二七) 辛甘溫例

人參石脂湯(溫病條辨) (此辛甘溫兼澀劑法) 治久痢不能收回。

人參 三錢

赤石脂 三錢  
細末

炮姜 二錢

白粳米 一合  
炒

水五杯，先煮人參白米炮姜令濃，得二杯，後調石脂細末和勻，分二次服。

九竅不和，皆屬胃病，久痢胃虛，虛則寒，胃氣下溜，故以堵截陽明爲法。

大建中湯(金匱) 治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不可觸近，此

湯主之。

蜀椒 二分  
去汗

乾姜 四兩

人參 二兩

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渣，納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

炙甘草湯(傷寒) (一名復脈湯) 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心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

一日死。

甘草四兩 桂枝 生姜各三兩 麥門冬半斤 麻仁半斤 阿膠 人參各二兩 大棗三十枚 生地黃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納膠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喻嘉言曰：『按此湯仲景傷寒門治邪少虛多，脈結代心動悸之聖方也。一名復脈湯，千金翼用之治虛勞，外台用之以治肺痿。然本方所治，亦何止於二病。仲景諸方爲生心之化裁，亦若是而已矣。外台所取，在於益肺氣之虛，調肺金之燥，至於桂枝辛熱，似有不宜；而不知桂枝能通營衛，致津液。營衛通，津液致，則肺氣轉輸，濁沫以漸而下，尤爲要藥，所以云治心中溫溫液液者。』

柯韻伯曰：『仲景於脈弱者，用芍藥以滋陰，桂枝以通血，甚則加人參以生脈；未有用地黃麥冬者，豈以傷寒之法，義重扶陽乎？抑陰無驟補之法，與此以心虛脈代結用生地爲君，麥冬爲臣，峻補真陰，開後學滋陰之路，地黃麥冬，味雖甘而氣大寒，非發陳蕃秀之品，必得人參桂枝以通脈，生姜大棗以和營，阿膠補血，酸棗安神，甘草之緩，不使速下，清酒之猛，捷於上行，內外調和，悸可寧而脈可復矣。酒七升，水八升，只取三升者，久煎之則氣不峻，此虛家用酒之法，且知地黃麥冬得酒良。』

當歸補血湯（寶鑑）

治男婦血虛，似白虎症，肌熱而赤，煩渴引飲，脈來洪大而虛，重按則微等症。

當歸二錢 黃耆一兩

吳鶴皋曰：『血實則身涼，血虛則熱，或以飢困勞役，虛其陰血，則陽獨治，故諸症生焉。此症純象白虎，但脈大而虛，非大而長爲辨耳。內經所謂脈虛血虛是也。當歸味厚，爲陰中之陰，故能養血，黃耆則味甘補氣者也，今黃耆多數倍而云補血者，以有形之血不能自生，生於無形之氣故也。內經云：『陽生陰長，是之謂耳。』按方中黃耆分量重於當歸五倍，而仍以當歸名湯者，亦可以思其故矣。蓋當歸爲生血和血之要藥，今血虛而衛氣孤鬱於表，營衛不和而身熱者，則當歸引血，使各歸其所，當歸實爲對症之需要品，惟陰血自不能佈運，所運者血中之氣也。此氣是名營氣，氣出於中焦，卽水穀之精微所化而成；營氣旺，則與下焦所出之衛氣和諧，周行不休，是爲營衛合度，則陰爲陽守，衛爲陰固，三焦充足，表裏和平，無偏寒偏熱之爲病。設血去過多，則營氣先傷，陽無室家之可戀，故浮越於外，蒸於膚表而生熱矣。此浮越之陽，既非亢陽，又非亡陽虛脫之陽，則既不能清之越之，若徑辛熱溫補，則又洞陰而愈增其亡，是非藉大補營氣以諧於衛陽之大力之藥品，不爲功矣。此藥品卽黃耆一味是已。夫衛雖出於下焦，而營衛生化之源，實賴乎中土，黃耆爲中土之要藥，兼能實衛達表，充塞肌腠，凡陰血不能生者，得耆補中氣而血自生，陰血不能運行者，得耆引衛和營而血自行，此卽內經所謂：『



氣以煦之，血以濡之。」亦卽血雖陰類，運以陽和之義耳。然黃耆究非直接生血之藥；故血去多而身熱者，雖藉耆爲充實之基礎，而亦必賴乎化生血液濡潤滋長之當歸，以成其既濟之功，非是曷足奏其捷效者。

補中益氣湯（東垣） 治陽氣下陷、表熱口渴、自汗久利、便血脫肛、四肢困倦、虛勞內傷等症。

黃耆炙

人參

白朮炒一分

甘草炙二錢

陳皮五分

當歸一錢

升麻

柴胡各五分

生姜

三片

大棗二枚

柯韻伯曰：仲景有建中理中二法，風水內侮於中氣，用甘草、飴棗、培土以禦風，姜、桂、芍藥、驅風

而瀉木，故名曰建中。寒水內凌於中氣，用參、朮、甘草補土以制水，佐乾姜而生土以禦寒，故名曰理中。至若勞倦形氣衰少，陰虛而生內熱，其表症頗同外感。惟東垣知其爲勞倦傷脾，穀氣不盛，陽氣下陷，陰中而發熱，製補中益氣之法，謂風寒外傷其形爲有餘，脾胃內傷其氣爲不足，遵內經「勞者溫之」，「損者益之」之意。大忌苦寒之藥，選用甘溫之品，升其陽以行春生之令。凡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耆護皮毛，而開腠理，不令自汗，元氣不足，懶言氣喘，人參以補之，炙甘草之甘以瀉心火而除煩，補脾胃而生氣；此三味除煩熱之聖藥也。佐白朮以健脾，當歸以和血，氣亂於胸，清濁相干，用陳皮以

理之，且以散諸甘藥以滯之胃中，清氣下沉，用升麻、柴胡、氣之輕而味之薄者，引胃氣以上騰，復其本位，便能升浮，以行生長之令矣。補中之劑得發表之品而中自安；益氣之劑賴清氣之品而氣亦倍，此用藥有相須之妙也。是方也，用以補脾，使地道卑而上行，亦可以補心肺，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也，亦可以補肝，木鬱則達之也，惟不宜於腎，陰虛於下者不宜升，陽虛於下者更不宜升也。凡東垣治脾胃方，俱是益氣，去當歸、白朮，加蒼朮、木香，便是調中，加麥冬、五味、輩，便是清暑，此正是醫不執方，亦是醫必有方。』

趙養葵曰：『後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氣不行；此氣因勞而下陷於腎肝，清氣不升，濁氣不降，故用升柴以佐參芪，是方所以補益後天之先天也。凡脾胃喜甘而惡苦，喜補而惡攻，喜溫而惡寒，喜通而惡滯，喜升而惡降，喜燥而惡濕，此方得之。』

張景岳曰：『補中益氣一湯，允爲東垣獨得之心法。本方以升柴助升氣，以參、朮、歸、芪助陽氣，此意誠盡善矣，然補陽之義，亦有宜否，如治勞倦內傷，發熱爲助陽也，非發汗也，然有不散而散之意。故於勞倦感寒，或陽虛痲瘧，及脾氣下陷等症最宜。若全無表邪寒熱，而中氣虧甚者，則升柴大非所宜；蓋升柴之味兼苦寒，升柴之性兼疏散，唯有邪可因升而散之，若無邪大虛者，卽純用培補猶恐不及，

再兼疎散，安望成功，凡補陽之劑不能升，正以陽主升也。寇宗奭極言五勞七傷，大忌柴胡，而李時珍以爲不然，要之能散者斷不能聚，能泄者斷不能補，性味苦寒者，斷非扶陽之物，故表不固而汗不斂者不可用。外無表邪而陰虛發散者不可用，陽氣無根而格陽戴陽者不可用，脾肺虛甚而氣促似喘者不可用，命門火衰而虛寒泄瀉者不可用，水虧火亢而衄血吐血者不可用，四肢厥而陽虛欲脫者不可用。總之元氣虛極者，不可用。陰陽下竭者，不可升。人但知補中益氣，可以補虛，不知幾微關係，判於舉指之間，纖微不可紊亂者，正此類也。」

陸麗京曰：「此爲清陽下陷者言之，非爲下虛而清陽不升者言之也。倘人之兩尺虛微者，或是癸水銷竭，或是命門火衰，若再一升提，則如大木將搖而撥其本也。」

周慎齋曰：「下體痿弱虛弱者，不可用補中，必當八味丸治之。凡內傷作瀉，藏附子於白朮中，令其守中，以止泄也。表熱藏附子於黃芪中，欲其走表，以助陽也。」

四物湯（局方） 爲一切和血主方，並治血熱、血虛、血燥等症。

當歸

地黃各三錢

川芎

一錢五分

白芍二錢

加減 加阿膠、艾葉、甘草、名膠艾四物湯。（金匱名芎歸膠艾湯）治婦人漏下半產後，續下血不

絕；及妊娠下血，或腹中痛胞阻等症。合四君子名八珍湯，治心脾虛損，氣血兩虧，再加黃耆、肉桂、名十全大補湯。治男婦諸虛不足，五勞七傷，不進飲食，久病虛損，時發潮熱，氣攻骨節，拘急疼痛，夜夢遺精，面色痿黃，腳膝無力等症。

世多以四物湯統治一切血症，而不知四物湯所以然之妙用。與乎各有宜忌，不能率爾並投之。理尤不可不首先辨別之也。夫四物之君藥，在當歸、地黃二味，而歸地之功力，又純乎不同。蓋地黃之用，其功效獨在乎脂液，此脂液遂爲生血養血之源，血充而後脈絡悉通，周身血脈，自無血痺血滯之虞。是所以能續絕傷，以補爲通者也。脾之體陰而用陽，惟其用陽，則其氣主升，惟其體陰，則其統在血，使陰不能濟陽，而血斯燥而不宣，用地黃以濡之潤之，不卽以遂其上升之陽，而助宣其血滯乎！使陽亢迫陰，則血妄走，上爲吐衄，下爲崩漏，用地黃以清之養之，不卽以潛其亢烈之熱，而遂攝其血之崩潰乎！故血燥而滯陽不遂其升暢者，地黃卽爲宣劑，陽亢迫陰，血不守而潰散者，則地黃又爲固攝藥也。當歸內含之汁液，雖較地黃差遜，但有辛香之氣味，能使血中之陽氣暢達，其奉心化血之功，得之遂能旁通四暢，和佈血脈，氣引血行，使十二經之血，無不歸其所當歸，尙何患乎顛躓失亂之虞！川芎之氣味，更較當歸爲烈，而性又純乎上升，惟其有汁液而入血分，究與升麻、柴胡之升氣者不同，故其

效力能升血中之氣，而陽氣陷於陰中者，得之斯升舉而暢達矣。芍藥能行血中之滯氣，而陽滯於陰不能下達，致氣鬱而不暢者，得之斯結散而氣宣矣。統四物合作之功用，有地之宣攝，歸之和散，芍之升舉，芍之行滯，則一切血虛血滯妄行潰走，與夫陰不濟陽，陽鬱陰中諸症，能不推崇其爲聖方哉！然四物之功效雖巨，而其弊又不可稍忽焉。地之柔濡而性寒，宜乎血之燥熱，脾陽衰者，反兼其泥滯也；歸之油潤，利乎和血，而大便滑泄者，是爲禁藥。川芎性升動，惟其氣陷於血者宜之。若血虛陽亢者，再助其升動，遂不免乎厥逆之慮。芍藥能行陰氣，而上焦之陽氣不宣者，反嫌其損陽而增痺滿，知乎此，則知四物中有宜有不宜，固不能一律顧頹目之矣。

保元湯（東垣） 此方一切氣血虛寒症用之，亦主小兒痘症。

黃耆 三錢

人參 二錢

甘草 一錢

肉桂 八分

柯韻伯曰：『保元者，保守其元氣之謂也。氣一而已，主腎爲先天真元之氣，主胃爲後天水穀之氣者，此指發生而言也。又水穀之精氣，行於經隧爲營氣，水穀之悍氣，行於脈爲衛氣。大氣之積於胸中，而司呼吸者爲宗氣，是分後天運行之元氣而爲三也。又外應皮毛協營衛而主一身之表者，爲太陽膀胱之氣，內通五臟司治節而主一身之裏者，爲太陰肺經之氣，通行內外應腠理而主一身之半

表半裏者，爲少陽三焦之氣，是分先天運行之元氣而爲三也。此方用黃芪護表，人參固裏，甘草和三氣治而元氣足矣。昔李東垣以此三味，能瀉火補金培土，爲除煩熱之聖藥，鎮小兒驚，效如桴鼓。魏桂巖得之以治痘家，陽虛頂陷，血虛漿清，皮薄漿清，難潰難斂者，始終用之，以爲血脫須補氣，陽生則陰長，有起死回生之功，故名之保元也。又少佐肉桂，分四時之氣而增損之，謂桂能治血，以推動其毒，扶陽益氣，以充達周身，血在內引出之表，則氣從內託血外散，引之歸根，則氣化外護，參芪非桂引道，不能獨樹其功，桂不得甘草和平，氣血亦不能緒其條理，要非寡聞淺見者，能窺其萬一也。四君中不用白朮避其燥，不用茯苓恐其滲也。用桂而不用四物者，芎之辛散，歸之濕潤，芍之酸寒，地黃之泥滯故耳。如宜燥則加苓朮，宜潤加歸，宜收加芍，宜散加芎，又表實去芪，裏實去參，中滿忌甘，內熱去桂，斯又當理會矣。』又云：『人知火能尅金，而不知氣能勝火，人知金能生水，而不知氣卽是水，此義惟東垣知之，故曰參芪甘草除煩熱之聖藥，要知氣旺則火邪自退。』丹溪云：『氣有餘，便是火，不知氣上騰，便是水。』

煖肝煎（景岳）

治肝腎陰寒，小腹疼痛，疝氣等症。

當歸 三錢

枸杞 三錢

茯苓 三錢

小茴香 八分

肉桂 八分

沉香 三片

（或用木香）

加

## 生姜 三片

肝主春生之氣，爲陰氣之終點，陰氣之初生，故體陰用陽，虛則宜補，然有宜補肝之體，有宜補肝之用者，如仲景之烏梅丸、酸棗仁湯、許學士珍珠母丸，則補肝之體也。當歸四逆桂甘龍蟻則補肝之用也。滑氏補肝散（棗仁、熟地、當歸、白芍、山萸、山藥、川芎、木瓜、獨活、五味子）三因方之菴蓉牛膝湯（菴蓉、牛膝、熟地、當歸、白芍、木瓜、甘草、烏梅、鹿角、姜棗）則又體用兼該者也。肝寒木腐，有宜培土以溫肝者，建中之類是也。陰虛液燥，有宜養胃以滋肝者，甘露飲（生熟地、天麥冬、石斛、黃芩、甘草、枳壳）是也。此亦治肝補脾，木得土而達之義也。有宜清肺以養肝者，如三因方之牛膝木瓜湯（牛膝、木瓜、白芍、杜仲、兔絲、枸杞、天麻、松節、甘草、姜棗）保命生地黃散（生地、阿膠、黃芩、側柏、桔梗、梔子、丹皮、白芍、蒲黃、甘草、茅根、童便、萊菔汁）之類是也。金能制木，去其所畏也。有宜溫肺以扶肝者，如助陽和血補氣湯（黃芪、甘草、荳荊、防風、白芷、當歸、升麻、柴胡）是也。夫榮而妻亦受蔭也。有宜養心以補肝者，如七福飲、補心湯（茯神、貝母、麥冬、生地、天冬、棗仁、白芍、歸身、橘紅、黃連、川芎、甘草）之類是也。有中見少陽溫氣不足，宜溫胆以和肝者，如溫胆湯是也，則子能令母實也。有滋水以涵木者，六味地黃之類是也。有益火以煖肝者，仲景則桂枝加肉桂，及景岳此方之煖肝煎是也。所謂乙癸同源，虛則補其

母也，肝之所以寒者，腎之溫氣不足也。本方肉桂、茴香、溫腎之品，亦煖肝之品也。沉香溫納腎氣，烏藥溫順肝氣，枸杞補肝腎而益精，茯苓調水道以通陽，用當歸爲君，俾諸藥盡匯於肝；於是凝滯解凍，陽和敷布，向之颯颯以無風者，今則欣欣以向榮矣。經云：「木位之主，其補以辛。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肝木不及，則金過於亢，清反勝之，則當以辛平之也。酸甘合化爲陰，辛甘合化爲陽，大抵補肝之體者，宜酸甘之品；補肝之用者，宜辛甘之品也。

### (二八) 鹹寒例

一甲煎(溫病條辨) 治下後大便溏甚，脈數陰虧症。

生牡蠣二兩 碾細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溫三服。

下後，法當數日不大便，今反溏而頻數，非其人真陽素虛，卽下之不得其道，有亡陰之慮，若以復脈滑潤，是以存陰之品，反爲瀉陰之用，故以牡蠣一味，單用則力大，既能存陰，又澀大便，且清在裏之餘熱，一物而三用之。

牡蠣澤瀉散(傷寒論方) 大便瘕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主之。

牡蠣熬 澤瀉 括萎根 蜀漆洗去腥 葶藶熬 商陸根熬 海藻洗去鹹 各等分



右七味，異搗下篩爲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後服，日三。

鄒潤安曰：『牡蠣澤瀉散症，水蓄於下，上焦之氣不能爲之化，故類葶、商陸、葶藶，以從上下降，澤瀉、海藻，以啓水中清氣上行，括萐牡蠣，則一以上濟其清，一以下召其濁，而使之化耳。』又曰：『牡蠣澤瀉散，治腰以下，水氣不行，必先使商陸、葶藶從肺及腎，開其來源之壅，而後牡蠣、海藻之軟堅，蜀漆、澤瀉之開泄，方能得力。用括萐根者，恐行水之氣過駛，有傷上焦之陰，仍使之從脾及陰，還歸於上，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者不殊也。』

此方鹹寒中微兼苦辛，以藥之功效，在於鹹寒，故從其例。

### (二一九) 鹹寒兼甘寒例

小定風珠方(溫病條辨) 治溫熱病精液兩虧，既厥且呃逆，脈細而勁。

雞子黃一枚  
生用

真阿膠二錢

生龜板六錢

童便半杯

淡菜三錢

水五杯，先煮龜板淡菜得二杯，去滓，入阿膠上火烱化，納雞子黃，攪令相得，再冲童便，頓服之。

按溫邪久居下焦，燦肝液爲厥，擾衝脈爲噦，脈陰陽俱減則細，肝脈橫強則勁，故以雞子黃實土而定內風，龜板補任（謂任脈）而振衝脈，阿膠沉降補液而熄肝風，淡菜生於鹹水之中，而能淡，外

偶內奇，有坎卦之象，能補陰中之真陽，其形翕闔，故又能潛真陽之上動，童便以濁液仍歸濁道，用以爲使也。名定風珠者，以雞子黃宛如珠形，得巽木之精，而能熄肝風，肝爲巽木，巽爲風也。龜亦有珠，具真武之德，而鎮震木，震爲雷，在人爲胆，雷震未有無風者，雷靜而風亦靜矣。亢陽直上顛頂，龍上於天也。制龍者龜也，古者豢龍御龍之法，失傳已久，其大要不出乎此。

(三〇) 苦辛鹹例

鹿附湯(溫病條辨) 治濕久傷陽，舌白身痛，足跗浮腫。

鹿茸五錢

附子三錢

草果一錢

兔絲子三錢

茯苓五錢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渣再煎，一杯服。

濕伏少陰，故以鹿茸補督脈之陽，督脈根於少陰，所謂八脈麗於肝腎也。督脈總督諸陽，此陽一升，則諸陽聽令，附子補腎中真陽，通行十二經，佐之以兔絲，憑空行氣，而升發少陰，則身痛可休，以獨味草果，溫太陰獨勝之寒，以醒脾陽，則地氣上蒸，天氣之白苔可除；且草果，子也。凡子皆達下焦，以茯苓淡滲，佐附子開膀胱，小便得利，而跗腫可愈矣。

桃仁承氣湯(傷寒)

治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尙未可攻；宜先

與桂枝解外，外解已，但小腹急結，此主之。

桃仁五十個  
去皮尖 桂枝二兩  
去皮 大黃四兩 芒硝 甘草炙各  
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納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令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抵當湯（傷寒） 治傷寒六七日，少腹鞭，小便自利，其人如狂，喜忘，大便黑，此有蓄血。

水蛭熬  
各三十個  
去翅足熬 桃仁三十個  
去皮尖 大黃三兩  
酒浸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熬甲煎丸（金匱） 病瘵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

爲癥瘕，名曰瘵母，』急治之，宜此方。

熬甲十二  
分炙 烏扇三分  
燒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  
熬 乾姜二分 大黃三分 芍藥五  
分

桂枝 葶藶一分  
熬 石韋三分  
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五分  
去心 瞿麥二分 紫威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參一分 蟬蟲五分  
熬 阿膠三分 蜂窠四分  
炙 赤消十二  
分 蜣螂六分  
熬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爲末，取煨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熬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納諸藥煎，爲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唐容川曰：『瘧邪伏於營血之中，衛氣會而始發；故久則營血結聚而爲瘧母，衛氣不通而爲留痰，是血爲瘧母之主，痰屬衛氣所生，乃瘧母之兼有者也，故治瘧母以攻利營血爲主，而行痰降氣爲輔，知此則知仲景此方，破血之藥所以獨多，總是治營以通衛也。』

(三一) 酸甘鹹例

大定風珠方（溫病條辨） 治熱邪久羈，吸燼真陰，或因誤表妄攻，神倦癱瘓，脈氣虛弱，舌絳苔少，時時欲脫等症。

生白芍 六錢

阿膠 三錢

生龜板 四錢

乾地黃 六錢

麻仁 二錢

五味子 二錢

生牡蠣 四錢

麥冬 六錢

炙甘草 四錢

雞子黃 二枚

鱉甲 四錢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滓，再入雞子黃，攪令相得，分三次服，喘加入參，自汗者加龍骨、人參、小麥，悸者加茯神、人參、小麥。

此邪氣已去八九，真陰僅存一二之治也；觀脈虛苔少可知，故以大隊濃濁填陰塞隙。介屬潛陽鎮定，以雞子黃一味，從足太陰，下安足三陰，上濟手三陰，使上下交合，陰得安其位，斯陽可立根基，俾陰陽有眷屬一家之義，庶可不致絕脫歟。

專翁大生膏（溫病條辨）

治燥久傷肝腎之陰，上盛下虛，晝涼夜熱，或乾咳或不咳，甚則癰厥等症。

人參二觔無力者以製洋參代之 茯苓二觔 龜板一觔熬香 烏骨雞一對 鱉甲一觔另熬香 牡蠣一觔 鮑魚二觔

蓮子二觔 芡實三觔 熟地黃三觔 沙苑蒺藜一觔 白蜜一觔 枸杞子一斤炒黑 海參二觔

白芍二觔 五味子半觔 麥冬二觔不去心 羊腰子八對 豬脊髓一觔 鷄子黃二十個 阿膠

二觔

右藥分四銅鍋，（忌鐵器攪用銅勺）以有情歸有情者二，無情歸無情者二，文火細煉三晝夜，去渣。再熬六晝夜，陸續合爲一鍋，煎煉成膏，末下三膠，合蜜和勻，以方中有粉無汁之，茯苓、白芍、蓮子、芡實爲細末，合膏爲丸，每服二錢，漸加至三錢，日三服，約一日一兩，期年爲度。每殞胎必三月，肝虛而熱者，加天冬一斤，桑寄生一斤，同熬膏，再加鹿茸二十四兩爲末，（本方以陰生於八，成於七，故用三七二十一之奇方，守陰也。加方用陽生於七，成於八，三八二十四之偶方，以生胎之陽也。古法通多用偶，守法多用奇，陰陽互也。

腎主五液而惡燥，或由外感，邪氣久羈，而傷及腎陰；或不由外感，而內傷致燥，均以培養津液爲主，肝木全賴腎水滋養，腎水枯竭，肝斷不能獨治，所謂乙癸同源，故肝腎並稱也。三方由淺入深，定風

濃於復脈，皆由湯從急治，專翕取乾坤之靜，多用血肉之品。熬膏爲丸，從緩治。蓋下焦深遠，草木無情；故用有情緩治，再暴虛易復者，則用二湯，久虛難復者，則用專翕。專翕之妙，以下焦喪失，皆腥臭脂膏，卽以腥臭脂膏補之，較之丹溪之知柏地黃，云治雷龍之火，而安腎燥，明眼自能辨之。蓋凡甘能補，凡苦能瀉，獨不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乎！再雷龍不能以剛藥直折之，腎水足則靜，自能安其專翕之性，腎水虧則動而燥，固燥而躁也。善安雷龍者，莫如專翕，觀者察之。

### (三二)酸甘辛例

苦酒湯（金匱） 治少陰，傷寒溫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聲不出者。

半夏洗破十枚

鷄子一枚去黃納苦酒者殼中

右二味，納半夏著苦酒中，以鷄子殼置刀環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服之。（製法奇）

酸棗仁湯（金匱） 治虛勞、虛煩、不得眠。

酸棗仁 二升

甘草 一兩

知母

茯苓

川芎

各二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先煮棗仁，取六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此方外台有加乾姜者亦可）

採取。

羅東逸曰：「經曰：『肺藏魂，人臥則血歸於肝。』又曰：『肝者罷極之本。』又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故罷極必傷肺，煩勞則精絕，肺傷精絕，則虛勞虛煩，不得臥明矣。棗仁酸平應少陽木化，而治肝極者宜收宜補，用棗仁至二升，以生心血，養肝血，所謂以酸收之，以酸補之是也。顧肝鬱欲散，散以川芎之辛散，使輔棗仁通肝調營。所謂以辛補之，肝急欲緩，緩以甘草之甘緩，防川芎之疏肝泄氣。所謂以土葆之，然終恐勞極，則火發於腎，上行至肺，則衛不闔，而仍不得眠，故以知母崇水，茯苓通陰，將水壯金清而魂自寧，斯神凝魂藏而魄且靜矣，此治虛勞肝極之神方也。」

(三三) 酸甘復辛苦例

烏梅丸 (金匱) 治病者靜而時煩，因藏寒虵上入其膈，爲虵厥，當吐虵，並治久痢。

- 烏梅 三百個
- 黃連 一斤
- 黃柏 六兩
- 乾姜 十兩
- 附子 六枚
- 蜀椒 四兩 熬去汁
- 桂枝 六兩
- 細辛

- 人參 六兩
- 當歸 四兩

右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納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九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九丸，禁生冷滑物臭食。

柯韻伯曰：「六經惟厥陰爲難治，其本陰，其標熱，其體木，其用火，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或收或散，或逆或從，隨所利而行之，調其中氣，使之和平，是治厥陰法也。厥陰當兩陰交盡，又名陰之絕陽，宜無熱矣。第其合晦朔之理。陰之初盡，卽陽之初生，所以一陽爲紀，一陰爲獨使，則厥陰病熱，是少陽使然也。火旺則水虧，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氣有餘，便是火也。木盛則尅土，故飢不欲食，蟲爲風化，飢則胃中空虛，虵聞食臭出，故吐虵。仲景立方，皆以辛甘苦味爲君，不用酸收之品，而此用之者，以肝陰主肝木耳。洪範曰：「木曰曲直作酸。」內經曰：「木生酸，酸入肝。」君烏梅之大酸，是伏其所主也；配黃連瀉心而除疼，佐黃柏滋腎以除渴，先其所因也。腎者肝之母，椒附以溫腎，則火有所歸，而肝得所養，是固其本。肝欲散，細辛、乾姜、辛以散之。肝藏血，桂枝、當歸、引血歸經也。寒熱雜用，則氣味不和，佐以人參調其中氣，以苦酒漬、烏梅同氣相求，蒸之米下，資其穀氣，加蜜爲丸，少與而漸加之，緩則治其本也。虵，昆蟲也，生冷之物，與濕熱之氣相成，故藥亦寒熱互用。且胸中煩，而吐虵，則連柏是寒因熱用也。虵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信爲化蟲佳劑。久利則虛，調其寒熱，酸以收之，下利自止。」

參芍湯

（溫病條辨）

治休息痢，陰陽兩傷，不能收攝，少腹氣結如癥瘕。

人參 白芍 附子 茯苓 炙甘草 五味子



噤口痢熱氣上衝，腸中熱阻，似閉腹痛，在下尤甚者，白頭翁湯主之，此噤口痢之實症，而偏重於熱重之方也。休息痢者，或作或止，止而復作，故名休息，古稱難治，所以然者，正氣尙旺之人，即受濕暑水穀血食之邪，太重必日數十行而爲脹，爲痛，爲裏急後重等症，必不或作或輟也。其成休息症者，大抵有二，皆以正虛之故。一則正虛留邪在絡，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而見積滯腹痛之實症者，可遵仲景凡病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當下之例，而用少少溫下法，兼通絡脈，以去其隱伏之邪，或丸藥緩攻，俟積盡而即補之，或攻補兼施，中下並治，此虛中之實症也。一則純然虛症，以痢久滑泄太過，下焦陰陽兩傷，氣結似乎癥瘕，而實非癥瘕，舍溫補其何從，故以參苓炙草守補中焦，參附固下焦之陽，白芍五味收三陰之陰，而以少陰爲主，蓋腎司二便也，湯名參芍者，取陰陽堅固之義。

(三四) 酸甘苦例

連梅湯 (溫病條辨)

治暑邪入少陰消渴，入厥陰麻痺等症。

雲連 三錢

烏梅 三錢  
去核

麥冬 三錢  
連心

生地 三錢

阿膠 二錢

水五杯，煎去二杯，分二次服，脈虛大而芤者，加人參。

腎主五液而惡燥，暑先入心，助心火獨亢於上，腎液不供，故消渴也。再心與腎均屬少陰主火，暑

爲火邪，以火從火，二火相搏，水難爲濟，不消渴得乎？以黃連瀉壯火，使不燦津，以烏梅之酸以生津，合黃連酸苦爲陰，以色黑沉降之阿膠救腎水，麥冬生地合烏梅酸甘化陰，庶消渴可止也。肝主筋而受液於腎，邪熱傷陰，筋經無所秉受，故麻痺也。再包絡與肝均爲厥陰，主風木，著先入心包絡，代受風火相搏，不麻痺得乎？以黃連瀉克水之火，以烏梅得木氣之先補肝之正，阿膠增液而熄肝風，冬地補水以柔木，庶麻痺可止也。

來復丹（同方） 治著邪誤治，胃傷延及中下焦氣塞填胸，躁亂口渴，邪結內踞等症。

太陰元精石 一兩

舶上硫黃 一兩

硝石 一兩同硫黃爲末  
微火炒結子大

橘紅 二錢

青皮 二錢去白

五靈脂 二錢

澄去砂炒  
令烟盡

晉三王氏云：『易言一陽來復於下，在人則爲少陽，生氣所出之藏，病上盛下虛，則陽氣去生氣竭，此丹能復陽於下，故曰來復。元精石乃鹽鹵至陰之精，硫黃乃純陽石火之精，鹽熱相配，陰陽互濟，有扶危拯逆之功。硝石化硫爲水，亦可佐元，硫以降逆，靈脂引經入肝最速，能引石性內走肝陰，外達少陽，以交陰陽之樞紐，使以橘紅、青皮者，納氣必先利氣，用以爲肝胆之嚮導也。』

虎潛丸（丹溪） 治腎陰不足，筋骨痿不能步履。

龜板 黃柏各四兩 知母 熟地各三兩 牛膝三兩五錢 鎖陽 虎骨 當歸各一兩 芍藥一兩五錢 陳

皮七錢五分 冬月加熟姜五錢

右爲末，煮羯羊肉搗爲丸，桐子大，淡鹽湯下。

王又原曰：「腎爲作強之官，有精血以爲之強也。若腎虛精枯，而血必隨之，精血交敗，濕熱風毒遂乘而襲焉。此不能步履，腰痠筋縮之症作矣。且腎兼水火，火勝鑠陰，濕熱相搏，筋骨不用宜也。方用黃柏清陰中之火，燥骨間之濕，且苦能堅腎，爲治療要藥，故以爲君。虎骨去風毒，健筋骨，爲臣。然高原之水不下，母虛而子亦虛，肝藏之血不歸，子病而母亦病，知母清肺原，歸芍養肝血，使歸於腎，龜稟天地之陰獨厚，茹而不吐，使之坐鎮北方，更以熟地、牛膝、鎖陽、羊肉、羣隊補水之品，使精血交補。若陳皮者，疏血行氣，茲又有氣化血行之妙，其爲筋骨壯盛，有力如虎也必矣。」道經云：「虎向水中生，以斯爲潛之義焉。」夫是以命之曰虎潛丸。」

(三五) 酸辛例

半硫丸(局方) 治濕凝氣阻，三焦俱閉，二便不便，及老人陽虛大便不通等症。

石硫黃（硫黃有三種，土黃、水黃、石黃也。入藥必用產於石者，土黃土紋，水黃直綠色，皆滯暗而臭，

惟石硫黃，方稜石紋，而有寶光不臭，仙家謂之黃礬，其形大勢如礬。按硫黃感石之精，聚土之液，相結而成，生於艮土者，少土也。其石晶瑩，其氣清而毒小，生於坤土者惡。昆土者老土也，穢濁之所歸也，其色板滯，其氣濁而毒重，不堪入藥，只可作火藥用。石黃產於外洋，來自舶上，所謂倭黃是也，入萊菔內煮六時則毒去。半夏製二味各等分爲細末，蒸餅爲丸，梧子大，每服一二錢，白開水送下。（按半硫丸通虛閉，若久久便溏，取半硫丸，亦能成條，皆其補腎燥濕之功也。）

熱傷氣，濕亦傷氣者何？熱傷氣者，肺主氣而屬金，火尅金，則肺所主之氣傷矣；肺主天氣，脾主地氣，俱屬太陰濕土，濕氣太過，反傷本藏化氣，濕久濁凝，至於下焦，氣不惟傷，而且阻矣。氣爲濕阻，故二便不通，今人之通大便，悉用大黃，不知大黃性寒主熱，結有形之燥糞，若濕阻無形之氣，氣既傷而且阻，非溫補真陽不可。硫黃熱而不能燥，能疏利大腸，半夏能入陰，燥勝濕，辛下氣，溫開鬱，三焦通而二便利矣。

### （三六）酸辛溫例

虎骨四觔丸。治肝胃陽虛，筋骨痿廢，難於步履等症。

虎脛骨 一兩

牛膝

菴蓉 各一兩  
五錢

川烏

天麻 各一兩

木瓜 一斤

爲末以菴蓉搗膏酒煮糊丸。

加減附方 本方加乳香沒藥，名加味四筋丸。本方去虎骨、川烏、加鹿茸二具，兔絲子、熟地、杜仲、名鹿茸四筋丸。附金剛健步丸、葶藶杜仲、菴蓉、防風、桂心、蒺藜、兔絲餅，又煨腎丸、牛膝、葶藶、杜仲、菴蓉、兔絲餅、防風、桂心、破故紙、胡蘆巴、豬腰子、酒煎蜜丸。

此方與虎潛丸，則爲一寒一熱，可以互相對照者也。腎主骨、肝主筋，筋骨痿廢，大都從久病而來。本方以虎骨壯骨幹，以起其痿，木瓜舒筋絡，以療其廢，實以二味爲主藥也。腎氣有損，則精髓空虛，陽氣受傷，則柔不養筋。菴蓉者馬精之所化，大補元陽，以填精髓爲臣。川烏通腎陽而逐濕，天麻柔肝陽以祛風者爲佐，而以牛膝直達脛膝爲使，誠起痿之神方也。若血絡凝滯而作痛，則乳沒不可少。倘督脈空虛，脊背僵，則非選取血肉有情之品，不足以爲功，故取鹿茸以補腎督，熟地兔絲大補精血，杜仲則由兩腎，以達於脛膝，此則從脊椎腰腎以達於下，故虎骨、川烏皆在可去之例，而其功用則更勝，故易其名爲鹿茸四筋丸也。金剛健步丸，則爲腎陽虛而濕襲於絡，故以葶藶分泌腎家之濕，牛膝丸則爲風邪挾濕，故更佐以防風、蒺藜，並用肉桂，以助命火，煨腎丸則更加故紙蘆巴，以助肉桂之用也。

(實用方劑學)

硝石礬石散（金匱）

硝石熬黃 礬石燒等分

二味爲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從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徐忠可云：「硝能除虛鬱之熱，爲體輕脫而寒不傷脾，礬能却水而所到之處，邪不復侵，如紙既礬即不受水滲矣。以大麥粥服調，益土以勝水，合而用之，則散鬱熱解腎毒，其於氣血陰陽汗下補瀉等法，毫不受涉，所以爲佳。」

按女勞瘵，是男女交媾，慾火結聚，在胞宮精室之中，硝鹹寒直達精室，以攻其結熱。白礬佐之，以除其濁，令結汗之邪，從大小便出，故曰小便正黃，大便正黑也。

（三八）苦溫例

厚朴大黃湯（金匱）

厚朴 一尺

大黃 六兩

枳實 四枚

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支飲者，有支派之別也。胸乃陽氣之道路，飲爲陰邪，言胸滿者，乃飲佔陽位，填塞胸中而作滿也。君以厚朴者，味苦性溫，爲陰分之藥，苦降溫開，使陽氣通，則胸中之飲化矣。枳實形圓臭香，香以醒脾，

圓主旋轉，故用以爲佐。繼以大黃直決地道，地道通則飲邪有不順流而下出哉！又按小承氣湯，是氣藥爲臣，此湯是氣藥爲君，其意以氣行而水亦行，意深矣。三物湯，小承氣湯，與此湯藥品俱同，其分兩主治不同，學者宜細心研究。

大黃附子湯（金匱） 治脇下偏痛，脈弦緊，此寒也，宜溫下之。

大黃 三兩 附子 三兩 細辛 二兩 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人煮取二升半，分

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尤在涇云：『陰寒成聚，非溫不能已其寒，非下不能去其結，故曰陰寒聚結，宜急以溫藥，溫而下之。』

按湯劑中，性味純於苦溫者，絕不多見，以上二方，惟取其苦以下降，溫以驅寒之義，亦正合苦溫例焉。

（三九）苦辛例

白通加豬膽汁湯（傷寒） 治少陰病，下利厥逆，無脈，乾嘔而煩，陽氣爲陰寒阻格不通症。

葱白 四莖 乾姜 一兩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人尿 五合 豬膽汁 一合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納膽汁入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

白通湯主少陰水火不交中虛不運者也。生附啓水藏之陽，上承於心，葱白引君主之火，下交於腎，乾姜溫中土，以通上下，上下交，水火濟，中土和，利自止矣。

按、白通加豬膽汁湯，張令韶之註甚妙，令韶謂：『脈始於足少陰腎，主於手少陰心，生於足陽明胃。』誠見道之言。少陰下利，脈微者，腎藏之升陽不升也，與白通湯，以啓下陷之陽，若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心無所主，胃無所生，腎無所始也。白通湯三面俱到，加膽汁入尿，調和後入，生氣俱在，爲效倍速。苦鹹合爲一家，入咽之頃，苦先入心，卽隨鹹味而直交於腎，腎得心君之助，則生陽之氣升，又有附子在下以啓之，乾姜從中以接之，葱白自上以通之，利止厥回，不煩不嘔，脈可微續，危症必仗此大力也。若服此湯後，脈不微續，而暴出燈光之回燄，我亦無如之何矣。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傷寒）

喘家主之。

於桂枝湯內加厚朴二兩

杏仁五十個  
去皮尖

餘依前法

柯韻伯曰：『治太陽下後微喘，而表未解者。夫喘爲麻黃症，方中治喘者，功在杏仁，桂枝本不治喘，此因妄下後，表雖不解，腠理已疎，則不當用麻黃而宜桂枝矣。所以宜桂枝者，以其中有芍藥也。既



有芍藥之斂，若但加杏仁，則喘雖微，恐不能勝任，必加厚朴之辛溫，佐桂以解肌，佐杏仁以降氣，故凡喘家不當用麻黃湯而作桂枝湯者，加厚朴杏仁爲佳法矣。」

橘皮枳實生姜湯（金匱） 治胸痺氣塞症。

橘皮 一觔 枳實 三兩 生姜 半觔 三味，以水五斗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胸痺胸中氣塞者，由外邪搏動，內飲充塞，於至高之分，閉其氣路，非辛溫不能滌飲食邪，非苦泄不能破塞調氣，故重用橘皮生姜之大辛大溫者，散胸中之飲邪，枳實之圓轉苦辛者，泄胸中之閉塞，譬之寇邪充斥，非雄師不能迅掃也。

桂枝生姜枳實湯（金匱） 治心中痞，諸逆心懸痛症。

桂枝 生姜 各三兩 枳實 五兩 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心下痞者，心陽虛而不布，陰邪僭居心下，而作痞也。尤云諸逆痰飲客氣，而言心懸痛者，如空中懸物搖動而痛也。此註亦超，主桂枝生姜枳實湯者，桂枝色赤補心，壯陽，生姜味辛散寒降逆，佐以枳實之味苦氣香，苦主泄，香主散，爲泄痞散逆之妙品，領姜、桂之辛溫，旋轉上下，使陽光普照，陰邪掃盡而無餘耳。

(四〇)苦鹹例

大承氣湯(傷寒) 治傷寒十餘日，吐下後不解，晡時發潮熱，獨語如見鬼狀，尋衣摸床，胃中有燥屎也。

此下之。

大黃四兩酒洗

厚朴半斤去皮炙

枳實五枚炙

芒硝三合

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納大黃，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胃中非存燥屎之所，此言胃中者指定陽明言，即所謂胃中實是也，乃腸胃之總名)。

大黃硝石湯(金匱) 治黃疸腹滿，小便短赤，自汗出，表和裏實，宜用攻下症。

大黃 黃柏 硝石各四兩 梔子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納硝，更煮，取一升頓服。

黃疸病，濕熱交鬱，不得外通，今自汗出者，外已通也。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者，濕熱仍實於裏也。實者當下，故用大黃除滿去實，硝石領熱氣下趨二便，又以黃柏除濕退黃，梔子散熱解鬱，濕熱散，二便調，則裏氣亦和矣。

柏葉湯（金匱） 治吐血不止。

柏葉 乾姜各三兩 艾三把

三味，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千金加阿膠三兩亦佳。

熱氣伏藏於陰分，逼血妄行不止，馬屬火，取其通之，同氣以導之，姜艾二味，溫散宣發其熱，使行陽分，則陰分之血無所逼而守其經矣。柏葉逆之使降，合馬通導之使下，則餘燼之瘀，一概出矣。

（四一）甘苦淡例

茯苓杏仁甘草湯（金匱） 治胸痺短氣。

茯苓三兩 杏仁五十個 甘草一兩 三味，以水一斗，煎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若至胸痺短氣，乃水邪射肺，阻其出氣，只用甘草奠安脾氣，杏仁開泄肺氣，重用茯苓清制節，使水順氣於下，水行而氣自治，譬之導流歸海，而橫逆自平也。二方並列，一用辛溫，一用淡滲，學者當臨機而酌宜焉。

豬苓湯（傷寒） 治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主之。

豬苓 去皮 茯苓 阿膠 滑石 澤瀉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趙羽皇曰：『仲景製豬苓一湯，以行陽明少陰二經水熱，然其旨全在益陰，不專利水，蓋傷寒在表，最易亡陽，而裏虛又患亡陰；亡陰者，亡腎中之陰，與胃家之津液也。故陰虛之人，不但大便不可輕動，即小便亦忌下通，倘陰虛過於滲利，津液能不耗竭乎！方中阿膠養陰，生新去瘀，於腎中利水，即於腎中養陰。滑石甘滑而寒，於胃中去熱，亦於胃中養陰，佐以二苓之淡滲者行之，既疏濁熱而不留其瘀壅，亦潤真陰而不苦其枯燥，源清而流有不清者乎！顧太陽利水而用五苓者，以太陽職司寒水，故急加桂以溫之，是煖腎以行水也。陽明少陰之用豬苓，以二經兩關津液，特用阿膠滑石以潤之，是滋養無形以行有形也。利水雖同，寒溫迥別，惟明者知之。』

柯韻伯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心煩不得臥，是上焦實熱，宜黃連阿膠湯清之。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下焦虛寒，宜白通湯以溫之。此少陰初病，而下利似爲虛寒；至六七日反見咳而嘔渴，心煩不得臥者，此豈上焦實熱乎！是因下多亡陰，精虛不能化氣，真陽不藏，致上焦之虛陽擾攘，而致變症見也。下焦陰虛而不寒，非姜附所宜，上焦虛而非實熱，非苓連之任，故製此方，二苓不根不苗，成於太空元氣，用以交合心腎，通虛無氤氳之氣也。阿膠味厚，乃氣血之屬，是

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澤瀉氣味輕清，能引水氣上升，滑石體質重墜，能引火氣下降，水升火降，得既濟之理矣。且豬苓、阿膠、黑色通腎，理少陰之本，茯苓、滑石、白色通肺，滋少陰源泉也。阿膠鹹先入腎，培少陰之體，二苓滑石淡滲膀胱，利少陰之用，五味皆甘淡，得土中沖和之氣，是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也。五物皆潤下，皆滋陰益氣之品，是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也。以此滋陰利水而生津，諸症自平矣。」

(四二) 苦淡例

八正散 (寶鑑) 治諸淋。

瞿麥 梔子 菖蓄 大黃 滑石 木通 車前子 甘草各一錢 加燈心一錢煎服。

(四三) 甘淡例

資生丸 (繆仲淳) 治婦人妊娠三月，脾虛嘔吐，或胎滑不固，兼丈夫調中養胃，飢能使飽，飽能使飢，神

妙難述。

人參 三兩 茯苓 二兩 雲朮 三兩 山藥 二兩 薏仁 一兩 蓮肉 二兩 芡實 一兩 甘草 一兩

陳皮 麥蘖 神曲 各二兩 砂仁 一兩 白豆蔻 八錢 桔梗 一兩 藿香 一兩 川黃連 四錢

白扁豆 山查 各一兩半

右十八味，爲細末，煉蜜丸，彈子大，每服二丸，米飲下。

羅東逸曰：『此方始於繆仲淳，以治妊娠脾虛及滑胎；蓋胎資始於足少陰，資生於足陽明，故陽明爲胎生之本，一有不足，則元氣不足以養胎，又不足以自養，故當三月正陽明養胎之候，而見嘔逆，又其甚者，或三月或五月而墮，此皆陽明氣虛不能固耳。古方安胎類用芎歸，不知此正不免於滑，是方以參、朮、茯苓、蓮、芡、山藥、扁豆、薏苡之甘平，以補脾元，陳皮、曲、蘗、砂、蔻、雀、桔、之香辛，以調胃氣，其有濕熱，以黃連清之燥之，既無參朮白朮散之滯，又無香砂枳實丸之燥，能補能運，臻於至和，於以固胎，永無滑墜，丈夫服之，調中養胃，名之資生，信不虛矣。』

甘麥大棗湯（金匱） 治婦人臟燥，悲傷欲哭，如有神靈數欠仲症。

甘草 三兩 小麥 一升 大棗 十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補脾氣。

此爲婦人藏燥而出其方治也。麥者肝之穀也，其色赤，得火色而入心，其氣寒，乘水氣而入腎，其味甘，具土味而歸脾胃，又合甘草大棗之甘，妙能聯上下水火之氣，而交會於中土也。

五味子散（準繩） 治脾腎雙虛，五更便泄症。

五味子 三兩

吳茱萸

五錢鹽水  
泡過爲末

紅棗 四十  
九枚

生姜 四兩  
切

水煮棗熟，去姜取棗搗和藥丸，桐子大，空心鹽湯下。

程郊倩曰：「命門無火，不能爲中宮腐熟水穀，藏寒在腎，誰復司其閉藏；故木氣纒萌，不疏泄而亦疏泄，雖是木邪干土，實腎之脾胃虛也。此際補脾不如補腎，骨脂有溫中煖下之能，五味子有酸收固澀之性，吳茱萸散邪補土，肉豆蔻澀滑，益脾煖腎而使氣蒸，破滯而使氣壯，補腎仍是補脾矣。」

李士材曰：「腎水受時於子，弱土不能禁制，故子後每瀉也。柯韻伯曰：「瀉利腹爲疾，而腹爲三陰之都會，一藏不調，便能瀉利。」故三陰下利，仲景各爲立方以主之；太陰有理中四逆，厥陰有烏梅白頭翁，少陰有桃花，真武、豬苓、豬膚、四逆湯散，白通、通脈等劑，可謂曲盡病情，諸法備美；然祇爲一藏立法，若三藏相關，久留不痊，如子後作瀉一症，猶未之及也。夫鷄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因陽氣當至而不至，虛邪得以留而不去，故作瀉於黎明，其由有四：一、爲脾虛不能制水，一、爲腎虛不能行水，故二神丸君補骨脂之辛燥者，入腎以制水，佐肉豆蔻之辛溫者，入脾以煖土，丸以棗肉，又辛甘發散爲陽也。一、爲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一、爲少陽氣虛，無以發陳，故五味子散，君五味子之酸溫，以收坎宮耗散之火，少火生氣，以培土也。佐吳茱萸之辛溫，以順肝木欲散之勢，爲水氣開滋生之路，以奉春

生也。此四者病因雖異，而見症則同，皆水充爲害，二神丸是承制之劑，五味散是化生之劑也。二方理不同而用則同。故可互用以助效，亦可合用以建功，合爲四神丸，是制生之劑也。制生則化，久泄自療矣。稱曰四神，比理中八味二丸較速歟。」



